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新民報
半月刊
第三卷第八期
特哥
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二角五分

華北治安强化運動

華北治安强化運動，於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五日舉行一週間，於强化治安上收得絕大效果。

（一）王委員長演講。

（二）吳冀省長演講。

（三）余北京市長廣播演講。

（四）唐魯省長廣播演講

（五）蘇晉省長演講。

（六）陳豫省長演講。



槍後之德國

歐洲新建設上進行世紀大事業之德義，其後防青少年婦女狀況如何，介紹其鱗片於次：



(一)欲爲未來之飛行機製作者，勵行製作無發動機之飛行機的柏林工業學校學生。

(二)希特勒少年團員，見習祖國戰士之武勳遺跡，圖强固荷負次代德意志之決意，視察馬其諾線

(三)德意志之青年女性等，爲服務後防職場，與乎生育健康之德意志次代國民，鍛鍊其身體

(四)集全德意志之女學生在聖庫勞德森林，舉行耐抗競技

槍後之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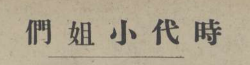
(一)義大利法西斯青年團員見習協助義軍進駐義大利之德意志高射砲隊。

(二)義大利法西斯少年少女隊勵行製作贈予前線兵士之慰問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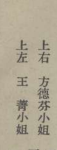
(三)義大利巴利拉少年隊實習製作模型飛行機。

(四)爲補救後防服務人數之不足而加入職業戰線之女侍者。


①
②
③
④



時代小姐們



上右 方德芬小姐
上左 王 菁小姐
下右 汪淑蕙小姐
下中 趙 小姐
下左 露 西小姐及其女友



暗澗泉聲小　荒岡樹影閒　　少君畫唐李端詩意

美國實施武器貸與法

罷業風潮日趨擴大

美國「參戰」關鍵之「武器貸與法」終於成立矣。一月十日提出於上下兩院，二月八日以二百六十票對一百六十五票通過於下院；三月八日以六十票對三十一票通過於上院，更將上院之修正條項交付下院。三月十一日又在下院以三百十七票對七十一票之壓倒的多數，確定可決上院之修正條項，當日以羅斯福總統之署名，完全成立爲美國之法律。於是孤立派，反對派之奮鬥，終成泡影遂將美國之動向投之於決賽。

羅斯福總統胸有成竹

此「武器貸與法案」之正式名稱爲「美利堅合衆國國防促進法案」，於一月十日提出於上下兩院，形式上之提案者爲巴克列上院議員，馬哥馬克下院議員，彼等之主張，一如在其共同聲明上所述之「美國爲民主主義國之兵器廠」即以下列諸點爲法案之主幹：

一，任何國家如由總統認爲於美國之國防上有重大關係時，即可售與貸與，賒與美國所生產之軍需品，武器（所認定之國家，蓋爲英國，希臘蔣政權，加拿大，澳洲，馬來，中南美諸國等）。

二，民主主義國在美國國內試驗修繕，裝備武器時得許可之（英國軍艦在美國港灣亦能修繕裝備）。

三，應提供軍需品武器上之一切情報（新武器發明品之設計圖亦得提供之）。

四，對於現行法中所謂輸出許可禁止品物，亦可以總統之自由裁量設爲例外（能以無限制的輸出提供援助之。）

五，貸與武器軍需品之代價，隨意決定直接間接有利於美國之物以代償之（英國之主力艦，太平洋基地亦可讓渡於美國。）

上述五項爲重點，由此法案之成立，則包含有「支付現金。自國船 主義條 項」之「中立法」，與乎規定「未償還戰債國不承諾新借款」之「約翰遜法」已皆化爲具文。發尤其是雖不廢棄之，欲以總統之自由裁量，能充分援助英國，此「總統之自由裁量」如揮絕對權，則議會與法律皆半化爲無用。所以上院下院之反對派，曾作猛襲，但大勢所趨，無可如何，終至上下兩院皆通過之。羅斯福總統身邊智囊團之作戰可謂巧妙之至。

此法案之起始，是見於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羅總統在白宮定例與新聞記者團會見之談話中，略謂；

「美國全面的擴大軍需生產力，以期自國之安全，更得供給英國以多量之軍需品，然而以從來之方法售武器於英國，對美國不能不視爲利己，故余試欲於今次對英援助上抹殺黃金色美金之穢縢」。

貸與之紳士的援助方式

關於此點舉例以說明之更爲明瞭，鄰家起火，所要求的不是賒買十五元之水管，而是謂「請借水管一用，火息即送還」，而且如於救火之際水管損毀，則將購新水管以奉還之。

美國對英國之貸與船艦，大炮，飛行機，戰車，彈藥，戰爭完了之後，英國亦將以現物歸還之。英美兩國可於歸還現物之條件下採用紳士的援助法」。

此「現物貸與」方式，從各方面研究而得成案，一月十日名之爲「美利堅合衆國國防促進法案」，由巴克列上院議員，馬哥馬克下院議員提案於上下兩院。

然而在上下兩院曾遭猛烈之反對，以一法案如斯之返復論爭，爲空前之舉。上院之奈議員警告以「通過本案則是使美國參戰」又民主黨之烏奧爾休議員提出「美國軍艦與飛行機禁止讓渡於任何之外國」之修正案。

右爲上院議員巴克列
左下院議員馬哥馬克

上下兩院之修正條項

上院民主黨之克拉克議員，出提「吾人不介入對外國之戰爭，又在外國領土上戰爭所以隱將不派遣我陸海空軍之民主黨綱領，記明於此法案中」之修正案，但完全被否決之。

在下院雖有「禁止以軍事的目的，貸與或提供人的資源（兵士，水兵等），當明白揷入本法案中」之修正案等，但似乎觸及法案基本的問題之修正案，悉被羅總統之黨羽民主黨議員否決以抹殺之。

結果通過上院，被下院承認之修正條項，不過爲如次技術的修正。

一，本法經上下兩院多數之決定，隨時得廢棄之。

二，本法於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失効

三，基於本法之契約，於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失効。

四，陸海軍現有武器對於已有豫算者，限於十三億圓，不經議會之承認得貸與外國，超過此數，則必須經議會之承認。

五，大總統每於九十日關於本法之實施，提出報告於議會。

六，本法不是改變陸海軍使用之現行法規。

觀此修正條項，無根本修正法案之意味總統之「自由裁量之權限」依然得以縱橫發揮。

驅使戰爭之猶太財閥

「武器貸與法」成立後，羅斯福總統當於三月十二日送特別教書於議會，爲援助英國，中國（重慶蔣介石政權），希臘，要求特別豫算七十億美金（合日幣約二百九十八億圓）。此七十億美金之豫算中包含有總統可以即時自由處分之十三億美金之武器。

反對參戰派之上下兩院議員，三月十一日集合於華盛頓上院議員約翰遜氏之私邸，對於今次之展開反對運動，舉行重要會議，反對派之領袖赫伊拉上院議員說明眞相如次：

「余對七十億之數字，毫無所驚異，此不過爲羅斯福政府進入歐洲，戰爭之初步，美國之納稅者以偌大權限予於大總統，不能不謂之爲下最大之決心。

可怕之納稅額，成爲今日之二倍，公債發行最高限度由現在之六百五十億美金一躍而改爲一千億美金之期亦不遠矣，此正是毛根財閥與國際銀行家等所希望」。

上述赫伊拉議員之語，是指所謂「毛根財閥與國際銀行家等」，即是「猶太財閥，是對美國民發出對「銀行界之國際金融資本家即猶太財閥之野心。」

毛根財閥，國際銀行家等（猶太財閥）何故驅使羅斯福政府援助英國，蔣介石，而誘導「使美國參戰」捲起「世界大戰」乎！此是對那其斯德意志之復仇戰，欲擁護根深蒂固於世界之「國際資本」而被那其斯所驅逐之猶太財閥猶太人等，寢食不忘復仇。德義之「歐洲新秩序」日本之「東亞新秩序」即日德義同盟軸心之「建設世界新秩序」，對於彼等之「國際金融資本」是可怖之「打破現狀之鐵槌」，彼等澈底對抗之，欲妨害「建設新秩序」縱橫發揮其「國際資本之魔力」，出沒於世界各處，致使國際情勢日益「複雜怪奇」，事態深刻化，戰爭長期化。

甚爲棘手之工銀爭議

「武器貸與法」成立，化爲所有「民主主義國之兵器廠」之美國，現在國內產業，由和平產業而轉向軍需產業，實行一百八十度之大轉換，但產業勞働陣營，則被勞働者不足，與爭議頻發所苦惱，如何剛愎之羅斯福總統，於此對策上亦有難色。

美國勞働不足，以其軍需產業之擴張而深刻化，政府當局三月十三日已發表「現在全美各地之三十種類軍需工業，勞働力已不足」。政府於三月十四日起，三十日間，登錄十五萬人之軍需工業勞働者，更將全美各地之失業者，不分男女，積極的備用之。又現在就業中之熟練工亦使特別登錄，樹立動員一百五十萬之所要勞働者之方針。



據擔當政府軍需品契約之馬黑尼氏所發表，政府之軍需品契約額，現在（三月十三日）爲一百二十五億美金，今年底當達三百億美金之巨額，其中之三十億美金業已交貨。

如斯乃政府之軍需品契約，將由一百二十億美金累進至三百億美金，則軍需工場將擴張又擴張，勞働者有若干亦必終至不足，同時以一晝夜二部制三部制之交代，晝夜不休運轉機械，則勞働條件日趨惡劣，勢必由勞働者方面提起種種要求，致使爭議頻發。更以美國之勞働者，慣在比較好的條件下度日，又以物價由貨幣膨脹而高價生活費亦增高，資本家之利潤在百分之二十內外，所以勞動者方面亦難默然到處起增加工資之要求，此要求更多起於重要之軍需工條上。

維遜海軍委員長三月十三日在下院司法委員會希望「制定停止國防產業之爭議法律」，作如次之語：

「據最近之調查，於與海軍結有契約之一百二十七工場，正有所爭議中，由去年七月至本年二月中旬，使國防產業之罷工其延日數爲三千七百八十一日，勞働延時間爲七百八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十時間。

航空工業空費勞働時間二萬四千時間，此時間內足以生產最新型爆擊機三百二十五機」。

總之，最近美國之勞働爭議過酷，從來是C，I，O（各業會議）爭議甚多，近來則A，F，L（勞働總同盟）亦多爭議，以「工銀提高」至百分之九十五爲基本之要求。往年約翰羅伊斯所主持之「以互庫那法爲基礎之獲得團體交涉權」的爭議，稍異其趣。前者僅予資本家以不快之感，此「工銀爭議」，則解決殆非易事。

羅斯福總統以「擁護民主主義」與藍騰政策，收買勞動者之人心，得其擁護，獲得三選之榮冠。今日之成立「武器貸與法」，則幾乎確壁民主主義國家之「兵器廠化」，於是苦心焦慮於制定取締「勞動爭議」之「法律」。

布里特前駐法大使，在下院會證言：「今日美國之狀態，髣髴敗戰前之法國，各工場之罷業現狀，甚爲可憂」。（三月十一日）

美國欲對英實行援助，以山之武器，彈藥，飛行機，船舶送往英國，然而須知有德意志潛水艦之激擊，國內以罷業，軍需生產不能如意進行，內外事態皆極深刻化。

（上圖爲美國母性十字軍聯盟代表以武器貸與法爲驅美國以赴參戰之道故在華盛頓市議事堂前所舉行反對之示威運動）（完）

小常識

婆羅州的鱷魚

婆羅洲的近海地方，爲世界上最兇惡的鱷魚出產地，有幾條捉住的鱷魚，身長達三十三呎，它們的牙可以長到四吋，它們尾部的力量極大，一擊可以致人畜的死命。土人捕捉鱷魚的時候用一塊肉插在一根兩端尖銳的棒上，將這棒繫在一條十呎左右和很堅韌的籐上，然後接連在一根四十呎或五十呎的籐條上，就將這餌懸在河中，鱷想吞了之後，那堅棒很堅牢的鑽在它的胃中，它潛伏的地點可從浮在水面上的籐條找出來，土人於是荷了搶到岸邊把籐條拖起，用纖維質去擊木棒，因爲它們可以從鱷魚的齒隙中穿過而不容易咬斷的原故，祗有一種小鳥是鱷魚的朋友，因爲它們時常去吃寄生在鱷魚身上的小虫，有時鱷魚睡着了，它們竟去享受它牙齒中間殘留着的食物。



幾位世界廢皇之行蹤

昔者，歐洲諸國帝王，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爲契機而銷聲匿跡者夥矣，或居王位而作戰爭與革命之犧牲，憂憤之餘，不得已而退位，或因戀愛浪漫史而竟捨棄王冠者，其數不下十餘人，但彼等運命，尚不能謂爲極人世之慘事，蓋如中世紀的悲劇，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在西比利亞某寨村，全族被戮，此實爲最不幸之廢帝也。

歐洲君主之衰落者，如因無血革命而退王位，將無數財實移往倫敦，悠然自適，度其豪奢餘生之葡萄牙廢王瑪努艾爾二世。

依祖國之形勢，再興先祖之名，不忘登極夢想之奧特大公，亦爲其一例。

爲歷史的巨浪所播弄之此類廢帝之中，有已去世者，而今猶蒙塵，靜觀國際情勢變化者，亦大有人在，此外又有因此次戰爭，不得已而亡命國外之所謂：「準廢王」一級之「不在君主」，亦有五六人之多。

然因欲述此類「不在君主」之行蹤，恐於外交上，發生障碍，故真就本格的廢王之行蹤，略述於下。

德意志廢皇
凱塞爾·威廉二世

首應敘述之偉大廢王，爲凱塞爾，威廉二世，距今二年前之夏，美國老著作家畢凱洛曾訪問幽居杜倫之威廉二世，畢翁與廢帝爲老友，過去二十年間，殆每隔二年，訪問杜倫，據畢翁歸還紐約時談稱：當時歐洲諸國，對於但澤問題之德波關係頗爲重視，各國政府要人，努力設法維持和平然威廉二世預言，不久必將發生第二次歐洲大戰，彼繼謂：「畢君，二三年後，巴黎必爲德國之一地方都市，而巴黎市民，或呼，「希拉勒，萬歲」。畢翁，將廢帝之言，傳諸美國新聞記者，然記者，無一人相信者。

今想起此事，廢帝之預言，可謂一語中的。

威廉二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停戰之前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放棄德皇之地位，始則暫時棲身於在荷蘭亞美洛根之親友本浩因克伯爵之別墅內，一九二〇年春，遷居攸特列希特附近之杜倫，度其幽棲生活，迄今已有二十一年矣！

其間，聯合國方面，曾迭次發生運動，擬將廢帝，付諸公判，宣告其爲世界大戰發起人之罪，然終未實現。

但停戰後之多，發生綁架廢帝之事件，係有美國士官，名拉利·麥克斐爾者，與同志數名深夜闖入廢帝居所，不問情由，擬將廢帝架走，幸因護兵機警，故其計劃失敗。

麥克斐爾，現任布爾克林野球團總幹事爲一莽漢，當時血氣方剛，不顧一切，竟欲將廢帝架至巴黎，冀以驚動全世界，但終未覓見廢帝，取應接室內桌上廢帝愛用之灰缸而歸。

威廉二世，在杜倫之生活，甚爲樸素，讀書散步，殆爲日常工作，且對於健康，非常注意，天氣晴和之日，必入山採薪，習以爲常。

遷居杜倫之年（一九二〇年）皇后逝世一九二二年與德國有數富裕貴族休奈希·卡洛拉特公之未亡人結婚，此事於霍汗奧爾林家之間反對甚烈。但彼不屈不撓舉行婚禮。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廢帝七旬壽辰祝賀會，在杜倫盛大舉行，前皇太子富利特希威廉，及其他皇子皇孫等二十餘人特由德國赴荷祝嘏，雖極簡單而頗極一時之盛。

一九三三年春，德國樹立現政權以來，威廉廢帝之心境如何，當非門外漢所能窺和，但傳聞聘那其斯政權之確立，廢帝對於希特勒總統抱有好意，並由昔者那其斯與共產黨在國內相爭之時，廢帝之子奧克斯威廉於普魯士州總選舉，由那其斯黨候補，得廢帝許可之事實而觀，廢帝之態度可以判然而知。

又前皇太子富利特希·威廉。於興登堡大總統歿後，將候補大總統之時，廢帝，斷然加以阻止，故廢帝，或於希望德國民族發展之一點上，對希特勒總統表同情。

前年九月，德國開始攻擊波蘭時，廢帝之孫普魯士之奧斯喀公（時年二十四歲）帝爲第五十一步兵聯隊中尉而出征，立於部隊之頭陣而奮戰，卒致陣亡，幽居杜倫之廢帝接得陸軍部之此種消息之時，感慨無量。

現在廢帝之子孫，除奧斯喀（陣亡之奧

小科學

滅火雪

一個德國人發明了一種滅火的新法，他所用滅火的東西不是水而是雪，那雪不同常雪，是用炭酸炭做成的雪，雪的溫度在零度下百度以外，其冷可知，大家知道，炭酸氣是窒塞的，火遇着了便被它撲滅，現在用結成極冷的雪塊來對付火，當然更有效力了，救火員不必用皮帶灌救，只把雪塊拋去就行。

炭酸雪的製法，是使炭酸氣受高壓力而成液體裝在堅固的鋼管裡，遇到救火的時候把鋼管的活塞一開，那射出的液體，就立刻變成雪球而拋到火裡，火受雪塊的寒冷，又因它化成氣體，被它窒塞，不得養氣，任是烈火怒燄，也要消蹤滅跡。

血流的日潮

美國 Dr. A. F. Benard Skaw 因爲研究血液的白血球，發見人身由心臟發出的血流也有日潮，血液中白血球的作用專爲抵抗外來的病菌，而其數目，卻時各不同 DrShaw 發見這數目每天的增減，是依遵兩條有規律的波紋的。

白血珠的高潮時候，普通是在中夜方過以及正午的時候，博士說：這潮也許與人的進食和休息的鐘點有關，也許與地球和太陽的位置移動有關。

關於血液有一更奇之事，爲一德國醫生所發見，就是一個人發怒的時候，他的血會變甜的，博士厥次的引動人發怒，然後抽起他的血，他每次終試驗出血中的糖分較未發怒時爲多，博士的見解以爲發怒時血之所以變甜，是天然預備戰鬥的作用。

（完）

斯喀公之父）外，尚有前皇太子富利特希之三子，前皇子亞達爾倍特公之子，故約亞希姆公之子，前皇子奧斯喀公之二子，共計八人，均出征第一線，廢帝每日翻閱地圖，悉心研究戰爭之經過。

廢帝於距今三十年前：在科爾夫島，發見之多利克時代之考古學的研究，今猶繼續彼於數年前，曾將考古學的研究之結果，以「高爾古研究」爲題，刊書一本，凡百六十三頁，現雖紙張缺乏，然此書尚繼續刊行。

去年五月西部電擊戰開始後，關於廢帝消息，有種種傳說，但因那其斯第五部隊之周到處置，杜倫得免戰禍，故廢帝，未遭任何危險。

其後，一部分人，傳稱廢帝已歸還德本國，然恐廢帝，或不願離開住居二十一年之久之杜倫，蓋廢帝年已八十九歲，或欣睹那其斯治大大德意志第三帝國實現之日，而度其幽靜的餘生也。

羅馬尼亞廢皇 卡洛爾二世

受戰爭之餘波，不得已而退位之國王中，如羅馬尼亞前國王卡洛爾二世，命運之奇，實屬罕見。

一九一四年春，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與皇后，同往黑海沿岸康斯坦次亞之別墅訪問羅馬尼亞國王，提及尼古拉斯二世之長公主奧爾嘎，與羅馬尼亞王孫卡洛爾之婚約，然卡洛爾，所希望者爲於前一年，在聖彼得堡會面之尼古拉斯二世之次公主齊琪婀娜，故此婚事，遂作罷。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爲少佐而出征中之卡洛爾，脫離聯隊，在奧迭薩，與羅馬尼亞陸軍將校之女蘭布莉結婚，卡洛爾因此而觸父王斐命南多之怒，不但禁錮七十五日，且取消與蘭布莉之結婚。

其後，卡洛爾，漫遊世界，訪問日本之時，亦有許多艷聞逸事，返國後，即與希臘現國王喬治二世之妹赫玲結婚，此乃一九二一年之事，卡洛爾皇太子，因與陸軍將校前妻魯佩斯克，發生戀愛事件，故既放棄繼承王位之權利，復棄赫玲妃而在巴黎郊外，與愛人魯佩斯克，度其愛的生活。

其間，斐爾迭南國王崩，王子密哈伊，繼承王位，此王子即赫玲妃所生也，當時王叔尼古拉斯，大僧正米隆，克利斯第亞，及大審院長蒲斯剛等三人攝政，其後，農民黨領袖麥紐，利用首相地位，廢密哈伊王，秘密計劃迎歸卡洛爾，

卡洛爾，呼應此計劃，遂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由巴黎乘機，返抵布加列斯特，大受民衆歡迎，而即王位。

然因最近國內不安，與歐洲戰爭之勃發羅馬尼亞之地位，瀕於危險，去年九月五日，達琅斯巴尼亞之部，返還匈牙利之當晚王宮內發生襲擊事件，卡洛爾二世與首相安特內斯哥，協議甚久，結果決再退位，讓王位於皇太子密哈伊，翌日下午，以汽車十五輛，滿載財寶及其他物品，驅至火車站，卡洛爾王，乘鐵甲御用車，離開布加列斯特，經南斯拉夫，赴瑞士之魯加諾。

廢王卡洛爾二世，其後，經義大利，暫住西班牙首府馬德里，但因祖國反卡洛爾派之可怕勢力，涉及其亡命之地，自身難免危險，故擬以西班牙政府爲介，亡命美國，然終未實現，由此可見廢王，或仍留西班牙。

據美國所得最近馬德里情報稱，廢王近已遷居葡萄牙之里斯本近郊，擬與其愛人魯佩斯克，半永久的共度其亡命生活，但將來或因祖國政治的變化而有三次返國之機會。亦未可知。

右爲卡洛爾二世　左爲羅晛皇〔即卡洛爾二世之子〕

西班牙廢皇 亞爾方索十三世

今殆爲「行踪不明」之人，而被遺忘之廢王，即亞爾方索十三世是也。

彼於一八八六年五月十七日誕生後即登王位，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退位，在位有四十四年之久，在歐洲君主之中，除瑞典之古斯塔王外，彼爲在位最久之國王。

一九三一年四月總選舉，標榜反對帝政之共和派，獲得壓倒的勝利之結果，內閣總辭職後共和黨領袖亞爾格拉，薩摩拉出獄，是月十三日，薩摩拉政府成立，故亞爾方索十三世，遂於十四日退位，當晚深更，離開馬德里之王宮乘汽車，到達地中海沿岸之卡爾塔赫那港，十五日，乘巡洋艦亞爾方索號，前赴法國，維多利亞皇后，則帶女官數名，由陸路到達巴黎後，與在馬賽登陸之亞爾方索王聚首，暫居方丁布洛郊外。

其後，廢王從皇后從兄英皇喬治五世之計，以某皇族之別墅，爲半永久的住所，西班牙內亂勃發後，經瑞士，遷居羅馬，現稱布爾邦侯爵，在羅馬近郊，度其隱居生活。

佛朗哥將軍蹶起之前後，西班牙卡利斯特派與亡命中之廢王，暗中連絡，共和政權崩壞後，籌劃一切，冀以實現亞爾方索十三世之復辟，但此項計劃，爲與卡利斯特派對立之富瓦蘭艾黨所不容。

其間，廢王之嫡子病歿，維多利亞皇后渡美，第二子之結婚問題等，陸續發生，索則殆與政界絕緣。

此次戰爭，不知結果如何，亞爾方索廢王之復辟，恐不能成爲問題，然教會與卡利斯特派之努力，於佛朗哥政權之下，得以維持，則廢王恐無復歸故土之機會矣。

阿爾巴尼亞廢皇 索古一世

去年四月五日晨，阿爾巴尼亞首都奇拉那市民，聞砲聲而驚爲與義大利開戰，嗣即判明此砲聲　乃祝賀塞拉爾廷王妃，誕生王子之號砲，市民始覺安心。

但僅二日後，即七日晨，面對亞德里亞海之阿爾巴尼亞之四港，聖奇卡蘭塔，瓦洛那迭彼拉索，聖奇奧瓦尼，美迪亞等方面，有

百二歲英婦壽終

英國約克夏州之里茲市，住有一婦人，名愛禮沙比罕普夏，近以百二歲高壽終，此婦以年過百歲，數年前耳即失聽。因之無從聞及德機之爆炸聲，及警笛之高鳴聲，此次英國施行燈火管制時，均以黑暗爲苦，婦人臨歿時曾云。近日青年人怠惰，致時有停電之事，以大英帝國之民不知大英帝國有顛覆之兆，而以高壽終，若此婦人可謂一生幸福者矣。

義大利軍隊五萬，由轟炸機與軍艦之砲擊掩護而開始登陸。

首都奇拉那，頓呈混亂狀態，阿爾巴尼亞政府要人，逃往內地，義軍先鋒部隊入城之時，國王索古一世，與塞拉爾廷王妃，皇后之祖母及國王之六姊妹等，早已避難希臘。

於是阿爾巴尼亞王國，受義大利之羈絆過去十四年間之索古王位，亦於事實上遂告終了，索古一世，亦與昔時埃及皇帝赫列，塞拉希爾於同一命運矣。

其後，據已判明者，料及義軍攻擊之索古一世，知第三國之援助，已屬無望，遂決亡命國外，先以載重汽車二輛，裝載約五十萬金法郎，及重要文件，寶石等，並以汽車十六輛，搭乘全族，往希臘國境之富洛利那暫住。

塞拉爾廷王妃。抱生後二日之王子史塔鐵乘汽車，疾驅峻險之山路，甚爲疲勞，故依侍醫之言，遷居雅典，二月後，居住伊勢坦堡。

其後，廢王一行，變更最初之預定，赴布加列斯特，因但澤事件之危機，急於旅程僅勾留三日，即赴波蘭首都華沙，廢王本擬再由古迭尼亞港，乘輪船赴法，担料戰爭勢必勃發，故再返布加列斯特，再由康斯坦堡港，乘俄船，在伊勢堡登陸，由陸路，抵安格拉暫時避難。

其間，阿爾巴尼亞全土，爲義大利領，昔爲索古王政敵之威爾拉基，於義大利政府指令之下，擔當戰後國內之經營，旋即正式置於義大利治下，以迄今日，故廢王索古再踏返故國，恐不可能矣。

索古一世與其皇后

哈列塞拉布與皇后及太子

阿比西尼亞廢皇

哈列·塞拉布

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阿比西尼亞首都阿奇斯，阿巴巴歸義軍掌握，先是四日前，非洲唯一獨立國皇帝哈列，塞拉希，與皇太子阿斯發恩，渥蘇，逃難於英國公使館，再經英領索馬利蘭，乘英船，蒙塵英京。

廢帝，由於英政府之好意，住居郊外，向國際聯盟活動，努力維持阿比西尼亞國之獨立，然終歸徒勞。

其後，國際政局，急轉直下，一方面，義國在阿比西尼亞之勢力，日益鞏固，雖廢帝用盡種種方法，亦無再起之望。

住居英國之廢王生活，最近非常窮迫，皇女竟爲某醫院看護婦而援助一族之生計，今年十七歲之皇子，畢業中學校後，在倫敦某公司，爲一職員。

皇后　逃出阿比西尼亞後，渡過巴列斯塔因在艾爾薩列姆之某教會內，度其隱居生活，其後，皇后消息杳然。

據最近倫敦電報，英國政府，公然發表援助廢帝哈列，塞拉希一世之再起，證明此事之事實，業已暴露，即廢帝，於去年八月由隱居地英國之巴斯市，乘機飛至埃及之亞歷山大，在該地之義大利划船俱樂部，顯露其本來面目穿皇帝制服，以義大利人飲餞之葡萄酒，舉訣別之杯後，與一英國將校，同乘飛機，急赴英領蘇丹，廢王率已有連絡之舊部下數百名，赴阿比西尼亞，準備遊擊戰。

當然，其眞相，今未明晰，然廢帝之運命，或如阿爾巴尼亞之廢王索古，早已決定矣。

——（完）——

歐戰拾遺

英國因空襲死傷之人數

據英國政府發表，去年九十，十一，三個月，因空爆死傷人數如下：

九月死者六，九五四，負傷者一〇，六一五，十月死者六三三四，負傷者八六九五，十一月死者，四五八八，負傷者六二〇二，合計死者一七，八一六，負傷者二五，五一二

又德軍司令部發表，十一月攻英所用爆彈總噸數，爲七千四百二十一噸，其中用於倫敦者爲三，五〇五噸，用於巴明汗者爲九〇七噸，用於掃普倫敦者，爲六三二噸，用於克文托里者爲六〇七噸，用於利物浦者爲四二三噸，用於布里斯特爾者爲一九五噸，用於弗里馬斯者爲一二八噸云。

美機「空中要塞」失事

美國新銳超重轟炸機，號稱「空中要塞」，乃美國空軍自誇於世之新軍器，其波英B——一七B號，乃擬英飛機中之巨擘，當局頗爲屬望，該機自一九三五年十月在俄亥俄州之庭同地方以舉行最初試驗飛行而竟墜落，自彼至今，實經六十一個月，並未發生絲毫事故，此又美國空軍所自豪者，惟近日在加里佛尼亞之馬奇非爾德飛行場，實行訓練飛行，出發後，未久即與積雪深厚之馬里翁山山腹相衝撞，全部重量二十二噸之巨體，立時成爲虀粉，轟音遠聞六英里外，駕駛員塔納中尉等將校四人當場慘死，該機原屬絕對安全之空中要塞，而今竟以失慎聞，美國空軍人員無不大爲驚愕，刻正研索其原因。（完）

世界時人誌

英參謀總長 台爾大將

無武力為後盾之外交，終歸失敗，忽視外交之戰略，亦不能奏功，此英參謀總長台爾，與外相艾登，所以欲伸其武力外交之魔手而巡遊近東也。據土耳其消息稱：台爾與艾登二月二十六日在安哥拉，與土外長薩拉喬古爾，及參謀總長嘉克馬克將軍會見，協議重大問題云云。蓋英國對於以曩者締結之「保土不可侵協定」，土耳其或將投入德國傘下一事，擬以軍事外交兩種力量挽回土耳其，故開此談判。

原來，土耳其於連緊歐亞之廊下，控制此處，則可支配伊蘭及伊拉克之煤油地帶，就由羅馬尼亞敗退，且被保加利亞逐出之英國而言，若失去土耳其，則雖握地中海之制海權，然由西亞向印度及東洋之英國輸血路完全斷絕。是以英國與法國，於此次大戰開始後之三九年十月，締結英法土相互援助條約，（英土，法土之兩暫定相互援助條約，係於是年五月及六月，分別訂立者。）而以土耳其為準同盟國。但西部戰線，法國一敗塗地，土耳其忽向德國，頻送秋波，發揮拉攏外交，蓋為弱國之常。故與仰德國鼻息之保加利亞，締結不可侵協定，德軍進出於保加利亞之威壓，漸次影響土耳其，故一身擔任本國防衛之台爾將軍，睹「輸血路近東之危」而親自出馬。

去年五月二十六日，艾安寨多大將調任英本國防備總司令官，彼繼其任而由法國派遣第一軍司令官，改任參謀總長，向為英國陸軍中心而擔任防備德軍之上陸作戰，此次巡遊西亞，亦有為英國陸軍最高指揮官之意義，吾人應想起彼於一九三六年至七年，在派列斯迭那任軍司令官之事。

彼於一八八一年，生於亞爾斯塔，亨愛爾蘭之血，涉亞戰爭時，為戰術家而露頭角活躍於前次大戰。一九二九年至三十年，歷任印度駐屯軍參謀長，堪巴列陸軍大學校長及陸軍謀略局長等職。

安哥拉會談之成果，為英國確保近東之最後努力，且對於土耳其之運命，有重大影響，故頗為世人所重視。英國或以派遣兵力，及物資，金融援助為好餌，竭力懷柔土耳其。但土耳其於德軍勢必南下，與蘇聯親德的沈默之前，未必全面的接受英國要求。然於德國壓力，益將逼近之前，或出以暫時的妥協，此或亦為小國之不得已耳。

英駐泰公使 克魯斯比

阻止日本「確立東亞共榮圈」之進路之英美魔手，今伸張於其圈域內，舉凡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均露骨的表現敵性。其策動之最大中心人物，為英駐泰公使克魯斯比。

彼畢業劍橋大學後一九〇四年，為外交通譯，供職泰義。一九一七年，任西貢領事一九二〇年，任巴達維亞總領事。二二年起任駐泰代理公使。三二年任巴拿馬，哥斯塔利加公使。三四年，為公使而復至泰義國，在泰義國度，其外交官生活之大部分約三十年。

英國在泰國之勢力，向為財政，經濟，及政治之推進力，故根深蒂固，彼於此種勢力之背後約三十年來深知泰國國情，以迄今日對於泰國政治，與以重大影響。至其個人關係，知悉嘉克利王朝以來之泰國政情，故成就革命之宋格蘭首相以下之現政府首腦部，莫不敬之。且彼今年六十三歲，故在英國一流之老獪外交之中，可謂老巧外交官。於激動期之亞細亞，為死守英國頹勢之柱石。

於以泰義為中心之英美對日敵性行為之中，常以彼為主動力。去年十一月，挑唆美駐泰公使古爾多，以經濟的軍事的壓迫，恫赫的強迫談判泰義參加對日防衛陣，其策動，頗發揮露骨性，但泰義民族之自覺，竟拒絕彼之策動，而接受日本之調停。

彼見事不成，遂於泰義接受調停後，赴新加坡，有所商洽而返任。果然英軍向馬來國境增派，斷絕供給物資，漸次顯露其魔手。同時政府部內，亦利用其長時間之個人關係，而集中全力於對日離反，策劃東京講和會議之不成功。

最近法印，荷印對日敵性之動機背後，頗有彼之策動。故向東亞共榮圈確立而邁進之日本，對於彼之言動，須小心注意也。

土耳其外長 薩拉喬古爾

去年六月，法國敗退以來，樞軸對於巴爾幹之壓力，漸次加重。土耳其要人，發出豪語，謂：「若侵犯土耳其，則吾人以二百萬大軍加以抑擊。」此與其謂為土耳其之強硬，毋寧謂為小國之悲聲。由事實上觀察土耳其最近外交，並無任何一貫的政策，僅周旋於樞軸，蘇聯及英國之間，而繼續其三股外交。蓋因伊諾紐大總統，塞達姆總理以下政府部內不統一之故也。其中為親英先鋒者，卽薩拉喬古爾外長是也。

向為歐亞兩棲之國，占交通要衝，扼波爾福拉斯，達達尼爾兩海峽之土耳其地理的位置，使該國之對外關係頗形複雜微妙。然對於席捲巴爾幹之德國威力，不能繼續騎牆外交也。

二月十七日，土保不可侵協定成立，土耳其遂擬以保加利亞為介，對德親近。但薩外長，於二十三日，聲明：「英土相互援助條約不變」，顯示親英之片鱗隻爪。二十六日英外相艾登，及英參謀總長訪土，薩外長與嘉克馬克土參謀總長與彼等會見，蓋使該國之立場暗昧。蓋英國認為土耳其若歸諸樞軸方面，則益窮蹙，故於事先竭力設法拉攏土耳其。

彼原係法律家及經濟學者，於任外長之前，曾任財長四年，法長六年，此次大戰勃發之大前年，始任現職。今年五十六歲。去年二月日本楯山東日歐美部長，訪問土首都安哥拉時之記事中，評薩氏之印象，為「小心翼翼」。蓋薩氏無論對於利誘之英國，或對於武力之樞軸及蘇聯，委曲周旋，低首下心，然而代表土耳其經濟界利害之薩氏，彼英國所勾引而謀國策，終必遭德國之銳鋒。凱末爾，亞塔邱威克之霸業，豈非化為烏有乎。

——完——



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七日之間此種事件竟有十五件之發生。在塞布爾克港亦嘗來日本之德意志之世界週遊豪華船雷利安斯號發生火災，此不過爲此種事件之一例耳。

斯種英國秘密諜報部雖然一生懸命的活躍但是在德意志國內之對於那其斯政府並無一人抱着少許的疑惑心裡，盡皆相信茲事乃起於對於德意志敵對之外國人之手，而事實之並無舛錯者乃由於暗殺希特勒事件被逮捕之英國秘密諜報部員之供白而判明者也。彼等潛入地下與共產黨員有巧妙之連絡而起此事件。但此事件之中心人物爲由德意志亡命之婁秋氏，彼將祖國賣與敵人也。

六　英國領事兼間諜之巨魁英國秘密諜部部之目的——爲刺戟德意志之隣國而使其執有反德之態度也。

於最近在斯洛伐克英國間諜團之大規模組織被暴露，但其最能使人驚怖者爲立於此間諜網之中心人物，乃該國之在普雷斯布爾克市駐在之英國總領事巴雷斯也。彼以一國代表公式之外交官之資格，而竟爲間諜之巨魁，爲英國秘密諜報部計而收買無數羽黨，巴雷斯以便使自己之計劃容易進行也，其亦同爲英國之秘密諜報部員。因數年來於斯洛伐克組織英國間諜之巴頓大佐在也。巴頓大佐經營一非常流行之咖啡店，在表面上爲咖啡店之亭主以僞瞞無心之衆目。彼之工作在起初只扣間題之前後爲特別之壯烈者。

波蘭戰爭之很久以前，在斯洛伐克由巴頓所準備者巴雷斯以總領事之資格而加入直接實行其秘密之使命。彼先以卡爾敦旅館爲英國間諜之巢窟，由彼之手向四方撒布英磅紙幣。彼等英國秘密諜報部員之籌劃，共產黨乃至廣訊斯拉夫主義秘密團之組織，以斯洛伐克國民由德意志之壓迫之下而解放爲其假面具，其實無他，僅使斯洛伐克國民出以反德之行爲耳。

十一　煽動者英國也

一　沙賴保之暗殺　英國之外交史乃利用他民族與其國內對立之歷史也，於此種極度利用之下結局竟使此民族屈伏於英國之資本主義之下。於此一點英國之公式方面擔當者實爲巧妙，然雖英國秘密諜報亦决不落於人後。彼等反復之慣例即所謂信奉之金科玉律，殺人，謀略，間諜等使用之工具由目的國之國民中而選定也。即實行最高政策者爲英國人，但應此個個之場合而移於實際行動時使國民爲其犧牲者。即英國爲舞台之監督者，而此活躍之被役者爲目的國之國民也嚴格保守此種原則於最近益被强調，鮑爾特仁之呼「秘密！始終秘密！」之語爲近來之流行語也。

以斯考之，第一次世界大戰勃發之前造成大戰之原因沙賴保之事件可發現如何之源泉歟。由此事件而溯及所謂紀米、德列威秋及馬爾修事件之背後人物浩威立秋等之隱蔽，由更進一步而可操彼等之黑幕歟。

沙賴保事件。紀米德列威秋比塞爾維亞國之參謀大佐也且亦爲該國情報部之責任者。彼更爲塞爾維亞之秘密結社「黑手」之團長也。屬於此結社者加利扣，浦林其浦，內得爾叩，賈伯利諸衣秋及特弗利叩，古拉背只等皆活動於實行機關。於沙賴保之公判賈伯利諸衣秋言及猶太人之秘密結社之福利梅遜，與公判進行之同時單叩綴秋及坰卡諸衣秋之二人屬於福利梅遜之手下，而在一味同情支援之下决行之事，乃由彼等之自供而暴露也。塞爾維亞當時政府閣員中之某人與此事件有關係故極力保守秘密。

紀米德利威秋於最後不堪單獨負事件之責任，乃於關係者一同，尤以與彼之命令者使其負罪之一半故嫌除中生，爲此彼將被暗殺，然終於未遂。暗中斷送彼之生命以掩失敗，一味由合法之方法而計畫將彼抹殺。即英國密秘諜報部之本旨也。希蠟之國法無能由自己之手段而移於巴爾幹之沙羅尼其耶公判之紀米德利威秋即時宣告死刑，終了於處刑。

依彼之死刑致此事件之背後關係者遂未能完全明白追出但英國秘密諜報部爲暗中之背景自爲無可諱言之事實也。

二　劍・覺雷斯　第一次歐洲大戰勃發成爲直接之導大線者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塞爾維亞學生浦林其浦向沙賴所發之手槍一發之事乃最有名之事也。而其後四週間以後第二導火線在巴里之被點火。防止大戰勃發之法蘭西之勞働指導者之劍・覺雷斯之被暗 殺也。犯人勞 爾，威廉乃政治狂，彼自己以爲殺人行爲乃愛國心之表現也，又法蘭西政府亦迄於大戰終了實經五年對彼宣告之延期，大戰之勝利歸於聯合國之側，半年後彼竟受無罪放免之宣告。

剜，覺雷斯暗殺之裏面包含秘密，經法蘭西社會民主黨亦未發見此秘密。恐由於猶太人之煽動而行之事歟，但因猶太人與第二國際合體由此方面尚未洩其秘密。法蘭西社會民主黨與猶太人之關係即如福利梅遜與英國秘密諜報部之關係同爲不可切斷者也。法蘭西之作家羅背 爾布卡爾所 著之「英國秘密諜報部之內幕」中已將英國在法蘭西之陰謀詳爲解剖，作無遺漏之說出。評判家特爾安，羅古奴於此書之序文中亦對於布卡爾之記述保證其確實，但在羅古奴自身爲反德主義者有名之人物，故其保證爲最可信。

一讀劍，覺雷斯事件之記錄者，未有不深感「彼（覺雷斯）亦死得其時矣。

三　克啓那提督　坤斯厚爾爲倫敦音樂界取最高權威之處也。於第一次歐洲大戰勃發同時化爲英國陸海軍之志願者募集之大會場。英國上流人士現委於此，致使英國民覺自己之品位增高而對於戰事有如何感激。

一九一六年六月末，向坤斯厚爾所集之群衆氣分逐漸變爲憎惡。一日突有一身纏黑衣之一女性要求發言，緩步而登

演壇。此女性名巴卡孃克啓那提督之姊也。彼時英國正爲一世之英傑克啓那提督之死而追悼弔祭之時。登演壇之巴卡孃向群衆狂叫謂克啓那提督一命乃陷於英國秘密諜報部之魔手者。彼女當群衆之前而對英國秘密諜報部加以抗議。

提督之兄阿爾克啓那對提督之死事先已加注意，確信裏面隱有重大秘密。是耶非耶，於第一次歐洲大戰終了後不數年阿爾弗雷特，德姑拉斯卿對英國海軍省曾有猛烈之非難。

緣茲事件之內容。克啓那提督，對於殆瀕於壞滅之羅西亞軍受使其復活之命令漢夫下亞號巡洋艦正向羅西亞航行中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汶夫下亞號爆沉提督乃與是艦之命運同歸於盡斯加克拉克海戰之結果竟未能破德意志之制海權致英國徒有空想，一方由羅西亞送到軍需品而使英國未得裕餘。

克啓那提督於自國內尤以海軍部內多與彼過特敵性。故巡洋艦汶夫下亞號於歐庫尼島，沈沒之際，猶有否認之謠傳者極爲有理。將其謠傳今於此處叨叨者非本書之目的也。祇將克啓那提督怪死之眞相表明即可矣。巡洋艦漢夫下亞號事實事乃因觸於德意志所敷設之水雷而爆沉者也，在德意志已早將事實判明，但英國海軍則謂距英國之伐斯，歐布，夫斯軍港不過數百啓羅之地點，德意志絕對無敷設水雷之事，極力強調，以使英國國民卽對於汶夫下亞號之沉歿之原因亦無得知之可能。不僅巴卡孃將克啓那提督之死謂「由英國秘密諜報部之魔手而犧牲也」其中有如何之意味歟。彼女亦知英國秘密諜報部與英國海軍之關孫歟。彼女將提督之死——彼乃自然之死——確信爲英國秘密諜報部之工　。此種場合彼女之想像錯誤，然而於茲大聲一呼而由此事件可見一般，卽雖英國人，對於自國之秘密諜報部有如何恐怖者可爲吾人充分詳知之一事也。

四　馬爾塞尤　沙賴保之兇變似與黑手團有密接之關係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於馬爾塞尤猶歐斯拉比亞之亞歷山大一世斃命於兇漢之手，所謂馬爾塞尤兇變亦爲與庫羅亞細亞人之秘密結社之維斯他西亞團有密接之關係也。亞歷山大一世者，乃英法由自己之意所作之小協商國之一之猶歐斯拉比亞而由英法之羈絆脫出者。克雷曼曳者將以猶歐斯拉比亞而爲法之對法同盟國之一者。羅衣特教基者攻擊伊大利之背後而有祖英之意味者也。

然而事實竟與此種預測適得其反。一九三四年六月初旬維斯他西亞團之團長受到諜報之命令。彼於羅占奴一意招集而協議最後之預備。亞歷山大之暗殺由抽籤法直接當此任務者一名刻雷而之男子。然而暗殺之計畫竟爲卑爾古拉德之警察所早知。警查立時向馬爾塞尤當發出警告而向當時法國內於沙樓申請派遣軍隊以爲適應之措置。然而沙樓不知何故而竟拒絕，以福利梅遜團員之國民警查之指導者派遣二名爲卑爾得安與西斯得倫爲軍隊之代替者。馬爾塞尤之警察對於亞歷山大一世之乘車爲警戒計極力主張用跨子車（歐頭派）。然該二名竟極力反對。

亞歷山大一世下巡洋艦而登馬爾塞尤陸之一轉瞬間竟有以王爲目標而發砲者。犯人立時被逮捕，該時因傷處流血過多致數時間後而身死。然若依法蘭西新聞記者阿里，羅卑爾浦其特之主張，將主謀者之刻雷而 暫時放置。死人口無對證，實際之發槍者逮捕之際竟被虐待而身死，而將眞主謀者之名未能洩出以全部抹殺而終了。

前述沙顙保事件之所謂紀米德列威秋者，又馬爾塞尤事件之刻雷面者彼等有想像所未及之錯誤，即彼等將在其背後所隱藏之舞台監督之深遠用心之暗幕過於擴大。爲此而使彼等之手演大悲作劇而將全部暴露。例如，其在公判雖未被訴出但……

英國決非無秘密諜報部之民主主義者，尤以在英國下院行可驚人之自由討論，又對於英國帝國主義亦有行苛酷之批判，但悉將英國自身眞像爲泯滅形跡俾現場不在之證明耳。

英國下院乃大臣向世界足稱榮耀之場所也。英國秘密諜報部之灰色建築物者英帝國之秘密議政場也。犯罪，動機，犯人等等之由所謂犯罪學的見地而將一事件研究，英國秘密諜報部之工作乃事後無下手被捉拿之可能。然對犯罪學的證據之代替則由政治的見地集證據而研究之，對於英國秘密諜報部如何用意周到於準備之犧牲者而容易將以上看破也。即將「其犧牲者英國之政治外交對之取如何之態度」加以研究而看出可矣。怪事件之全貌必有相反之光之被照出。如斯之場合，最早之重要問題非在直接之下手人也，其將背後隱藏眞正之犯人探討而知者乃爲注意之主眼點。其眞正之主謀者唯英國秘密諜報部也，依英國秘密諜報部而保全其命脈者，英國眞正堪可憐哉。

（未完）

世界零訊

美國不怕潛水艦的遊船

德國對英本土上陸作戰實行之期已近，太平洋危機，又日見迫切，而德軍且進駐保加利亞矣，是世界亂動之機，所在皆是，當此之時，非洲南端之開普墩地方，不期漂來遊船一隻，細審之，乃美國青年遊船（Yacht）俱樂部之物，乘者計十八人，均係學生，彼等乃視此世界動亂如無物而企作遊船周行世界旅行者也。核船約於十五週前，自美國之古羅塞斯搭出發，歷經德國潛水艦之蠍及封鎖地帶，航海達二萬英里，而始漂抵開普墩，由此再往何處，現時正在準備中，美國人乃大膽的快樂國民，今已爲開普墩地方人民之話柄云。

印度西北部有不穩情勢

自英國散布遠東危機說以來，新加坡等英屬遠東各地，均有擴充戰備情形，各地所配布英軍，則仍如往昔以印度兵爲其主力，現在已經移駐香，約有數千之衆，但印度方面對此最近曾提出強硬抗議，緣印度政廳以一，阿富汗近有德國秘密機關之煽動，印度西北國境地帶最近有不穩形勢。二，甘地翁正準備提出新強硬之獨立要求。等事爲理由，反對減少印度守備兵，印度對此則提出抗議也，英國現於遠東各地，正加強防禦計劃已定，勢在必行，而印度人民之起而反抗阻撓，實屬英國強化遠東防禦計劃之絕大障碍關係方面對此均甚關切云

德將以飛行戰車攻英

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總統曾有「在本年內結束大戰」之自信語，多維爾海峽，拿波侖固嘗嘆爲陸海天塹而莫可如何，希特勒究如何飛渡此峽此間群以此爲最大話柄而注視之著名軍事評論家非次，維廉氏，以「飛行戰車」斷爲希特勒所謂新兵器，其語如左：「所謂飛行戰車，可謂爲眞有翅膀之戰車於往口以輕戰車，擊墜於軍人機關部而運送者，全然不同。其法係將戰車安置於翼長百呎之大型滑翔飛機下面，由飛機曳行之，戰車係中型，重十四噸，加以人員燃料，武器等物計之，總重量凡二十噸，其以爆擊機曳翔空中之戰車，可數百輛，在飛至英本國上空時，即切斷曳索，爆擊機卽猛炸群敵，戰車於此時亦從容着陸，離開滑翔飛機而行開火，其與飛機之輸送相異之點，爲任何狹窄之地，均可着陸，優點卽在於此，此外德軍對於滑翔飛機曳行之空中戰車輸送兵員之法，聞亦有所研究云。　完

王逸塘委員長訪問記

南生

凡是領袖羣倫的人物，一定有他人不可及的長處；所謂長處，不外是道德淳厚，文章彪炳，見識卓越三種，但是根據我在職務關係上必要的和一般人公認的領袖群倫往返接觸結果認爲凡是領袖群倫的人物，除掉前述三種長處以外，還得添上一種器度廣大。如果這四種長處，集於一個領袖群倫的身上，那末，他無疑的是一代的大政治家，是時代的大政治家，然而，這樣够條件的時代大政治家，畢竟有幾位？這幾位又是誰？

就事論事，我住在華北，吃在華北，應該先從華北講起；華北的領袖群倫的人物是誰？我想或許三尺孩提，也都知道現在華北的領袖羣倫的人物，當推是王揖唐委員長了吧！王委員長一字逸塘，是他寫文章的筆名。這個筆名，於我的印象極深，因爲我在五年以前在大公報上曾經連續讀過一篇東遊紀略的文章，署名是逸塘，就是王揖唐委員長那時以在野地位，寫的濟世文章，也可以說是救國文章。我引爲同調，所以印象特別深！

現在，王揖唐委員長已經是華北行政最高長官，我因職務上的關係，曾經承蒙接見過幾次，但都是公式的談話，沒有深談。後來爲着要寫篇訪問記，事前得王委員長的同意 在本報改組社團法人以後的第三天——到外交大樓去謁見。王委員長對於我好像也有相當印象，一見面，便笑着招呼我說：『好久不見，你忙麼？』這樣『不敘客套，我是最愜意不過的；因爲主賓見面，把客套擺在前面，就無法談別的了。我當時就說：『打攪您的公務，抱歉得很！』

王委員長過去在中國政治史上的經歷在我的腦海裏，那是有相當的記憶和認識的，所以在寒暄話敘過以後我就說：『委員長過去及現在，大家早已公認是中國當代第一流的政治家，而且還是一位軍事家，法學家，文武兼備，主政華北，允宜輿情翕服啊！』王委員長笑着說：『太誇獎，不敢當，宦海沉伏，原不算什麼希奇，在我呢，祇求在位一日，謀政一日，毋忝厥職，於心可安，功過是非，待諸來日可也！』

在位一日，謀政一日的兩句話，出諸在位的王委員長之口，就是對國家，對人民一種負責誓言。覆按王委員長過去在中國政治史裏所留下的政績，與夫頻受當道的知遇，就可以相信都是對職肯負責的結果。當年的袁項城，對於王委員長曾經下過這樣一句的評語：『逸塘有恢宏的器量，理政的天才，絕不是書呆子可比！』段合肥對於王委員長也是器重得很，不問在朝在野，王委員長在政門座上客裏，始終居於特賓地位。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說王委員長在位謀政，肯負厥責的成果，惟其肯負責謀政，所以能邀當道知遇弗於衰的！

我談到事變以前，天津大公報揭載『東遊記略』一文，不能不說是委員

歐洲的兩個樂土

沙克海島尚存采邑制度
丁家山市民重中古風俗

誰想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尤其距先進的大都會倫敦，巴黎不過百餘里的地方，而居然有物質文明不能侵入，而且保留着中古封建采邑制度的所在，這眞可謂是碩果僅存的了。

我們讀過西洋中古史的，都知道歐洲的封建采邑，與我國秦以前的制度差不多，采邑中的居民，大都以農工爲職業，但不能自有其田，他們對于邑主，有世代盡忠的義務，作工當兵，並且以其勞力所得，均須完全貢獻于邑主，這是絕對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這般邑生便食租衣稅，從容不迫的度着無憂的歲月，自從法國大革命以後，封建制度始逐漸崩潰，及至歐洲大戰以後，便連虛名也不能維持了。

現在唯一保有這種邑主特權的，只有英法海峽中一個海島，名叫沙克（Sark）它是三里半長一里半寬的一個小島，距英國約七十里，距法國約二十里，島雖不大，而縣史却甚悠長。

當五六年之頃，名僧聖馬羅瓦，曾在島上建有寺院，到一四二二年方始荒廢，後來便爲海盜所據，如是者又一百多年，有 Sir Helliers de Carteret 偕四十戶來耕其地，伊利沙白后賜以璽書，使世守之，但是後來依舊不能世守，便輾轉出賣，然而這四十戶的土地却不能隨便割賣，至今如故，這是島中法律所規定的。

現在的邑主是個婦人，傳世已有三代，她的丈夫是一個歸化英國的美國人，因依法非英國人不能享有邑主之權也，該島本來算諸門德的一部分，因爲英王兼諸門德公爵。所以沙克島也奉英王爲大君，而爲英屬自治邦最小的一個，全島口有六百七十五個居民，皆以務農爲業，全無「切科學的工業，可是島景非常美麗溫和，沒有一切野獸惡草，居民每年除地租外，獻其產物十分之一于邑主，並且每年服兩天的徭役義務，奉公守法，從無怨言，在政治權利上，他們也組織一個議會，以四十戶的代表及其他代表十二人組成之，每年集會三次又有男女小學各一，備而不用之法庭監獄各一，現在邑主所居之宮還是十七世紀的建築，火爐上還鐫着一六七五字樣，全島的人都有以保留中古風俗自負的意思，所以他們有一條法律是不許汽車進口。

長的一篇濟世文章，當時雖是有人手一篇之盛，紙貴洛陽之趣，可惜當道未太注意，願聽委員長有何感想？王委員長沉思有頃，率然答稱『這篇東西，好到怎樣程度，我不便自已估價，但是這裏面所預示的一切，大抵算是一件一件的都證實。過去的事，不談也罷！』王委員長這幾句話。可以『感慨無量』四個字來描寫。我當時腦海裏，陡然把這篇東游紀略重複的回憶一番，又好像溫誦一番，從內心裏不得不驚佩王委員長對於中日兩國關係，有先知之明。

爲尊重王委員長的意見，談鋒一轉，請教最近起居。王委員長說：『我的起居，幾十年來如一日，在政也好，在野也好，都是黎明卽起，在野時，就寢亦有一定時間，不過既是爲官，晚間就寢時間，不得不有變更，就寢時間縱然變更，但是黎明卽起的定律直至現在依然牢牢奉行的。』我說：『委員長的毅力，眞是老而彌壯敢問攝生方法怎樣？』王委員長說：『簡單得很！就是『淸心寡慾』四字秘訣。心淸則邪魔不侵慾寡則煩惱屛絕，邪魔與煩惱，既遠我而去，則我可潛心爍煉，而體力自健！』我敬聆之餘，肅然生敬，蓋迴憶過去若干秉國鈞者，威權滿志，恣求安逸，惟恐不及，或迷於聲色，或沉於利祿，淸心既泯，慾壑無饜，馴致形勞神疲，善已無方，遑期善政？今王委員長以律已之精神，主政華北，同時想到華北在新中國版輿內所居之地位，秉政者，只有王委員長最恰輿望，最合時代！

王委員長自奉之儉，在官場中亦少見。我說『以王委員長多年從政的經歷，論情論理，當然享用，不能與常人比，然則，五年前，京津道上，委員長恒乘三等車，何自奉克儉若斯？』王委員長笑曰：『爲官儉，乃能養廉，爲民儉，乃能守貧。我從政多年卽以儉爲本，舉凡嗜好，竭力戒避，一切奢侈，引爲惡習，同時量入爲出，以求生活安定，欲求生活安定，惟有在儉字上用功夫。』王委員長此一席話，可以奉爲『齊家銘』，丁茲生活高騰時會，侈風不過，儉德不張，民困決不能蘇。我願以王委員長所謂：『在儉字上用功夫』一語告國人。

嗣談至書法，王委員長謙攝備至自謂：『不是書家』。其實，王委員長的書法，戛戛獨造，自成一家。觀書可知其人的名言是不假的，因是求賜墨寶的，紛至沓來。王委員長的書法，福澤渾厚，大氣磅礴，一聯書成，大有千斤份量。王委員長說：『人家既有嗜痂之癖，我也樂得藉此同好。』所以王委員長現在每晚就寢以前，都得要臨池兩小時。王委員長又說：『不過因時間關係所以不能多寫聯語。』伺候文房四寶的，都是王委員長的侍從，據說寫得最多的數字，兩個鐘頭寫過六十多件中堂和條幅。友邦人士求的最多，由此可知王委員長的墨寶，是怎樣的受人崇拜啊！（完（

後來，又談了一陣民間疾苦的問題，王委員長表示他最關心不過，同時他堅決主張大家應該提倡節約，節約可以調劑社會經濟，在上者行之可以造成廉潔政治，在下者行之，可以養成淳厚民風，廉潔政治可使國富民裕，淳厚民風可使社會罪惡絕跡。王委員長的主張，實在是針對時弊，爲萬古不磨之論，我除掉深深地感佩以外，只覺得此次訪問，收穫很大！按照一般訪問要人的情緒來說，大都是願意聽一些時事論調，其實在善鄰友好，經濟提攜，共同防共原則努力於第一線的華北行政長官，所有應告國人的論調早已發表過，何待訪問時再談！

總而言之，我這回訪問王委員長，只能算是私人請教，也可以說是執弟子禮去聆教，像這樣的領袖群倫的中國當代大政治家，能夠在日理萬幾之間，撥冗接見，在我眞是說不盡的榮幸，所以在談話一個小時光景，我就興辭，王委員長還說：『將來有機會的話，我一定邀你來隨便談談。』我敬諾辭出，腦海裏浮然映出以這樣手度——壺爾美髯的華北行政長官，肯這樣的率直談我所願知道的話，過去與現在能有幾位？所以我寫這篇訪問記前面曾經特別說明：『領袖羣倫的人物，在有道德淳厚，文章彪炳，見識卓越三個長處以外，還得有寬度廣大的手度。』那末王委員長眞是夠得上這四項長處兼而有之的條件了。王委員長是『一代的大政治家，是時代的大政治家』非過譽也。——完

世界獵奇

還有一個地方叫丁家山，爲德國南部的一個小城，一六三二年，瑞典軍從北方來，攻到此城，這城雖小却不肯降服，然而瑞典軍炮火終日轟擊，志在必得，援兵不至，食糧垂絕，邑人忠勇奮發之餘，也就漸不能支，眼見城門一開就得乞命於瑞典軍馬蹄之下了。這一天邑議會接到瑞典軍最後的檄文，大家相顧一籌莫展，要降呢？則得罪瑞典太多，終不免于蹂躪，要死守呢？責任已經筋皮力盡，議來議去，看看天黑，仍無結果，忽然門開處，一個城中少女翩然而入，含羞說道：「小女子如今有一下策在此，不知諸位貴官覺得可行否？」衆人忙問有何妙計？她道：「聽說瑞典將軍新近得了家信，他的一個五歲的兒子夭亡了，我想他正當想念亡兒的時候，雖然軍務在身，總不能忘情，如果喚起了城中的小兒女，排到門前，然後出降，或者見了這一羣與他亡兒彷彿的天眞兒女，不由得起一種感動，不再來摧殘我們也說不定，如果可行，我便情願擔任召集之責」，衆人聽了她的話，覺得有些孩子氣，然而想來想去，既是沒有別的法子，也只好姑且依她所說，存此幾希之望而已。及至明天，果然瑞典將軍入城受降之際，不見官民，只見一群兒女排列着，一面疑心，一面不禁煩怒，誰知內中有一個四五歲的孩子，天眞爛漫向他看着，正與他新近失去的愛子一模一樣，立時心上軟了下來，面上也和緩許多，抱了這個孩子，一路進城，遂宣布赦免此邑拒降之罪。

這是五月十日的事，所以年年當此日，全城舉行兒童紀念節，扮演此一齣戲，以志國難，至今不衰。

丁家山之建邑，尙在諾曼人征服英倫以前，一三五一年始從采邑自贖爲自由市，然神聖羅馬帝國諸帝巡行至此，猶執臣禮，且貢方物，供張一切，全出市民，現在市的檔案庫中，尙有一五七〇年六月十二日進獻馬克密關二世皇帝之禮物單。

此邑的歷史悠久可貴如此，所以市民自重其中古風俗，婦女服裝猶與三百年前無大區別。石板路上猶有牛車軋軋之聲，市當局對于外來影響，也是深閉固拒，凡是現代已經絕跡之手工業，在這裏都還可見到，也因爲市民都是務農爲業之故。最可羨的是市產的花卉，盈山滿谷，姹紫嫣紅，甚至人家籬角門旁，但有隙地無不種花，每家樓窗之下必有花盤，點綴得全市如荼如錦，在現代歐洲腹地中，也可以算得樂土了。——完——

舊事

施景陶作



綠色的窗幃，綠色的燈，綠色的燈可撩起了綠色的記憶。青春畢竟是可貴的，年青的夢隨着時日之翅還飛了之後，遂獨自抽理出一絲絲的感傷，一縷縷的太悒鬱的太息。而年青的記憶是更可貴了。

有如茵夢湖裡的萊恩哈，從一幅古舊的畫像裏映出他當年青春浪漫的每一頁史跡。在每一個落寞的夜裏，我都會想起一些縹渺的往事。

八年前的夏天的一個暑假，也許還不祗八年，該說是十年前了。那時我還在徐匯中學，聽父親的吩咐，一放假就從學校的宿舍搬出來，住在新建在南翔的新居。

南翔的夏 天的日 子是寧 靜的，談一回書，或閑散地望一會清幽的月，如果那是一個有着非常明朗的月的夜晚而黃昏，我會學慣了那種悠閒的樣子到外面去散一回步。外面有雲，有青草，有高的樓，在高高的樓下我最愛捧了詩集或小說默默的讀着，而讓傍晚的風把我的髮絲零亂地吹着，也讓它輕輕的吹着一顆二十歲的年青的心。

到南翔後半月的一天，我還記得那是個微雨初晴的下午，有了雨滴後的農村景緻是更誘人了。我站在門前望那雨後的南翔。就在這天，就在這個微雨後的 午，在門前的我有了一顆跳躍的心了。

事情是如此，在我家對面的不遠的一個門墻裏，我看到了一個美麗得使我從沒有過的心跳的少女的背影。長長檸檬黃的旗袍，身段是那樣的美，美得使每一個見過年青人都會有了個荒唐的夢。

看到這背影，我不自覺地把整個的身子都探出去了，直到這身影消逝了之後，我才悠長地嘆了口氣，我好像嘆息那太短的瞬息的美景一樣，而我當時是確實有點怏然，我希望她能再出來，好讓我再多欣賞一會。

這一天！我不知道怎樣我的心一直亂得很厲害，說不出的快樂又莫明其妙的煩惱，上下樓梯的次數比往天多了，一會兒在門口站一刻，一會兒又跑上樓去躺在床上亂想。

第二天我又望到了那身影，而且，連臉也給我看到了，這是一張多美的臉啊。我看到過美的女人也不算少，但却不曾見過像她那美的。尤其是她那對秀麗的眼，像黑寶石嵌在夜明珠裏一樣。

我望着她怎樣提着水壺澆盆裏的花，澆完了花把水壺放在花架上，怎樣出神地對花注視了良久，才轉身到金魚缸旁，她用手巾揩着額間的汗，最後才慢慢地走進屋去。

自這兩次之後，我就開始對這個陌生的女郎有着一些癡愚的愛慕了。我差不多每天都在想着她，站在門口的時候却更多。我希望在背地多望她一眼，却不顧被她發現這秘密，我實在太迷惑了。晚上，時常很深夜還不曾睡，一個人坐在窗前望滿天的星星，常不自覺地發出嘆息。伏在桌上與奮地握着筆抒寫自己心里的苦悶的時候也跟着多了。

半個月後的一個傍晚，在一棵大楊樹下的石上讀着詩集的時候，我又看見了她。她是沿着溪邊在朝我走過來，身邊雖着一個九歲大小的女孩和一個女傭，這孩子有着一付圓圓的臉蛋，大眼睛，黑色的長長的髮，走起路來又跑又跳。

她呢，她走得很慢，一雙白鴿子似的輕靈的脚在草地上移動着，微風吹起了她的衣角，像女神披了羽紗在天空中飛舞一樣。

看見她漸漸走得離自己更近的時候，我的一顆心是跟着一步步的緊張起來了。我故意把視線移到擱在膝上的詩集上，裝出一付很正經看書的 樣子。我的眼前 却堆滿了模糊的一片字跡，感覺告訴我：她是在走過來了，更近了，走得更近了……最後當她剛自面前走過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抬起頭來望了她一眼。天哪！那時我眞不信任自己的眼睛。原來她也是在用同樣的回盼的眼光望着我。啊！那多流麗，多秀美，多含情的眼光啊。當四條視線相觸時，她便像受驚的雛鳥般地飛了開去。一面加快了她的脚步，像怕有誰會追上她似的。

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那墻裏了，我的心悸動着，像一個初戀的年青人似地，我要跳起來，再倒下去，我要發狂似地跑，我要發狂似的叫。

從那天經過她一流盼之後，我就更熱烈地希望能認識她，跟她作朋友了。但是，彼此都是陌生的人，又怎樣建 造這友誼之橋呢？難道我能跑過去叫她，對她說，我願意跟她做永遠要好的朋友嗎！假如她竟不理我時，那多難堪呢！而且，自己天生的一種靦靦，在熟悉的女子面前尚且要漲紅了面說不出一句話，又怎樣能對她鼓出這勇氣呢。我當時眞是感到完全沒有辦法，，只有在心理荒唐地做着虛構的幻夢。

自此後，本來很冷靜的院子里也熱鬧得多了。整天可以看到那女孩子跑進跑出，有時和她在一起，有一次我無意中我聽見那女孩子叫她姊姊。

自從我知道她就是那個女孩子的姊姊之後，我便對那女孩特別覺得歡喜。有幾次，看見她姊姊不在身邊，便大胆地對她微笑。有時，她也竟忸怩地回報我一笑。

那時，我心裏忽然有了這樣的想念，要成立我們之間的友誼，必須先去交好她的年幼的妹妹，假使跟她的妹妹混得熟了，那就自然有機會親近她了。當時我以爲自己這種想法很聰明，和孩子做朋友總比較容易些，至

少可以免去了莫名的尋蒽和侷促，而且，事實捨此也不再有什麼法子可以促成我們的認識了。

於是我便時常找機會，祇要她不在身邊，我便望着她妹妹善意地微笑，等到她又笑了，我便向她招手。起先她像很害羞，到後來次數多了，她也同樣地向我招手。這樣似乎已允許我做她的朋友了。

我寫信到上海託朋友寄了幾件皮球橡皮人之類的玩具來，預備送給我的小友朋，以鞏固我們的友誼。

果然我這樣並沒有做錯。一天下午，當她正在門前玩耍的時候，我便向她招手，並表示要她走過來的意思。她把手指在咀裏，眼睛朝我望着，脚却沒有動。直到我把藏在背後的攝着皮球的一隻手向她伸出手的時候，她才露出艷姿的樣子漫漫地踱過來了。我一把拖着她的手便走進客廳，把棹上一大堆玩具堆在她面前，這時她似乎被這突如其來的賜予所弄得驚愕了，睜大了她的圓圓的眼睛望着我。我微笑地撫摩着她的頭，並拈起一塊糖來放進她的口裏，輕聲對她說：

『你喜歡這些嗎？我送給你玩。』

『姊姊要罵我的。』她望着玩具，露出不敢要又捨不得的神情。

『不要緊，姊姊罵你你就說是我硬要你拿的好了。』說了這句話後我便把棹面上的玩具統統包起來放在她手裏。望着她快樂地捧着走了，我在後面說了句：

『停會兒過來玩啊！』

吃了夜飯後，果然她來了，手裏捧着玩具。我一直引她進我的臥室，抱她坐在椅子上，我不等她開口就先問了她：

『姊姊罵了你沒有？』這樣的低聲問着無緣無故聽到了自己的心跳。

『沒有。』她抬起頭來望着我慈笑『姊姊叫我謝謝你呢。』

像被人發現了自己的秘密一樣，我非常心虛。我把許多糖果擺在她面前，和她談着各樣的話，一張小嘴簡直靈俐到令人不肯相信是生在一個九歲大的孩子身上的。她告訴我她姓周，名字叫夢琳，今年才滿九歲。現在上海的一家市立小學裏讀書。她告訴我她家裏的人很少，平日若是她們姊妹倆上學的時候，家裏便祇孤獨地剩下她的媽媽和一個老年的女僕。父親是在她出世後的一年，還不等她能開口叫他一聲爸爸就永遠地去世了，留下年青的母親，姊姊，和他。最後她又告訴我她怎樣喜歡她的母親和姊姊。而對于她的姊姊的本身的話却一句都沒有說。我想問，又說不出口。眞奇怪，在一個九歲大的孩子面前我居然也感到一點難爲情。

不久，她家的陳媽過來接她了，我抓了滿滿的一把糖放在她袋裡。笑着握住她的小手說：

『明天再來玩吧，我給你看許多好看的畫片，假如你喜歡，我還可以送給你。』

以後，從夢琳的口裏便知道她叫夢霞，今年才祇十六歲。夢霞是個聰明和靄的女子性情溫柔，不愛多說話，除了在學校裏上課外，每年的多夏季兩個假期總回南翔來和母親妹妹住在一起，她的嗜好是花和文藝書籍。

夢琳每天總到我家裏來玩。

在我房裏的時候，她會變得更玩皮，她爬在我的身上，用手捏我的鼻子，抓我的頭髮，非要我對她扮個鬼臉她才肯玩皮地笑着放下她的手。有時她會作出一種不高興的樣子，把嘴撅得高高的，直到我抱起她親親地叫她一聲小琳——她喜歡我這樣叫她，因爲她的姊姊也是這麼叫她的——她才快樂的笑起來。

雖然我已跟夢琳玩得很熟了，但是我仍得不到一個機會可以和她——夢霞說一句話。即使有時有了這樣的機會，也給我的畏葸心所錯過了。譬如有時夢琳在她身邊看見了我而向我招手的時候，我好像很可以走過去了，可是每次我總木訥的又侷促地漲紅着臉，甚至不敢抬起我的頭去向她一眼，更甚至，我還會可笑地匆匆的避開了她。這樣過後，我又總深深的懊悔，深深地咀咒自己。

當時，甚至現在，我也說不出到底是什麼在作祟，每逢瞧見她，一顆心就總會加速地跳起來，以致沒有一次能夠鼓出過一次勇氣來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臨時不是溜掉就是佯裝不看見，木鷄般地不響也不動。

但是時常我都在鼓舞自己，策勵自己切勿再失去這更多的機會。

日子是過得這樣快，到南翔想不到就過了一個多月，眼看着將渡完的假期，心里又是懊喪又是着急。因爲我和她之間不要說友誼。就是連像普通熟人那樣面對着大家說一句話的地步都沒有做到。那時我眞恨自己不該失去以前那麼多的好機會，而更想不出一個較好的法子來。

如果那時我永遠這樣下去，那麼，最後的半個月的假期一過，也就不再會產生像下面那樣的故事，更不會惹下這麼許多煩惱了。而事實偏偏不這樣，命運之神是專拿青年人作耍的，他給予你遂心的微笑，却同時沒忘記給你帶來那更深的幻滅後的痛苦。

有一天早晨，夢琳忽然來拉我過去看她家院子里剛開的喇叭花。那時，我正在痛恨我以前的每次機會的失去，所以夢琳來邀我，我是毫不遲疑地答應她了。

任她拉着我的手跨進那大院子，我看見里面冷清清的，不見她，我感到很失望，同時又安定下了一顆跳得很厲害的心。

看了一會兒花，才轉身到那個大魚缸邊已不見了夢琳。不久，我就聽到了夢琳的嘻笑聲和別的一些細微的聲音從裏面一直傳出來。接着就看見夢琳連跑帶跳地拉着一個人出來了。只瞬息間我已瞧清了這個人的臉孔原來就是夢琳的姊姊，我日夜想念的夢霞姑娘啊。這突如其來的一着眞是我事前所料不到，我慌張的樣不覺又露出來了。

夢琳笑着把她的姊姊拖到我面前，玩皮地說：

『天天想見施先生，現在人家來了却又不肯出來。』

聽了這句話的夢霞，馬上譁兩朶紅霞飛起了在她雙頰，但是她並不慌措地對我鞠一個躬，嘴裏輕聲地叫了我一聲「施先生。」

我倉皇地回了個很可笑的禮之後，我說不出一句話，雖然我是很想對她說。我的咀像給什麼東西塞住了似地。

夢琳剛才的那句話很快地在我腦裏打着旋，她眞的天天想見我嗎？還是夢琳開的玩笑？我忍不住又侷促地望了她一眼。

啊，她這時的姿態是多麼動人喲。兩頰還殘留着淡淡的緋紅，微微地俯下頭，譚鬢邊的髮垂下來遮蓋了她的半邊眼睛。玩弄着衣角的她，咀邊露着溫靜的笑的她，也在默默地望我呢。

可愛的夢琳這時倚在她身邊，眼睛不時望望我又望望她的姊姊。

不知爲了什麼，這時的感官祇是知道看，祇是在享受這沉默的一刻的溫甜。而我說不出一句話。祇呆呆般地站着。後來，致於她是什麼時候因事被她母親叫走的我都不知道，過後夢琳告訴我，說夢霞進去時對我說叫我再看一會花以等她出來我都沒有聽見，我就這樣闌珊地走了。

回到家里，我非常懊悔，我爲什麼不跟她談話呢？爲什麼不跟她說，我希望跟她做一個永遠的好朋友呢？她微笑着叫我施先生的樣子，不是明明表示並不拒絕我跟她交談嗎？爲什麼我不能大膽一點：如果

半月短篇

我不像剛才那樣，那麼，現在該多好呢？

我想着，我眞懊悔萬分，恨不得拿柄鐵鎚來把自己的腦袋敲碎。同時，我覺得我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夢琳的話和她的微笑又在鼓勵着我，鼓勵着我憧憬那新的未來。

那一夜，我把我自己關在我的小樓裏，抓着頭髮，不知是什麼力量在推動我，我握着筆興奮地給她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在燈下，我完全把我的一顆苦悶摯誠的心寫在紙上了。

第二天，我把那封寫了十六頁信箋的長信摺了預備叫夢琳轉交給她的時候，忽然又躊躇起來了，我覺得信裏有許多不盡意處和容易叫人誤解的地方，恐怕給她看了會使她引起對我的反感，以爲我是個環薄的少年人。

經過了數度的猶疑，我終于把那封已經封好了預備給她的信鎖在抽屜裏。

夢琳照例每天到我家來玩，她時常對我說起她的姊姊，我希望她能再邀我到她家去看一次花，但是，一天夢琳忽然跑來對我說：

『姊姊明天要回學校去了。』

我禁不住渾身都戰慄一下，我低聲問：

『明天就一定要走嗎？』

『一定要走的，因爲姊姊學校裏明天開學。』

我像囚犯聽到法官判最後的決刑一樣，覺得什麼都完了。兩個多月來只像是一場幻夢，現在有的也只一顆空虛的心了。

當時，也許是完全絕望後鼓出的一種最後的勇氣。我走過去開了那抽屜，把那封信取出來，順手夾進擱在桌上的一本小說裏。

我發瘋似地戰慄着手把它遞給夢琳，用了只能讓自己聽得的聲音說：

『拿去給你的姊姊：……』

夢琳睜大了眼睛詫異地望着我，我把頭埋在手裏，身子像跌進了冰冷的深窖一樣。夢琳什麼時候走的也不知道。

以後，我睡着了，連夜飯都沒有吃。

直到一下巨大的聲音驚醒了我，才發覺自己是伏在桌上，同時我的眼睛便發現桌上放着一個白色的信封，望着那信封上的「施先生手啓」五個娟秀的鋼筆字，我的心差不多從口裡跳出來了。

急急地戰顫着手把那封信拆開來，裡面一張淡藍的信箋，上面寫着：

施先生

信讀過了，你的心意我很知道。不過爲什麼你不早點寫這封信來呢？現在，我又要回學校去了。

以後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會面

施先生，我很感謝你，像我這樣的一個一點學識也沒有的女孩子那裡够得上像先生那像的稱讚呢？你說你早想認識我，而我又何嘗不是，自從那天接妹妹回來在路上遇見你的時候我就懷了這顆心，我想跟先生做朋友而使我常得到先生的指教已不是一天了。那天你到我家裏來看花，我更萬分的快樂，但後來你走了，又覺得說不出的失望，我以爲是玩皮的夢琳得罪了先生，但我又羞得寫不出一個道歉的字。

明天一早我就要回學校去，現在母親在忙忙着給我整理衣服，我也不能再多寫了，我想，如果不妨礙先生的話，請在傍晚吃過夜飯的時候到那邊石橋上等我吧。

有許多話要說，但一時又寫不出，還是等我們見面時談吧。祝你快樂。　夢霞

讀完這封信，我一口氣奔了出去，當我看見石橋上冷清清的不見一個人影的時候，我是怎樣的懊喪呢？已是闃寂人靜的夜深了，我頹唐的走回去，夢霞也許已在石橋畔頭等了我許久了吧，見我不去，她會怎樣的失望呢？啊，這是多麼絕好的一次機會，而我又這樣失去了，……

那一夜，我沒闔過眼，兩個月前前後後的事情都在腦子裡翻騰着，第一次看見她時的美麗的回盼，兩月來對她的思念，以致怎樣謊說了她的妹妹，那天在她院子裏看花時她輕聲的「施先生。」她的信，她的微笑：……

第二天，不見夢琳來，我在門口站了半天，想進去叫她，又難爲情。

及至遇見她的陳媽的時候，陳媽告訴我說，二小姐跟大小姐一塊兒上學去了。

像亡國君王似地在南翔過了最後的幾天，我也到上海去了。到上海，我不知該到什麼學校才能會見她，更懊悔，當時沒有向夢琳問個清楚。

第二個學期結束後的一個寒假，我回南翔去，希望能見到她，但終于我又失望了，她家已經搬到另一個城市去了。我不知道爲什麼她們要搬開那住了十多年的舊居，而且偏偏要在這個時候。

以後，我再沒有見過她一次，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八年過去了，而一個溫靜的美麗的少女永遠深深刻印在我心上，我祇有一點遺憾，懊憾于失去了那最後的一面而那句「你爲什麼不早點寫這封信呢？」卻成了永恒的識語了。

（完）



尤侗新嫁娘詞

清尤悔庵侗有新嫁娘詞，調寄西江月云：

月下雲翹早卸；
燈前羅帳眠遲。
今宵猶是女孩兒，
明日居然娘子——
小婢偷翻翠被，
新郎初試蛾眉；
最憐粧罷見人時，
盡道一聲『恭喜』！

此詞新雋，傳誦人口。聞尤少時嘗爲遊戲文章，流傳禁中，世祖見之，嘆爲『眞才子』筆墨；後入翰林，聖祖稱之爲『老名士』。今讀其所作新嫁娘詞，知其才子名士之稱爲不虛矣。

唐明皇嫁情郎詞

堅瓠集五集卷二『嫁娶謔詞』則云：『康熙壬申仲冬，訛傳采選秀女，邑中愚民，紛然嫁娶，花轎盈衙，鼓吹聒耳。爲憶唐明皇詞選云：

『莫倚傾國貌，
『嫁個有情郎；
『彼此當年少，
『休負好風光！』

十三娘與三十九郎

霍小玉傳有云：『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一娘，故薛蒼駙禹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此外又有以十三娘與三十九郎爲名者，如孫光憲『北夢瑣言』云：『荊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愛一妓，爲其父母奪予諸葛殷。李悵恨不已，偶話於荊十三娘；荊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報仇。』

張小脚與顧大脚

余懷澹心『板橋雜記』有兩則云：

『張元清纖腰踽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脚。』

『顧喜一名小喜，體態豐華，趺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

嚴嵩家之女靴鞋與裹脚布

天水冰山錄一卷，分宜嚴嵩氏籍沒之册。册上載有『各色女靴七十雙，共估價銀十兩零五錢；女鞋一千八百雙，共估價銀五十四兩；裹脚布八十五雙，共估價銀二兩五錢五分。』

三寸羅或四寸羅之鞋兒

『聊復集』錄有賀德麟浣溪紗詞，有『穩小弓鞋三寸羅』之句。題注：『劉平叔出家妓八人絕藝，乞詞贈之，脚絕，歌絕，之絕，舞絕。』又讀『詞苑叢談』有云：

『山谷過瀘帥。有官妓盼盼，帥嘗寵之山谷戲以浣溪紗詞贈之云：

『脚上鞋兒四寸羅。』

明錢福繡鞋詩

明錢福有『繡鞋』七律一首云：

『幾日深閨繡得成；
『看來便覺可人情。
『一彎暖玉凌波小，
『兩瓣秋蓮落地輕：
『南陌踏青春有跡，
『西廂立月夜無聲。
『看花又濕蒼苔露，
『曬向寬前趁晚晴。』

『堅瓠集』謂此詩明蘇平作，『平字秉衡，號雪溪道人，景泰天順中，以詩文遊江湖，咏繡鞋詩得名，人目爲蘇繡鞋。蘇詩僅易數字，如一彎暖玉易爲半彎羅襪：秋蓮易金蓮：看花易擷花是。

明張劭睡鞋詩

明張劭有『睡鞋』七律一首云：

『欆減銷金軟勝綿，
『象床斜半試將眠：
『纖纖縫就雲分瓣，
『窄窄兜來月上弦：
『未怯春風吹彩鳳，
『祗愁夜雨濕紅蓮：
『玉郎瞥見心先醉，
『索傍銀燈掌上憐。』

唐張繼再到楓橋詩

唐張繼有『楓橋夜泊』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至今傳誦人口。惜乎張繼之七言詩，傳世者僅此一篇。近讀東邦舊刻古詩集，有張繼『再到楓橋』詩云：

『白髮重來一夢中，
『青山不改舊時容；
『烏啼月落寒山寺，
『欹枕猶聽半夜鐘。』

此爲中土所不傳，亟錄之以實我之隨筆

唐張繼六言所寄詩

筠石山房詩話鈔，錄有明淸各家詩話，中有一則云：『唐張繼所寄詩：京口情人別久，楊州沽客來疎：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張詩今所傳者，惟楓橋夜泊一篇。此六言詩，見皇甫冉集。』

一日本人所言中土纏足之俗

岡千仞作『蘇杭日記』之明翻年，即明治十八年乙酉，亦即淸光緒十一年，又作南粵之行，撰有『粵南日記』行世。有一則言中土婦女纏足之俗，略云：

『三月十七日，二月一日。中土風俗有南北之異。南方小民，多營生舟楫，婦女操勞役，不異男子。中人在美國及南洋各埠者，不知幾十萬，而廣東人居其半。禮重婚葬，競爲無益，不顧失盞：男女之別極嚴。良家婦女，閉居深室，姻戚以外，雖至交人不得見其面。出門乘轎下帷，以避道路窺見。其徘徊街上者，非小民婦女，則良家婢妾。婦女貴足小，生至五六歲，緊束足踋，痛苦流血，而猶不顧。其最小者，大僅三四寸，每步行，爲人所掖。北土不盡然八旗婦女禁纏足。』

時至今日，南中纏足女子，三十以下者已絕無而僅有；北土不盡然，雖小女子，猶見有纖纖之足，此風在窮鄉僻壤爲尤甚。

翻譯小說

斷頭台上的美女

駱海青譯

正和平日一樣，苔賽夫人的店裏擠滿了人。

這是一個當地長官選舉隔日的晚上，美國地拉威州沃禹的一個小村中，一群居民，到她的店裡，圍着火爐，抽着捲煙，作他們慣常的談天，去消磨工餘的時間，幾年來終是如此，不過這天的題目，是講到選舉上去了。

每一個客人，走進店裏，抖着笨重的外衣，搖着滿着雨水的洋傘，絡繹不絕，因爲這天傍晚，起了很大的風，接着就是傾盆大雨，所以從店門裏不時吹進一陣陣尖銳的風。

慈祥的苔賽夫人和她的丈夫，刻意經營着這家店。她接待了一天的買客，這時也有點些累了，看到壁上的掛鐘，剛正是晚上九點，可是這一羣高談闊論的客人，還沒有回去的表示。

別的也沒有什麼異樣，她的眼光看着坐在角落裏，浮着副愁鬱嘴臉的赫金絲，誠摯地對他發着同情的問話：「看你這神情，不知有什麼憂慮？不是病好了麼？」

「這幾天又不對了！」他說。

「爲什麼呢？」她具着一百分同情的發問。

「我也不知爲的什麼會這樣的羸頹，醫生說是胃病，可是吃了他的藥，也沒有什麼效力。」

正說着，店門開處，走進了一個約摸十四歲光景的童子，看見了赫金絲，叫着「羅勃叔叔！」

「好罷，羅倫！」赫金絲應着，面上顯出一些笑容。羅倫的家，就在赫金絲的對門，還有兩個哥哥。他碧綠的眼珠，鬈曲的頭髮和那活潑的體態，的確是令人可愛，將他袋裏的一角錢交給苔賽夫人說着：「媽媽要買一個烘餅，幸虧你們還沒有關門，外面正下着很大的雨呢！」

羅倫去後，苔賽夫人依舊坐在赫金絲的身旁。問着：「近來你的面色不十分好看，也許這悶氣的天有些關係，沒有別的，祇是下雨，你似乎覺得累了，或者你的食品，也不大相宜吧！」

赫金絲帶着疲乏的笑容，回答：「或者是的，不過我倒也不是個外行的廚子，而且梅還不時送東西來。」當他提起他妹妹的名字時，臉上顯出有一些不自然。

終于到了各人必須回家的時刻，談話的聲音，變而爲龐雜的脚步聲，赫金絲也從椅子站了起來，喃喃的說着：「想來也沒有什麼，明天早上一定會好些，喔，這倒忘記了我還需要兩件東西呢，苔賽夫人，你可以等我一下嗎：」

當然於她是絲毫沒有問題，包好了一磅糖，一塊麵包和一些乳酪，收了赫金絲一張十塊錢的鈔票，交還了幾張另碎鈔票和幾個角子。

「晚安，羅勃，請你自己小心一些，明天就在家裏休息一下罷，如果感到寂寞的話，就不妨到這裏來坐坐，一天不去做工，也許沒有什麼問題。」苔賽夫人拍着赫金絲的肩膀，帶着勸慰的口吻說着。

赫金絲說：「當然咯！雖然我終年沒有一天不去做工，可是明天如果還是不大舒服的話準會睡上一天。」

客人們的脚步裏，又加上了一陣的「晚安」，赫金絲也就在這時候告別了。

× × ×

天還是一樣的壞，苔賽夫人因爲頭痛，在家裡休息，整天的沒有到店裏去，晚上丈夫回來，說赫金絲從沒有到來，這是和平常不同的。

再到了明天，苔賽夫人頭痛之外，又受了些寒，而消息仍舊如此。苔賽回來和她說：「今天赫金絲也沒有來過，如果那天晚上他不是那末沒有神氣，我倒也不會在意，你也知道的，他平時總要來一次。還是等到天晚他不來再說，還是現在去看他一下？你也許和我一樣地想：他正睡在床上沒有人去服侍呢。」

苔賽夫人立起身來，說：「還是我去，當然他是病了，否則他一定會告訴我他已經好些的。」

在提籃裏安放着一塊羊肉，幾隻番薯，一盤菠蘿蜜，就向赫金絲所住的兩層的房屋走來，廚房裏下垂的窗幔，益加使苔賽夫人深信赫金絲已經病倒，她不走到裏面去，而向對過卡來夫人「就是赫金絲的妹妹」的家裡進發。

庭園裏有兩個小孩在玩着球，一個約摸十四歲，另外一個，看上去有十六歲光景。

「你的羅勃叔叔在那裏？」苔賽夫人問

「我們不知道，你什麼要問？」是他們的回答。

「因爲星期一的晚上我看他不很舒服，所以來望望他是否已經痊癒。」

這時候，卡來夫人從邊門裡走出來，問着苔賽夫人：「有什麼事情發生嗎？」卡來夫人是一個中年的婦人，可是她那二十年前著名的美貌，還是沒有減[illegible]。

「我猜想終不會吧，不過我是實在有些擔心着羅勃，你可在昨天或今天見他嗎？當我在星期一的晚上遇見時，覺得他非常疲憊，所以我想也許他病了。」苔賽夫人說。

卡來夫人走到了園心裏回答着：「實實在在的告訴你罷，自從星期一的下午到現在，我並沒看見過他，我自己很忙，天又是下着雨，所以沒有出去看他，也許他是不到朋友家裏而沒有通知我，這是常有的事。」

苔賽夫人說：『星期一他就感覺不舒服我想或者現在還睡在床上。」

「那末你看應該怎麼辦呢？」

「我以爲不妨先去打他門的，去看看是不是在家裏。他對我說過，如果身體不覺好些的話，願意不去上工。」

兩個婦人之外，又加了卡來夫人的二十歲的長子霍華，走到了赫金絲家的邊門，霍華試看，知道門是鎖着。

苔賽夫人很堅定的宣布她的意思：「我想他是病了，我們應該查明才對呀！」

卡來夫人辯護着：「他一定不歡喜我們貿然進去的，尤其在他出走的時候，也許他是在新房子裏面發生了意外，霍華，你去看一下再說，我們且在這裏等候一下。」

霍華在路上遇見了自告奮勇的苔賽夫人的兄弟丁格，二個人坐了霍華的街跑車同去，多時等候結果，是獲得了一個反面的回答。

丁格建議去借一架梯子，假使上層的窗沒有鎖上，就可以走進去，幾個人立刻進行卡來夫人的一個兒子，又到鄰居魯易思家裏去請求幫助，魯易思和他的兒子霍來欣然的答應了。

梯子安放就緒以後，下面由丁格支持着，霍華和魯易思就爬了進來，由扶梯走到下面開了邊門，在那裏兩個夫人正等候着，幸虧他們帶着油燈和電筒，所以很便利而迅速。

魯易思經過了一度的搜索，報告着在二層樓上，實在沒有赫金絲的蹤跡，並且繼續的說着：「他是不在起坐間裏，無論如何，再到下面去看看罷！」

門外的兩個婦人，靜靜的等候着，苔賽夫人顯然的有一些焦急了，正在這個時候，魯易思在廚房裏喊了起來：

「我們尋到了，他是睡在地上，他已經被殺了！」

霍華也發着微弱的聲音說着：「快來！快來！隨處都是血跡呀！」

× × ×

同時，魯易思走出了邊門，叫大家去證實赫金絲的確實被殺。還是苔賽夫人的胆子較大，引着卡來夫人等到廚房裏去。赫金絲的屍體，橫臥在屋角的地毯上，足尖對着廚房門口，手上滿染着血跡，頭旁牆上，顯着破碎的樣子。

苔賽夫人堅決的說：「眞是笑話，赫金絲一定不是被暗殺的，也許他是患腦充血而死，他又沒有什麼寃家。」

卡來夫人表示着反對去看他哥哥的屍體只是猶豫着，喃喃的說：「這叫我怎樣忍受呢？」

將大衆意見歸納起來，還是去請一個醫生來觀察一下，於是就由霍華到二哩以外的佛蘭克福去帶來了一個郎醫生。

大油燈下實行了一次詳細的診察，在醫生沉着而帶着憂愁的聲浪裏，說明了赫金絲是被人敲打得連腦殼都凹了進去而死的，並且還被人開了一鎗，其他沒有什麼原因，如腦充血之類，並且說：「你們不是看屋內的形式是經過一次大搗亂的嗎？」

從房屋內的大體上看來，並沒有從外面衝進人來的形跡，並且也沒有留下什麼兇器，門又是鎖着，除非赫金絲是情願的放敵人走進屋子來，那個謀殺者一定是有着鑰匙的。

據郎醫生的斷言，赫金絲是星期一晚上被殺的，那天晚上他曾在苔賽夫人的店裏用十元錢買過幾件東西，而得到他的找頭，但是至今仍在身旁，可見這謀殺的起點，並不是爲了他一些另錢。

離開不遠的信箱上，也留有鮮明的血跡，但在晚上誰又要去開那信箱呢，難道謀殺的目的是爲了要竊取一封重要的信件嗎？

這樁離奇的案子，爲求水落石出起見，就轉到了第拉威州法庭和偵探台格的手中。

經過澈底的搜尋，凶手是沒有着落，很嚴格的詢問了各個鄰居，也絲毫沒有眉目，他們都說沒有聽見過槍聲，就是住在對門的卡來夫人家裏的，也是這樣說。

如果將這件事猜測起，赫金絲在九點鐘左右離開了苔賽夫人的小店，當他走進屋裏俯下身子在點油燈的時候，就被人謀害了，因爲桌子留着的半根火柴，可以推想不是沒有想點燈，便是點着以後，立刻就被熄滅，在油燈裏盛滿着的油，更足以證明這理想的不錯。

那末終究爲了什麼呢，赫金絲的沒有仇敵是大家知道的當台格去詢問卡來夫人時，她含着淚說：「羅勃近年來是做着違法的販酒勾當，所以常和不正當的人來往，門前不時停着陌生的汽車……。」不過話雖如此，

她並不說出什麼線索來，仍舊是無從進行。

台格詢問了一百多個人，大家都沒有將赫金絲的名字和女人的名字雜在一起說，而他簡單的生活，恬淡的性情，溫和的脾氣，更足以斷定他是不會和人家爭鬧的。

不過有一點，倒也值得思到的，也許有有人會屬意他的產業，於是偵探們就詳細的調查，赫金絲生前，的確有一些產業，而在家庭保險公司裏保了二千元的人壽險，是指定卡來夫人和在潘寧文尼亞的兩個姪女接受的，後來除了葬費以外，結果三個人每人只拿到了二百塊錢，如此看來，那末似乎也沒有引成暗殺的可能和價值。

一天一天的過去，還是沒有新的發現，這件案子，請了潘克登國民偵探所的威廉先生來幫助，並且由第拉威州出了五百元的賞格。

威廉先生，並沒有什麼新計劃。除了照常進行之外，消息也隨着報紙上的新聞日漸沉寂，就是提起了這件案子，日久也不能引起第拉威州人們的興奮，警署沒有辦法，祇得在記錄上批了「沒有解決」幾個字。

× × ×

七年已經過去。

在這樣一個時間以後，好像是不會再獲得什麼證據了，不過這件事在台格——偵探——看來，還新鮮得像昨天一般。

在離開沃而瑪九哩的地方，有寶華夫婦倆住着，他們是當地最有名的富翁家，在十二月五日的晚上，兩個人坐着汽車回家，寶華夫人先下車到屋子裏去，寶華先生說：「你先生，我將車子鎖進車房之後，就會來的。」

她走入屋子裏，擦着洋火預備點燈，在那微弱的亮光裡，發現了一個人形憧憬着，使她驚駭得怪叫起來，急忙的跑出了門，但終于是昏倒了，而且左手上受了鎗傷。

他聽見夫人的怪叫，立刻向屋子裏進

發，在園子的正中，只瞥見一個瘦長人影，當他將夫人喚醒，而將傷手包紮好後，看到屋內，知道那個怪人是打破了起坐間的窗子走進來的。除將冰箱裏的東西，已經吃過以外，其他沒有什麼變動。至於那一顆鎗彈，是從她的手袋穿過，而打過了門留在桌子裏的。

台格知道了這件事的發生，立刻就去訪問寶華夫人，她說這個怪人以前從沒有看見過，可是那瘦長的身子，和凹進而顯着凶很樣子的眼睛是一看見就可以認出來的。

台格說：「你所說的人，正和我所知道的一個年青人相彷彿，但我終不信地會做這種事情的。」

台格向各處探問的結果，似乎更加使他相信這件事是羅倫幹的，羅倫就是在那天晚上到吝賽夫人店裏買餅而叫羅勃叔叔的卡來夫人的兒子，因爲他在那出事的下午，曾到過寶華夫婦家裏附近的地段。

到了明天的午後，台格站在卡來夫人家裏的邊門，就是他七年前爲了赫金絲案件站過的地方，同時有梅格門和霍爾，都是警署裏的偵探。

敲門的聲響，帶出了卡來夫人，畢竟年代是有關於人的面貌的，她也顯得衰老了。

「卡來夫人，眞對不起，可否請你找一下羅倫？」台格說。

「羅倫？爲什麼？」

「只是一些小事情罷了，我們有幾個疑問，需要他來解答一下。」

「對不起得很，他不在家裡！」

「那末你是什麼時候看見他的呢？」

「自從昨天早晨以來，沒有看見過他」

「那末他在什麼地方呢？你可以找他一下嗎？」

卡來夫人搖着頭說：「我可不知道，他有時出去一二天，但我想他是就會回來的。」

既然得不到要領，唯一的辦法還是走，于是三人就乘着汽車開去，剛走得不多遠，到了和吝賽夫人的店相距很近的地方，台格突然有所發現而吩咐停止開車，前面是一所紅色的小屋子，但引起他注意的不是屋子，而是屋子面前的兩條狗。

在這兩條狗中，一條比較的長大，在台格眼中看來，是羅倫的所有物，那末羅倫也許會躲在這小屋子裏了。

因爲知道羅倫是有手槍的，三個人也就拿出了手槍來，台格高聲的喊着：「羅倫，我就知道你在裏面，還是快些出來，什麼都已經明白了。」

接着是很長的靜默，一點也沒有聲響。

當台格預備再叫的時候，屋門漸漸的開了，露出了一個少年的身子，正是臆測中的羅倫。很使人驚異的是他一些也沒有抵抗的態度，而很自然的坐到了汽車的復座，隨着汽車向前開行。

台格說：「你現在不必隱瞞，寶華夫人是可以斷定你的，關於這件案子，你還是直截爽快招認的好，但我倒要問你另外一件事，就是七年前你叔叔赫金絲的事情，你可知道？」

「什麼我都知道。」

這一個意想不到的回答，的確使台格有些驚異，因爲那時羅倫還只有十四歲，他怎會知道詳細的情形呢？

× × ×

在汽車開行的十五哩路程中羅倫將七年前的事情，說了出來，正好像展開了戲台上的序幕，這件懸案，又一幕幕的表演出來了。

羅倫說：「在赫金絲叔叔被殺的一個月

前，我就聽到了母親，傑姆和霍華們的計劃，雖然我還祇是十四歲，但我很清楚的記得那天晚上母親叫我到呇賽夫人的店裏去買一個烘餅，其實是要去看一下羅勃叔叔是不是還在店裏，等到我帶了消息告訴了母親時，她便叫我去睡覺，其實我是沒有睡着，只聽見母親和霍華商議，母親說出了殺羅勃叔叔的計劃，並且答應霍華一輛新汽車，如果拿到了羅勃叔的壽險賠欵之後。

他們就出去了，等了好久，他們回到家中，母親在我的床邊說：「什麼都辦好了………。」

台格聽了這件事的縮形，心跳的速度突然的增加，對羅倫說：「照你這樣說，你就等於將你的母親和哥哥，送進牢獄裏去，但你所說的壽險賠欵，你母親祇得到二百元左右，難道這一些就會引起她暗殺的動機嗎？」

羅倫說：「事情斷沒有那末簡單。當我外祖母死去的時候，她將什麼東西都傳給了羅勃叔叔，但是母親認爲是應該被她佔有的於是羅勃叔叔就建議不如將一所房屋拍賣，那末誰肯出價錢，就由誰拿去，不料這所屋子，雖被母親買進，所付的代價，却遠超過房屋的價值，因爲連我們自己的屋子都抵押給人家，這一點劇烈的創痛，使她和年代一般的愈來愈深，終于起了謀殺的念頭…………。」

台格將這件事交給了國家律師葛利恩，他的意思非將卡來夫人和他的兩個兒子關起來不可，雖然時間是已經那末晚。

卡來夫人和傑姆在睡夢中被帶到警署，接着便是霍華從他岳父的家裏被捕獲，他已經是三個小孩子的父親了。

葛利恩先問傑姆，不意他一味的抵賴，只說他並不知道這件事，並且說他母親和哥哥也沒有謀殺的計劃。

葛利恩說：「從那信箱上的血跡看來，除了你們家裏的人，誰會去塗上呢，還是直說的好，抵賴有什麼用處呢？」

只相差一點，他的眼淚便要流出來了，經過了一度的威嚇，在傑姆口中，就說出了謀殺的最重要的一幕。

傑姆說：「母親對於羅勃叔叔的感情，早已有了裂痕，雖然表面上是看不出來，在出事前一個月，就和我們商量，並且拿一輛汽車來做霍華的酬報，羅倫年輕，所以給他知道。

那天的晚上，我們用鑰匙開了羅勃叔叔家裏的門，將我們身子隱藏在廚房裏，等到他從呇賽夫人的店裡回來，正在點燈的時候霍華便用一根三尺長的木棍敲了第一下，羅勃叔叔看見了霍華，想奪門逃去，被母親用力的關住了手掌，祇得退進屋裏而受我們一陣的敲打，直到倒在地下爲止。母親又用一個三磅重的錘子在他的頭上敲了一下，回轉身來叫霍華開鎗，霍華還表示不願意的說：我不要做這個，我愛羅勃叔叔，我不要做這個……可是終敵不過母親的堅持。

事情做完以後，靜靜的走出了羅勃叔叔的家裏，埋去了兇器，燒去了血衣，就一天一天的過去，直到呇賽夫人的到來。……」

判決的那一天，報紙大幅的新聞，觸進了讀者的眼簾，重新引起了七年前熱烈的注意，法庭裏擠滿了人，但眞相既已明白，霍華和傑姆，終不免一死，卡來夫人，雖則她是中年以上的婦女，也不得不上斷頭台去結束她的生命了。

（完）



杜鵑的秘密

兩千年來，都認為杜鵑是一種很神秘的鳥，一般人對於這個有趣的鳥，曾有過很激烈的爭論，現在一般研究杜鵑的學者還分歧着他們的意見，有些人說，杜鵑是先在離開替它撫養幼雛的鳥的鳥窩不遠草地上下蛋，然後用嘴銜着蛋放進那撫養者的窠裡去的，也有人說，它是有時在窠裡生蛋，有時却用嘴把蛋銜進窠裡去的，還有極少數的人，很固執地主張杜鵑是絕不會直接在窠裡生蛋的。

在最早的時候，普通都是相信第一種說法，但是自從張斯先生經過數年功夫在野外仔細地觀察之後，證明許多杜鵑通常是直接在窠裡生蛋，和其他的鳥完全一樣於是第一種說法，就完全被推翻了。

雖然他有很確鑿的發現，但是有些固守舊說的人仍是大加反對，有的人問，杜鵑怎樣可以在那很容易破碎的蘆獻窠裡去生蛋呢？另外有些人說杜鵑的蛋會在鶺鴒及鶯鵐的窠裡找到過，這兩種很小的窠只在一邊有一個很小的進口，杜鵑絕不能進得去，更有少數激烈的批評家，他們以為杜鵑也在窠裡生蛋，也有用嘴銜蛋放進窠裏去的，除非把所有的雌杜鵑，都用照相攝取下來，絕不能使人相信這個新的理論

張斯於刊印杜鵑的秘密一書以後，並攝得一套杜鵑偷卵產卵的活動照片，從照片上完全證實杜鵑先把原來窠裡的蛋偷出一個然後再在窠裡產下自己的蛋，用一幅幔動照片表示出一切詳細的情形，如杜鵑如何到窠裡去，如何偷出原窠裡的蛋，如何自己下蛋在那裡以及最後如何把偷來的蛋藏在嘴裡而飛去，在它自己產蛋時，它已經把要偷的含在嘴裡了。

自從以後，其他的學者也注意到這種杜鵑，而得到幾種奇妙的事實，他們所觀察到的，是每種杜鵑都是直接地在窠裡下蛋，下蛋的窠有六種鳥的鳥窠，樹雲雀，草地雲雀，石雲雀，黃鏈鳥，斑鶺鴒，及蘆歐鳥。

我曾看到一隻杜鵑在籬雀窠的周圍繞飛着，在那個窠裡已有兩個籬雀的蛋，我很清楚的看到，當杜鵑飛到那個窠的時候，它嘴裡確實沒有蛋銜着，可是不滿十秒鐘以後這個窠裏只有一個籬鳥的蛋，而另外的一個是杜鵑的蛋。這是無疑的是它生下來的，杜鵑利用大部份的鳥做它撫育者，是一件很正確的事實，這很足以證明所有的杜鵑都是在窠裡生蛋，而不是用嘴銜着放進去的。

有幾位很細心的自然學家，曾在很小的圓頂的窠裏找到杜鵑的蛋，關於杜鵑生蛋，我曾見過好幾次，每次我都很靠近那個鳥，因此我可以斷定它在這些窠裡生蛋是毫無困難的，它爪攫着，把身體低住窠邊，便把蛋產下，落進入口裡去了，當我們看到窠內有杜鵑的蛋時，那窠的前面或兩旁一定是弄成很紛亂的樣子，這就是很明顯的表示杜鵑會在外面攫着而產過的蛋的有些杜鵑的蛋恰在鳥窠的外面找到，這是足以證明當它想把蛋從入口的地方生下去時失敗了，所以把蛋滾了下來，而留在外面，假使它是用嘴放蛋的話，就是不幸而落了下來，它決不會這樣愚笨地，就讓它留在外面，它一定會拾起來，作再一次的嘗試。

有一次我們把雲雀窠的四圍繞以棘刺及小枝，只在入口的地方留一小洞，使僅足容杜鵑的蛋及嘴，這樣杜鵑若要全身進出，一定要經過極大的困難，這是很有趣的，當我看見杜鵑飛到的時候，它先飛到窠的進口處，就發覺到要穿過這條路是不可能的，在窠的前面是一個平的地位，在那裡它本可以很容易地生蛋，並且生過之後，如果它希望銜起來的話，也很容易的但是它無意去做這些，它只想怎樣才能把蛋產進那窠裡去，它查察到蒙在金雀花樹中的雲雀窠，於是它就開始盡力的去做它應做的工作，它停落在樹頂上，把頭向下，奮勇的穿過那些荊棘，當它這樣飛下去的時候。失落了不少的羽毛，但終於達到了那個窠，我注意到它先拿了一個雲雀的蛋於是向窠移動它的身體，把蛋產下，然後由原路回去。

另外有一個發現，很迂繆地證明這種方法是杜鵑所常常應用的，就是當它未生蛋以前，它一定長時間地停在一個樹枝或一個很適意的棲木上，一點不動地留在那裡，約一小時到六小時的樣子，有時還要長一點，這個時間是相當於別種鳥在將下蛋之前坐在窠裡的時間，等到蛋快要產生時，它就離開它的棲木滑下來，並不飛，用很慢而極小心的動作達那個窠，目的地一經達到，便一點時間也不敢躭誤，先取出一個原有的蛋，同時很快的向窠移動身體，在窠裡生下自己的蛋來，不滿十秒的功夫，全部事情就完成了，於是它就帶了它偷來的飛開接息在一個很舒適的樹枝上把頭向後一轉，就把蛋吞下了，因為它生蛋之前已經費了好幾個鐘點停息在那棲木上，這是它久已想嘗的第一餐飯。

在杜鵑產蛋期內，每隔一天產蛋一次，普通大約可以生五個蛋，但如說它生蛋後就把責任完全推開，把蛋的事情全都忘記了，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假使他

的蛋從窠裏被拿去了，或是被任何方法破壞了，它曾同其他的鳥一樣地另行生蛋，如果我們在它生蛋以後直接就把它拿去，那麼杜鵑在一季裡可以使它生到二十五個蛋，除非看到它所分散的子女，都已很好地被那些不同的養護者飼養着，它是不滿足的，等到這種事實證實了以後，它才心滿意足地和它的伴侶離開這個地方。

關於幼杜鵑的故事，在自然科學上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杜鵑蛋的孵化時期是十三天，最初出殼的雛鳥眼睛是閉着的睡在巢裡，像一小團黑肉，在第一天它並不注意到它巢裡的同伴或其他的蛋，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或是第三天的早上，這個嬰兒就有了驚奇的氣力和本能，它不允許將來要和它爭奪食料的雛鳥或蛋留在巢裡，於是就把巢裡的蛋和雛鳥都毀壞了。

假使那裡是些蛋，它的破壞工作是很容易作的，它拿起一個蛋放在它自己的背上，然後站起來，把蛋從旁邊凜出去，要是小鳥，它的破壞工作，就比較困難些，不過也能很快的完成，記者常常把體較大而力強的別種鳥來試驗幼杜鵑的氣力，有一次在想要攝影的蘆鶯鳥巢裡，發見了一隻幼杜鵑，巢下倒着三個已死的小蘆鶯鳥在鄰近的巢裡有一隻幼蘆嚿鳥，它全身的羽毛都已長成，體積比杜鵑大二倍，幼杜鵑還未睜眼，但是當記者把蘆嚿鳥放到它的巢裡去以後，一個驚奇決鬥就開始了，那幼杜鵑表現它神奇的氣力，在巢裡忙着，直到同伴已被弄在它的背上的時候，它就用它的腳抓住巢的兩邊，更用它的腿上的肌肉，很慢的舉起它的負擔然後張開它那尚未變成翅膀的肉臂，開始上下的動作，同時在劇烈地將身體向上顫動，結果那蘆嚿鳥很可憐的從巢上拋下來了，這個令人詫愕的小鳥，於是踉蹌地回到巢底四週徧察，直到沒有其他對敵存在時，才肯安心地停在那裡休息。

這種食蟲鳥的父母，夏天很辛勤地帶食料到巢裡來，差不多不滿一分鐘就有一次，所以年幼的杜鵑，可以得多量的食物這實在也是很需要的，因爲它是一種生長很快的鳥，十天以後它就穿上一身很好看的羽毛，並且身體也長得比巢來得大了。

再幾天以後，它就開始它的長翼，開始學飛，在養育它們的父母的前面，從這樹枝飛到那樹枝，這個小鳥常常坐在一個優越的地位，有時還可唱一聲古怪的高音的調子，這就引起了一種驚奇的效果，在這區域裡的別種，滿嘴銜着食物去喂孩子的鳥類，如果看到年幼的杜鵑或聽到它那特別的呌聲時，它們就停下來將食物送給它吃，甚至以後再來繼續的供給它。幾年以前有人記載着一個被一對籬雀所撫育的杜鵑被五種不同種的鳥飼育着同時我還知道另一個例子，就是一個年幼的杜鵑有不下十四只雲雀去侍候它。

到後來養父和養母漸漸的捲於跟隨和飼養它們的大孩子，於是它們便離開了養子，讓它自己去發展，不過在這裡有點困難，因爲大多數的幼鳥，當它們離開了巢跟從着父母出去的時候，它們同時會學得怎樣去採集適當的食物，但是幼杜鵑所有的食物，都是別的鳥送給它吃的，現在到了爲維持自己生命而去尋找昆虫時，它覺到若非知道應當到什麼地方去找，是很不容易找到的，結果使它非常飢餓，最後只得改變它的食料而成一個素食的動物了。

有人曾經檢查過十二個菜食不久的杜鵑，在它們的袋裡，，找不到一點昆蟲食料的痕跡，但是最後這些年幼的杜鵑，非常聰明，很能夠適應它們的環境，尋得到昆蟲所藏匿的地方。於是再回復它們原來的食物，五個或八個星期甚至十個星期以後，杜鵑的眞正的父母就帶了這些年幼的孩子們離開了這個地方，開始做一個很長的南方旅行，最後飛到非洲，一年之中它們要在那裡消磨一大部分的時間。

關於這個有趣的鳥尚有許多須要繼續去發現的，不過，對於有些說是它們曾經見到杜鵑用嘴啣它們的蛋觀察者，我們還有說一句話的必要，杜鵑已被證實了爲一個偷蛋的賊，在它沒有生蛋以前它費了許多的時間去找一可以侵占鳥巢，我曾見過它從黃鵐鳥和天靈鳥的巢裡銜取並且吞食原巢裡的蛋，它常帶了它盜來的蛋去尋找一個很舒適的棲木上去吃，如果偶然的觀察是很容易猜它是帶着它自己的蛋的。

許多的觀察者常看到杜鵑嘴裡銜着蛋立在巢上，如果它們的心意中深深地印着舊的理論，它們一定猜想這個是它要把自己的蛋放在這個巢裡的，但是如果切實地去研究一下，我十分相信在每個事實裡它所銜的那個蛋，就是它自己在那個地方生蛋以前從那巢裡偷來的，不過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够用照像機去照出一隻杜鵑用它的嘴去嘗放它們的蛋的照片。

現在我們總括所有的證據，不得不承認過去的自然科學家的絕大的錯誤，專好跟隨前人的說法，而少自已去苦心研究的精神，在近代科學進步的時代，所有的研究者都應該廢除舊有的成見，重新出發去研究，這樣我們才能偵得杜鵑的秘密。

若非照像術的發明和進步，像如此困難的問題，是很難得圓滿解決的。賴此日進不已的科學的幫助，即使那些昔爲家喻戶曉的明哲成語，也可逐一被近代的事實所推翻了。

（完）

科學小品



羅斯福有這力量嗎？

呂曰作

巴爾幹之風雲

—張棣—

青春少女的憧憬

「馮讓閣作」

德國海上封鎖後英國之苦悶

王受作



春天的漫畫家

◀高炳華▶

羅斯福說：「看！我們的軍艦是多麼大呀！」

——石條作——

英之指痛——「內外危機」

•[illegible]•

太太：「下月你們部裏還不加新，那個不和你離婚的。」

——江夏作——

藝術与人物

兩位沉穆的國畫家

徐北汀和賈意園先生

本期介紹的這兩位藝術家，於偶然之中却巧得很。以年齡說，賈先生已經六十二歲了，徐先生則僅僅只有三十四歲；談到思想，賈先生是朝朝暮暮研究佛學並且敲着木魚念經，徐先生呢，不但科學化，而且還正在擔任着一處最高學府文學院的教授。不過在此要介紹的是藝術，既不一定要「藝術以人重」，那麼仍然容一個機會從他們的藝上說起吧！但是這兩位藝術家，都不會自己吹過喇叭去遍嚷社會上人們的耳朶，而社會上一般人也沒有過像對着北斗似的崇拜得至於拱揖。賈先生說：「同時幾個畫畫的朋友，因爲有了土膏店的經理作主顧，一經品題佳士便作上了；念經拜佛佛法是不管這些閒事情的！」徐先生說：「畫畫如打拳，門外漢看來越熱鬧越認爲不得了，講功夫，蹚子應像樣的太極拳，雖不出風頭，也許其中尚不無可取的存在。」是的，因有高超的藝術而享得到盛名的應該重看，有了高超的藝術而未十分享到盛名的，當然也不需要非等待被甚麼人給評定了然後再去拾人的牙慧。

徐北汀先生

徐熹，字北汀　江蘇吳江人，現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現年三十四歲，對人處世非常和氣，所以自故鄉來到北京八年，在這八年之間，和他要好的朋友，不論是藝術界學術界已經很多了，雖然徐先生並不是一位所謂善於交際的人；因爲和氣，便有喜歡和氣的人願意接近他，因爲有誠懇，便有喜歡誠懇的人願意和他接近。近來徐先生由和平門裏搬到崇文門外，除了到學校上課外，値此大好春光中正忙着趕畫那一百多幅準備四月十七日在中央公園水榭開展覽會的展覽品呢。這份展覽品，等到四月十七日開幕以後看吧，或者不能不算奇怪，或者不能不算別致，又或者不能不算可笑？因爲其中的作品的篇幅，大小大不一樣，太相差懸殊了，其中有幅最大的山水畫，竟長達二十二尺，筆力器色，均不是小幅畫的精神可以傳得出；但是想看一看可眞費事，怎麼大的客廳也懸不開，沒法拏到院子裏，院子裏有風，只好看一段捲起一段；最小幅呢，却又小得可憐，扇子股小不小？徐先生的畫比扇子股還小，若不是用玻璃裝着，眞不知被風一吹或者被人一擠會飛到那裏去，使人找不着。

聽說徐先生開畫展，有一個用意以外的最大的意思，他說：「許多人喜歡聽人說誇獎的話，其實，永遠受誇獎，永遠不會進步；但是自己的朋友誰好意思對我們的作品說不好呢？只好拏到公共場所去，在那裏可以給我們一個竊聽的機會，有人說八句不好說兩句好，則我們研究完了那八句，再研究這兩句，等到第二次開畫展時，倒底看看，說壞的是不是增多了？說好的是不是減少了？這是個最大的希望，同時也可以說是目的。」徐先生談到這裏，記者忽然想及有的藝術家專門「自以爲是」，不論比他怎麼漂亮的人批評他，他也要皺一下眉毛說人家「懂甚麼！」按說誰準懂甚麼？誰準不懂甚麼？好像文藝一樣吧？沒有批評，便沒有進步，徐先生接着又說：「起初我最厭煩人家批評，甚至老師指示着說這不好，那不對，我也不佩服，心中老覺他有偏見；因爲沒認那老師（吳觀岱）以前，已經就有好些人找我畫扇面，並且標出價格，兩元一幅，並且居然也非常受人歡迎。有了老師，他說以前須一筆抹殺，一切須重新再起，當時不服氣，現在想來，猶在臉熱！」

徐先生在故鄉江蘇吳江時，從師習畫於無錫人吳觀岱先生，後來即在蘇州創辦白馬畫社，到北京後，又集有愛好文藝者，藝術者，由收藏家陳漢第主持，大家成立了一處伏廬雅集。這種集會，是互相不客氣的批評的，當衆揮毫，當衆塗抹，起初全不好意思後來便習以爲常，徐先生的根基由那時打得最爲牢固，直到今日，一般朋友星流雲散，他仍然到處尋求批評，這是他養成了的性格也是他將來的大成功之基礎。

「畫畫能不分派別爲最好，我們看的是畫看的是藝術，絕不該以人的關係作互相攻擊的目標；比如說，他不是我這一派的人，則我提起這人，不管他的藝術如何，儘可多說幾個狗屁，這是私見，以藝術爲藝術者，絕應戒此。對於藝術，我的老師只告訴了我兩條路子，一個是品行，一個眼光；有好的藝術沒有好的品行，藝術可隨品行下降而無價値。提高眼光尤爲要緊，只知取法於老師，將來或不及老師，無大希望，要緊者，能辨古畫之眞僞好壞，認定眞僞，分別取捨追求眞的，必有所得，反之殆矣！

至於畫稿希望多，亦不如以少中求精之爲愈，因爲古畫並沒有若干幅留傳，標奇立異，也是一般畫家的常情，例如某人專畫馬，某人善畫蛇，於是自己也想一種旁人不能或者沒畫過東西畫一畫，畫出來就算專家事實上也未必然，有了根基，幾筆就可以傳神，並且畫甚麼也是一個樣，固然如唱戲一樣，反串有時可以比本工新鮮，實在反串

也得有根底，古人的畫並不一定張張皆好，所好的他是按着本分，有時畫山水的也能畫一幅花鳥，並不是比山水特別好，好是好在那個不多見上而已。」

以上也是徐先生的話。

我們的理想中，畫畫是一件苦事，苦事應該苦人去苦幹，當了大學教授，不是應該坐在沙發上吸雪茄烟了嗎？然而徐先生不，早晨起得很早，起早爲繪畫，如果說現在他的藝術經過已經十餘年的修養算作成功呢？預祝他的成功一定還有更大的進展吧？若說現在還在正在成功之路上奔呢，那麼徐先生的成功還是必然的。徐先生自已說：「急如星火，圖個名氣，肩上的重擔却負不起來；所以僥倖不了的事，非努力，修養，等到相當的時期不爲功。」

（上爲徐先生近作）

賈意園先生

賈晉，字意園，號毅民，河北宛平人，現年六十二歲，住京市東偏之一隅，與許翔階先生爲鄰，且爲四十餘年的老友，至今朝夕過從，所談多關於繪畫的事。提到老畫家，眞是一天比一天少而且不多有了，誠如某老而且大名畫家在伸嬾腰的時候對請他畫畫的主顧所說：「快八十歲人的光陰，一刻千金，畫呢，是畫一張少一張，也許因爲眼睛不好，也許因爲手腕顫慄，也許因爲精神不痛快，說不定甚麼時候纔可以畫成一幅畫；但是既來找我，就是瞧得起我，所以潤資不能不特別少算，按照二十元錢一方尺吧！」

老年人的光陰，一刻千金，因此，每與老年人相遇，特別在遇到長於藝術老年人的時候，不知怎麼，老像於舊曆年後過那個正月十五似的，覺得値得親近的情緒也多，覺得惜別的情緒同時尤多！賈先生是一位老畫家，正如前面所說，他是沒有自已吹過喇叭的一位老畫家，悄悄的畫了三十多年畫，在三十多年中永遠是自已悄悄的；這兩年加上敬佛念經，這位老畫家更被人們遺忘在一隅深巷之中了。「被人遺忘我偏要提起來。」倒也並不是這個意思。

可貴的是這位老畫家與另一位老畫家抱着有同一的見解，他說：「不管他們是用甚麼方法博得一時的聲望，爲給將來作批評，爲留到後世仍可不朽，作畫的規矩永要始終如一……」不因年老而伸懶腰說精神不好，這也是賈先生的一種長處，越老越讀書，越老越畫畫，唯其是老年的光陰一刻千金，唯其是畫一張少一張，所以他盡量畫，他的意思是能畫一張便多畫一張。其實，「以退爲進」的精神不好，渴望着得一筆酬金而偏要反說一句「權且留下，下不爲例。」的技巧青年人運用，尙不認爲十分困難，何況賈先生呢？但是賈先生談起這些所謂技巧，反倒以爲是有失學品的事。在此，賈先生並談起民初時候一段故事，他說：「彼時北京中國畫學研究會會長金拱北，副會長周肇祥，吾等同人畫會，頗爲興盛，當時有同會會員陳衡恪者，名雖不高，作品則未嘗不超乎一般之上，琉璃廠各南紙店均有寄售之品，價固不高也。一日陳死，外人尙多不知，適其友人某君在旁，乃急馳琉璃廠，凡各南紙店所寄售之陳君作品，皆一概收買完竣，翌日陳衡恪之畫遂增價三倍，陳之友人，因有那一次的投機，至今尙稱小康也。」這是說不論甚麼，求得的容易的東西，便似乎不如難求得的東西好，所以講到畫畫，精神不好則不常畫，不常畫則少，少到幾乎等於沒有，不用說論價値準高三倍，水準準應該高幾倍呢？也只看個人的技巧如何而已。

賈先生曾供職陸軍部，後又在淸河製呢廠供職七年，畫學明代沈石田，龔半千的山水；畫到山水，畫到木石，只要是仿古，他絕對不肯給多加在石塊上一個墨點或者旁的上面一筆旁的甚麼，有人說：「這太受古人的拘束了！」賈先生也曾說過：「不仿古可以，仿古爲甚麼不受人家的拘束？」一幅畫代表着一幅畫的精神，一幅畫的精神代表着一個畫家的個性；可是一個畫家的個性又顯然的被時代的思想給劃了一道鴻溝，——老畫家畢竟是老畫家！

老畫家有時却像個學生似的，每畫一幅畫必要高高的把它懸掛在牆壁上，有朋友來時，一筆一筆的用心研究，沒有朋友的時候念經之餘自已默然的一筆一筆的推敲，有一天正午，賈先生正在吃炸醬麵，吃到中間，忽然像想起甚麼事來，忙着離開了飯棹，跑到書齋摸出枝筆，對着一幅未完的山水就塗抹起來，足見這興趣是如何的高了。

賈先生有很好的學識，字寫得也很好，現在賦閑，不久之前，他還在作着一重朱門內的家庭教師的事情。事情的收入本來很可觀，但是他不再往下作了，原因是因爲那家的老先生逝世後，其餘的少爺們常有「你拿我的工資，須要給我作工」的態度露出來，士可殺不可辱，意義就在這地方。有事作可以吃洋白麵，倔強性格的人一心認準了窩窩頭好吃，那也是一件沒法子的事。

「天天畫，天天沒有一幅剩到家中，被那個朋友拏去了？一時也記不淸楚！古人的畫，古人自已並沒有賣過錢，我們不及古人，以自已的畫想盡了方法賣錢化用，一視古人未免覺得太慚愧了！實在呢，這話是說我自已，好些成名的畫家，都是先些年連太太都帶着一起天天到我家來玩的，人家的發達完全發達在賣畫上，人家的主顧是士官店的大經理，我的崇拜者是淸燈古佛，志趣日疏，環環日疏，已往的朋友，到在今日，不啻相轄的路人，一起研究畫畫，不過是記憶上的一件事耳。」賈先生自已說完了的話，似乎又覺得多餘說，其實有情有理，誰的朋友不是愈親愈密，愈遠愈疏呢？只要有一個的環境原來是由不好而好起來的！

老畫家悄悄的畫畫，耿耿的對朋友，淡淡的由朱門退出來，冷冷的對着古佛念經！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古人把同情已經給了您了。

（記者）



賈先生近作

國際

母與子

J·奧佛拉赫德作
劉針譯

天雖才五點，太陽卻已落下去了，黃昏非常恬靜，像所有的春日的黃昏一樣，這時，鳥兒們正還沒有自鳴着去睡；或者是在講着牀邊的故事了。全村幽靜無聲。男人們白天播完種都去整夜打魚。女人們也到巖石間小用里擠牛奶去了。

伯麗紀得，紀爾獨自在茅屋里等着她的小孩子放學回家。他現在晚回一個鐘點了，因為才九歲，她對他非常小心，尤其還因為他是她的獨生子，還因為他是個野孩子，總逃學去學壞，要不禮拜就去釣鱸魚，或跑村莊上的大山巖上去疊「石堡」玩。她自語，他一進門就給他頓毒打毒罵，但同時她又因焦慮而心跳着，聽見一種響聲就驚跳起來，奔向門外，朝下看看那崎嶇的道路，現在，那道上已在暮色中昏暗下來了。一個孩子會遇到這樣多的事呵。

他的晚飯，乾魚和烤山芋在爐內火邊的裝灰上暖着，桌上是一個碟，一把刀子和一隻滿盛着酪漿的杯子。

她終於聽見遙遠的學生們的歡叫聲，她奔出去看見那些小身體並沒有沿路胡跑來，而手拿小帽穿過岩石左邊去了。

「謝上帝，」她說，後來她又想起她是很生氣的呢。她急忙拿到一根小柳桿，坐在門內一隻椅上等她的小史提芬。

他慢斯條理地走進院裏，在菜園的石牆不遠走着，左手挾着他的書包，右手拿着小帽是個紅腮的瘦孩子，穿着一件藍色的厚羊毛衫和一件織得很密剛齊到膝上的粗毛布褲。他光着脚，脚上抹着許多濕泥。他的臉上抹着汗，大而柔和的藍眼因害怕而由臉上突出着。他知道他的母親要生氣的。

他終於走到門前，低下頭走進廚房來。母親馬上跳起來抓住他的肩膀。孩子痛叫，擲下書包和帽子依在她的圍裙裏了。母親舉起柳桿來要打，但一朝下看見那抖戰着的孩子，她也不禁抖戰，擲下那柳桿。她停下來，她扶起孩子，吻他眼中含淚地與他同哭。

「你將來不定要出點什麼是非呢？上帝救救我們吧，我沒有勇氣打你，而你儘胡鬧傷我的心。」

孩子把頭藏在母親懷裏，哽咽了。

「去，」她把她推開說，「吃晚飯去吧。你父親明天早晨要飽打你一頓的。我平常總饒恕你，求他也別打你，但這回我是不給你求情的。你傷了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碎了。這兒來吃飯吧。」

她把晚飯放在碟上，拉孩子坐在椅中。他哽咽着坐下，但立刻用袖口擦擦兩眼，大嚼起來。他的臉上漸漸顯出和歡之色，在椅上也活動了，他命自己更快適着，在飽餐的快慰中忘去一切對於母親的及對於明天早晨要挨打的恐怖。母親坐在門口寞寞地織補着，慈愛地由黑色的長睫毛下瞧着他。

現在，她的怒氣全消，她反對她丈夫的實子的責任，覺得是快樂的。她雖然想問問史提芬方才究竟是幹什麼去了，但她希望自己還是威嚴點，因此她緘默着。然而，她終於還是得說出來。

「史提芬，你到底在外面留戀什麼了？」她溫柔地說。

史提芬喝了最後一口酪漿手拿着杯子轉過身來。

「我們在米齊爾的田里打球了，」他興奮地說「後來，紅毛兒米齊爾追來，把我們趕出他的田。於是我們跑了老遠的道；噢，老遠老遠的山巖上我以前連去過都沒去過呵。」

「我不是總告訴你不叫你上別人的田里打球去嗎？」

「呵，母親，不是我領頭去的，他們別的孩子都叫我去，我若不去他們就說我害怕，而父親說事事是不須害怕的。」

「是呀，你聽你父親的話，就不聽你母親的話，到你母親這兒的就全是麻煩事。你若跑在山石上扭傷脚踝那可怎麼辦是好呵？」

於是，她把圍裙在眼上擦去一滴淚。

史提芬離開椅子，來到她面前，用他的胳臂鉤着她的脖頸。

「母親，」他說，「您若告訴父親我是在紅毛兒米齊爾的田里打球來晚了，我就告訴您在峻嶺上所看見的東西。」

「我不管這事，」她說。

「告訴吧，母親，」他說。「我下次再也不晚回來了，再也不了，再也不了，再也不了呵。」

「好吧；親愛的孩子，你究竟看見什麼了。」

她坐在她身旁門坎上，回想地看着外面的天，他的眼變得大而奇幻，他的臉為一種神秘的奇異的表情所佔據了。

「我看見一匹黑色的大馬，」他說，「跑在我們上頭的天空中，但除開我，他們誰也沒有看見，而我也沒有告訴他們。那馬有七隻尾巴，三隻頭，牠的肚子那樣大，足能把我們的馬給裝在里邊。我用我的兩隻眼看見的牠。母親，牠被我看見了。後來，牠飛奔，老遠老 遠地飛奔而去了。母親，我所看見的不是一個很大的東西嗎？」

「是的，親愛的孩子，」她幻想地說，看着外面的天，用溫柔的兩眼意識着一種東西。一切在沉寂着。後來，史提芬又毫不看她地說。

「母親，您真不給告訴我回晚了嗎？」

「不，親愛的，我不給你告訴的。」

「憑心說您真不告訴嗎」

「別出聲！孩子。聽這些鳥兒。牠們都唱了。我真不給你告訴的。聽這些美麗的小鳥兒叫吧。」

他們都寞寞地坐着，他們母子倆靜聽着，夢想着。完

信

瑞士Misshedin著
林火譯

(續上期)

當蚊子要刺你的血了，它也嗡嗡營營着走近你來。蒼蠅要吮你的血了，它也嗡嗡營營地走近你來，由它們這嗡嗡營營的聲音，你就可以了解它們的欲望的所在。這時，你噴起「蠅必立死」來，或拿起拍子來，那麼當它們走近你來的時候，你就可以一網把他們打盡了，如果，你沒有解剖它們的聲音的工具，那你就要受它們的害了，它們不但刺吮你的血液使你的皮膚發腫，並且還要尋覓你的創口，在那上面種上一些毒菌，使你的皮肉發臢，潰臭，來證明你自已根本就是怎樣的一個壞蛋！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你有這種耳朵與眼睛嗎？我有這種耳朵與眼睛



嗎？沒有的！我們都沒有啊！現在我們正是「坐以待斃」！你想可怕不?!

武裝起來吧！武裝我們的腦袋與手與！

拿起我們的投槍，走上這宇宙的戰場。向着那些魔鬼的心，正正地衝過去！在沒有握住最後的勝利之前，我們絕不要放下我們的兵器，在沒有把熱血流到最後的一滴的時候，我們也絕不能停止我們的呼喊！朋友，我們一同走上戰場，爲看人類的永久的幸福而鬥爭！用我們的血淚，去揣翻那些魔鬼的臉譜使他們也看看自己的面目的猙獰，使他們看看自己魔袋的重量，是不是就是壓折了他們的腰脊骨，這是一種『雙管齊下』的戰略，只有這樣，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朋友，我們不應該再沉默了，因爲有一條崎嶇坎坷的路正待我們去開拓。最後，我還要告訴你，路，所謂路就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呀！

草此，祝福你

(完)

奇緣

Partes.J.W作
周 俠 譯

碧水青山沉靜了白特兒的心，他生在一個山園水饒的小村莊裏他因此他幼時就過着山厓水濱的生涯，他父親是一個聰明少年的工匠，他母親卻是一個多才的女教員，據說因爲他父親善於佈置園林和巧妙的建設不數年而積蓄下許多錢財，他父親幼時就失掉了父母寄居在本村裏一個富翁家裡作牧童，每當他把羊趕到山坡上吃草的時候，他就出神地看着遠山近水，同時拿堅硬的草塞在地上畫着村落茅舍，或者用許多花草和石塊疊起小城堡他長大時就作了工匠的首領，他率領許多工人給某紳士建築了一所園林式的住宅，這所住住宅的美，不是在金碧輝煌的豪華，而是在微微的小草和點點黃花的幽妙，一處處都會使您迷戀，一點點都會使你欣幹，因爲這個工匠的藝術遠近莫不知名，凡是建欲高貴宅第者都來請他，所以他不到十年的工夫，他積蓄了很多錢，於是他也自己買了一塊地連建築了一所小園圃式的住宅，這所住宅完成以後正是白特兒母親的妙齡。

禮拜天的上午白特兒的外祖帶着白特兒的母親（威娜）去赴禮拜日的聚會，經過這工匠的住宅前邊，這時白特兒正在院中種植他所喜歡的花木，在矮矮的園牆外，威娜看見了這年青工匠，他是多麼英俊而瀟灑的少年!!儀容溫存，態度翩翩，眞是個世上稀有的美少年，威娜是全村最美麗的少女並且富有學識，她看見這個少年工匠以後，她愛上了他，在這天緣恩配之下，他們的神魂吻結了。

白特兒的外祖，因不滿意他的愛女嫁給一個工人，幾乎父女斷絕關係，威娜不顧一切的，和這少年工匠結婚了，他們就住在這所園野式的小院落裏，每天他倆高高興興的種稻種菜，有時到河邊釣魚，閒暇的時候，他們或唱歌或跳舞，蜜融融的家庭，眞乃是神仙眷屬，沒有城市的繁囂，也沒有利祿的相爭，悠悠然蜜渡着他們這世外桃源的生活。

在他們 結婚 第二年 的春天，白特兒降生了，當他出生三年的秋天晚上，在一陣大風中白特兒失踪了，不知颳到什麼地方去了，或者死了，威娜失却了愛子以後，神魂失常，心痛得幾乎要瘋，經她丈夫百般的慰藉她才慢慢減少她的痛哭和狂愁。

大風挾帶着白特兒來到這人烟寂靜的小島上，這島上只有一個白髮龍鍾的老叟，和一個忠心的僕人，白特兒就在老首撫養之下長大了（白特兒以爲這老叟是他的父親）白特兒在山厓水濱或揀石子或拾貝殼過他自由的小天地。這個忠誠的僕人武藝精通，白特兒每天和他學些技術，，不久白特兒的才技精熟。

某天的晚上，狂風大作，白浪滔天，幾天的工夫，這個小島，幾乎被水吞蝕了，白特兒背着撫養他的老叟爬上一棵高大的楓樹上，過了數日鳥雀式的生活，所幸不久風平浪息他們又得舊日的安居了。

有一天白特兒獨自在山上遊巡的時候，聽見隱隱的呻吟聲，他慢慢的往上尋找，遠遠的看見一棵樹下有個蠕蠕欲動的形體，他悄悄的往前探去，原來是一個被水淹的少女，白特兒自從到這島上以後，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女人，當他看見這個長髮的女郎時，他以爲她是個怪東西，但是他很憐愛她的受傷，他輕輕的撫起她，撫起她回到自己的小臥房，給她吃了東西，洗了臉。「呀！多麼美麗的安其兒!!她是從那兒來的?!」老叟進白特兒房時這樣的問着。「歐!!!我親愛的父親！她是山上的呻吟者，她受水傷了，她太餓了，我給她東西吃。」白特兒這樣回答着。

「呵！上帝賜給你們的恩緣，你們應該好好的愛起來」，老叟溫存的這樣囑咐着。說完讓他們互相吻着手。（這個女郎名爲威琳）白特兒和威琳每天過着人間天上美蜜生活，愛性的狂潮冲破了他倆的心，他們常常蜜談擁 吻在花 晨月 夕之下。

威琳的嬌聲柔語，明眸皓齒美麗的動人魂魄，她除去美麗超常以外，還精通各國文學，因此白特兒常和她學各種的文字，白特兒更是個聰明多才的美少年，因爲他常和撫養他的老叟讀他本國書，同時又跟着僕人學的一身精深的武藝，白特兒和威琳眞是天給的奇遇。

不久羅馬與華沙鬧大戰，老叟以爲趁着國家干戈之秋正是白特兒大顯身手的機會，于是率領着白特兒威琳和僕人重行到陸地上，參加戰征，這時國戰不利，幾乎全軍盡沒，但是自從白特兒參加戰征以後國勢大勝，鞏定國基，因此國家大封功臣，白特兒少年，來到國王的面前，「有功的少年！前來領取你的功賞，」白特兒叩首致謝，國王又吩咐說：我有件憂心的事情，請你給我設法。——我的女兒威琳失踪好久了，你能給我 找到 嗎？如能，把我的王位，讓你，王又這樣吩咐着，白特兒立刻叫出他的妻子威琳來到國王的面前，「歐！我親愛的女兒！威琳」國王快樂的喊起來，並且吻抱着他的女兒，「白特兒！是我的丈夫！他是救了我水淹後的恩人，他救了我的生命」，威琳如此告訴他的父親。這時旁邊一位功臣急忙跑過來，抱住白特兒，喊着！我的愛子！白特兒！丟連十幾年的愛子，現在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感謝上帝的恩重！」快樂的聲音冲破了華沙鋼的宮殿。于是國王就命令威琳和白特兒結婚了白特兒從此就繼續他岳父的王位。

——完——

詩云子曰

讀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

——劉雁聲——

明皇與玉環之一樁公案，乃千古絕情，而勞千古文人爲之以文字寫照。復又見離世變化之故事，幾乎滿數說部。有爲李三郎謳述其情可假者，有爲太眞作誅心之論者，其說不一，要之三郎旣鄭寵於楊氏，復有胡兒入宮之擧，爲之攪亂空幃，玉環作祟，馬嵬一役，雖珠沈玉碎，亦無能贖其命裡孽媧也。且夫帳中賜盒，窗前窺浴，梅妃廿貶東樓，虢國新承雨露，唐世綺麗風光，足資壓倒一切矣。玉環之色媚人，玉環之心惑主，唐世傾覆，有由來耳。肅宗復位，漸近晚唐，千古文人爲之傷心淚落者，殆爲此也。樂天一歌，歌成長恨，霓裳一奏，奏出陽關，艷事出於筆下，所謂「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再所謂「楊家有女初長成，一朝選在君王側。」是駱賓王檄中語可以借用於此處，乃即「狐媚偏能惑主」之謂也。

長恨歌所傳，字句旣美，意態復艷。「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此十四字斷定玉環之罪狀，復將明皇之罪案定出，可謂筆底有千軍。「春寒賜浴華清池」一段描寫，穠艷穠香，讀之心折。

樂天此作，當爲千古絕品。而陳鴻之長恨歌傳一文，亦頗明練鮮麗。傳中所謂「明皇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是可知玉環未入宮前，明皇之苦悶爲如何也。洎乎太眞定情，乃「冶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於是「與上行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曁後宮才人樂府伎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此蓋長恨歌中之「六宮粉黛無顏色」一語也。論其人品，則「非徒殊艷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玉環之罪案至是大定，宜乎有「請以貴妃塞天下怒」之請也。

玉環事蹟，譜之最著者，以淸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爲最上。其名蓋取諸長恨歌之末，「七月七日長生殿」一句。當時有霓裳一曲，不僅李謩旣善而偷學之。千載而後，此「長生殿」一曲，蓋包括無遺也。晚窗每暇，捧之而讀，覺其所敘，具有香花紛乘之妙。知其意乃在曲文之外也。

洪昉思，名昇，號稗村，淸錢塘人。康熙上舍生，工樂府，名滿京洛。所譜長生殿傳奇，都五十折。自「定情」起，至「重圓」止，大部均遵長恨歌所敘事蹟。其中「定情」，「春睡」，「製譜」「偷曲」，「絮閣」，「窺浴」，「密誓」，「鸞變」，「埋玉」，「聞鈴」，「哭像」，「彈詞」，等尤膾炙人口，比之天樂一歌，無少屈也。

「定情」一折中，綺麗風光，無限春思，描寫玉環初承恩寵，羞澀萬端。其「念奴嬌序」一段，乃明皇暗讚玉環，玉環復答以詞。明皇所歌不錄，玉環所歌如次：

「蒙獎，沉吟半晌，怕庸姿下體，不堪陪從椒房，受寵承恩，一霎裏身判人間天上。須彷，馮嫽當熊，班姬辭輦，永持彤管侍君傍。惟願恩情美滿，地久天長。」

賜盒之頃，玉環答以詞云「謝金釵細盒，賜予奉君歡。只恐寒姿消不得，天家雨露團。恰偷覷鳳鸞體蟠，愛殺這雙頭旖旎，兩扇團圞。惟願取情似堅，金釵不單分盒永完

「定情旣畢，再讀「春睡」一折，有明皇暗窺之描寫，如：「欣可後宮新得嬌娃，一日幾𦒍摩挲。試把消帳慢開，龍腦微聞一片美人香和。愛他紅玉一團，壓着鴛衾側臥。…」是將玉環睡態描摹淨盡矣。

以後若「絮閣」，「窺浴」，「密誓」，「埋玉」，「聞鈴」，「哭像」，「看襪」，「彈詞」，等均有可歌可泣之譽，句艷詞，今不見多行矣。總之洪昉思此作乃將玉環事蹟譜入笙歌，宜乎不朽。至於有謂「長生殿」，非洪原作，乃昉思托名者，是又待另篇之考據，非本篇之宜談者也。（完）

清代研經學者深通輿地之學

龔定庵及其詩詞

——硯齋——

清龔自珍瑤人，自號定盦，爲清代學者中之攻於經學者。所遺有「定盦文集」，附古今雜詩及詞選。所爲文皆洞玄秘奧，說理詳徹而要存於精。余手邊嘗置此書，讀其詩詞，如哀梨並剪爽快風生。而就中或有巧妙之句，不禁爲之撫於釋手。宜乎同光之際自成一家也。

清代詩風，隨園衰枚爲之一變，力主性靈，復古遵經，於是雕字刻句之徒，爲之啟手。沈歸愚之選別裁詩，獨遺次回之作，諸家譁然。賴有隨園，始稍存其眞。文則桐城代興，復於正軌。然定盦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通西北輿地，晚年篤學，觀其集中，不少沈博閎奧之文，可知矣。然視諸所製詩詞，則迥若天地，詩則如東坡豪語，耆卿艷媚；詞則直如少游狂賦，白石細俏也。余於定盦之文，愛讀其，「燕昭王求仙臺賦」「說京師翠微山」「說昌平州」，「說天壽山」「說居庸關」，「說張家口」，「與江居士箋」。而尤以，與居江士箋」每讀之不倦也。

「與江居士箋」一文，乃定盦篤佛之所作，文中有「別離已深，達足下督策，棹擧轉多，昏沉不起，至於手數，還信根退，想戲弄之言。自珍久不見有信根，信是何根？根何云信？本來如是而已。何況有退失耶！」此說深入禪關，即色空空色之關秘也。文中於守成不堅，入道不牢之輩，曾陳之，不畏往復之煩。所謂「寢負至今，雖遇聰明貴人，祇宜用一切世法而隨順之。陳餓夫之長呻於九賓鼎食之席則叱矣；愬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詐矣。」前又云「重到京師又三年，還山之志，非不溫縈寤寐間。然不斷汨沒，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爲天下笑矣。」此語蓋皆禪心隔乎泥絮之語足見定盦之如何定其意向之堅也。然其詩詞，則又如梨花杏蕊矣！

定盦集中之詩，分「破戒草」上下卷，觀其名可知爲入禪後而定，然讀其詩亦十九含佛理矣。茲錄其「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一首：

「西山風伯醉不紅，虓如醉虎馳如輪，排闥絕塞忽大至，一夕裂價高千緡。城南有客夜兀兀，不風尙且淒心神。家書前夕至，憶我人海之一鱗，此時慈母擁燈坐，姑倡婦和雙勞人。寒鼓四下夢我至，謂我久不同艱辛。書中隱約不盡道，惚怳懸揣如聞呻。我方九流百氏談讌罷，酒醒烱烱神明眞。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顚躓，詰屈內訟知緣因。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淳。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群公嗔。名高謗作勿自例，願以自訟上慰平生親。縱有噫氣自噴咽，敢學大塊舒輪囷。起書此語燈焰死，奴瑟縮假僵茵。安得眼前可歸竟歸矣，風酥雨膩江南春。」再錄其「女士有客海上者繡大士像而自繡己像禮之又繡平生詩數十篇綴於尾」一首於次：「珠簾翠幙栖嬋娟，不聞中有堅牢仙。美人十五氣英妙，自矜辨慧能通禪。遂挾奇心恣縹渺，別以洸洞搜纏綿。吟詩十九作空語，夙生入夢如龍天。妝成自寫心所悟，宗風窈窕非言詮。維摩昨日扶病過，落花正遶蒲團前。欲寫綺語心未忍，自願結習同無邊。散花未盡勿饒舌，待汝撒手歸來年。」

定盦此詩婉而多禪意，與畫繡可並傳也。又有「美人」一首云：「美人淸妙遺九州，獨居雲外之高樓。春來不學空房怨，但折梨花照暮愁。」此詩讀之泱泱有古意。「空房怨」與「照暮愁」均相思十分之寫照也。

集中有「西郊落花歌」，詩云：「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來但賦傷春詩。西郊車馬一朝盡，定盦先生沽酒來賞之。先生探春人不覺，先生送春人又嗤。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痴。如錢塘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奇龍怪鳳愛漂泊，琴高之鯉何反欲上天爲。玉皇宮中空若洗，三十六界無一靑蛾眉。又如先生之憂患，恍惚怪誕百出難窮期。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維摩卷裏多淸詞。又聞淨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觀想尤神馳，西方淨國未可到，下筆綺語何灕灕！安得樹有不盡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長是落花時」此歌體最古，句最奇。如：「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設想既奇，而繪境亦覺淸艷非凡塵也。

定盦有小遊仙詞十五首今選其若干於此。「玉女窗中梳洗成，隔紗偷眼大分明。侍兒不敢頻頻報，露下瑤階濕姓名。」「珠簾揭處佩環搖，親荷天人語碧霄。別有上淸諸女伴，隔窗了了見文簫。」「粲女蛾眉自尹邢，風鬟霧鬢覺伶俜。捫心半夜請無寐，愧負銀河織女星。」纖麗中自有仙氣，讀之可增道念。又有一首「送南歸者」，其意在言外，可知肥遯之意彌堅。詩云：「布衣三十上書回，揮手東華事可哀。且買靑山且鼾臥，料無富貴逼人來。」夜坐二絕將道念禪心一直說出，玆錄其一：「沈沈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內空。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墮晉賢風。功高拜將成仙外，才盡迴腸盪氣中。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

定盦「破戒草」上下卷均如所引，雖香花供養，亦多仙氣。另有雜詩三百五十首，則少禪意。今引兩首以殿所引詩之部份，下則專講詞矣。詩如：「少年攬轡澄淸意，倦矣應憐縮手時。今日不揮閒涕淚，渡江只怨別蛾眉。」又「不是南天無此花，北肥南瘦二分差，顧移北地燕支社，來問南朝油壁車。」

定盦詞在集中所收者有五種。一爲「無着詞」，二爲，「懷人館詞」，三爲「影事詞」，四爲「小奢摩詞」，五爲「庚子雅詞」，玆於每種詞中引錄一二，以爲欣賞。

定盦詞中以「無着詞」，爲最先，故先引「無着詞」。「無着詞」始名「紅禪詞」凡九十二闋，壬午春選錄四十五首。玆就四十五首中選引四闋。

「夢芙蓉」詠「本意」：「背燈歌鳳枕，見一珠秋弄，水裙鳳鬟。露華無力，飛下珊珊影。又微茫不定，月蝕金波孤迴。小立空塘，怨紅衣半卸，消受夜涼緊。脈脈鴛鴦嗔正，鑷乍蓮房，粉墜驚初醒。香重烟輕，愁絹共幽映。五更魂魄冷，吟斷錦雲休訊，揖佩疑寒更凌波恐濕，塘外曉風陣。」字句之間，是將「夢」字寫明，而暗香逗粉，又直將芙蓉露出矣。

「洞仙歌」：「一梳春月，澹溶溶欲上，鷺尾雲晴碧天掃。正文窗四扇，縹渺華空，晶豔豔，玉女

惲南田題畫詩

劉愚

惲南田，名格，字壽平，號南田老人。初畫山水，得婉媚之氣，水墨淋漓，望之春意蓬勃。見王石谷歎爲出己出，乃改畫花卉，致力於折枝芬芳之間，益見其神。淸宮尙存有南田畫扇數事，皆山水也，蓋爲早年所作，昔于役淸宮，得賞玩惲畫，山木葱蘢可愛，不忍釋手。惜傳世者，皆屬於叢殘零葉者耳。

清常熟張海鵬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重鈔收有「惲南田題畫詩」一種，都一卷，皆南田題名家畫詩也，所爲詩綺麗疏放，兼而有之，然多存南田淳潔淡遠之致。玆介評數首於次：

題王石谷畫四首之一云：「寥落南宗與北宗，天荒今見畫中龍。高雲都入王郎卷，亂覆淸溪八九峯。」又一首云：「繪苑誰稱絕代工，興來搖筆撼崆峒。何如我輩千秋業，萬國驚花閉戶中。」此二詩推崇耕烟之畫，可謂備至。「天荒今見畫中龍」及「興來搖筆撼崆峒，」兩句，十分露出南田之意爲如何也。集中又有題石谷松嵐翠靄兩絕句，頭中自序云：「設色古澹，不爲濃麗，而氣韻自足，此趙吳興神境也。」詩云：「硯北移雲不動塵，花溪啼鳥碧嵐春。於今何處尋黃綺，羨爾空山獨往人」又云：「身在松濤嵐翠間，笑看野馬幾時間。自從封外留眞想，何必寰中有此山。」二詩均寓澹雅推崇之意，在靜淡中將石谷之畫，提高不少。又有一首題石谷「洞壑春深圖。」謂：「設色最沖澹而沈深，浮氣盡歛，不爲絢爛，此成風妙手，非時史所知。」詩云「石壁垂蘿古洞春，奔泉飛瀑下瑤濱。尋幽別有雲深處，不種桃花誤世人。」所謂「不種桃花誤世人」者，大有言外之意以讚石谷也。

集中尙有題石谷畫册五絕五首，題石谷玉峯月夜圖七律一首，詩皆宕遠婉幽，玆併錄於次：

題石谷畫册云：「濕雲凝不散，風定雨初收，嵐翠閉晴合，百道穿飛流。」其二云：「拔地起千仞，側身如可進。都無筆墨痕，但見山光潤。」其三云：「猿鶴聽夜吟，山靈齊起舞，層峯欲斷處，還借白雲補。」其四云：「淸暉滿空豪，翠微澹遠樹，奇想如波濤，墨華若雲霧。曲折細無際，境闢理亦赴，乃見靜者心，積翠春風度。」題石谷玉峯月夜圖」，其自序云：「今秋無月，惟九月十四夜千里無纖雲，最爲皎潔。與石谷子對月吟賞，甚相娛樂。覺此時玉峯園池，爲吾所獨有。支公買山而隱，笑爲多事。坡翁云：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眞名語也。」其詩云：「閒盡秋雲夜景深，靑天碧海一閒身。淸宵半爲離家好，快友能忘作客貧柳影漸疏停北槳，蟾光未滿向西輪。詩成收畫閑林趣，風月知誰是主人。」曲媚幽遠，其意宕遠，可誦之詩也。

——完——

明燈一笑。 幾番攜手處，疊響天邊，寒綠深深帳紗綃。親手采瓊芝，簷玉盤中，添香水，養花還小。見說道，仙家夢都無，便夢也，如烟曉涼欺覺。」此詞有飄飄欲仙之意，而又富於纏綿之致也。以下引「瑤華」一詞，係引「董雙成畫像」一者，其詞云：「雲英嫁了，弄玉歸來，向翠樓瓊戶，虛無萬叠，試問取，金闕西廂何處？容華絕代是王母前頭人數。看紫衣仙佩非耶，漢殿夜涼歸去。 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聲，記否親逢。霞空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間，兒女聰明，倒寫成雙名字。」

此詞語含諷侃，描摹雙成絕色，無以復加。

「無着詞」中尚有「浣溪紗」一首，其詞云：「香霧無情作薄寒，銀燈吹處氣如闌，凭肩人愛夜闌珊。 花語綠窗涼月聽，雲敧文枕晝鬟看。劍聲微戛夢兒難。」是將永夜不寐之思，舖滿紙上也。

「懷人館詞」共九十闋，辛已春日選錄三十二首，茲就三十二首中選三首。

「浪淘沙」（有寄）：「別夢醒天涯，悵恨年華，懷人無奈碧雲遮。我自低迷思錦瑟，誰怨琵琶！小字記休差，年紀些些。蘇州花月是兒家。紫杜紅蘭閒掐偏，何處顏花！」

「湖月」（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懷有賦，時予別杭州蓋十年矣）：「天風吹我，墮湖山一角，果然清麗。曾是東華生小客，回首蒼茫無際。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鄉親蘇小，定應笑我非計。才見一抹斜陽，半隄香草，頓惹清愁起。羅襪音塵何處覓，渺渺予懷孤寄。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兩般春夢，櫓聲蕩入雪水。」

集內尚有「金縷曲」一詞，不再引矣。詞中有「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矣。」可謂絕句。

「影事詞」一卷，原集十九首，辛已春選錄六首，茲錄其「浪淘沙」一詞，詞意並長。可誦之作也。其詞云：「雲外起朱樓，縹渺清幽。笛聲叫破五湖秋，整我圖書三萬軸，同上蘭舟。鏡檻與香篝，雅澹溫柔，替儂好好上簾鈎，湖水湖風涼不管，看汝梳頭。」此詞嫵意極濃，而豪氣又過之。

「小奢摩詞」一卷，本三十三闋，刪存十五首，補入舊作合為二十首。茲引其「浣溪紗」及「卜算子」兩闋：「春倦如雲不自持，起書花葉畏人知，斜陽倭妥繡簾垂。鳳紗恍惚難解恨，鸞期懊惱莫填詞，淚揾紅上海棠枝。」「卜算子」：「曾在曲闌干，曾見紗裙傍花影濛鬆細步回，月底簾鈎上。重到曲闌干，記起人模樣，萬刼千生再見難，小影心頭葬。」此二詞皆重寫情寫意，一枝纍筆，便寫出如此之情況也。

「庚子雛詞」三十一首，茲錄其「鵲橋仙」及「點絳唇」二闋。「昨朝相見，渾如不見，鸚鵡催妝無力：香消茶熟，等多時才鏡檻迴廊一瞥。 今朝不見，勝如重見，庭院暮寒時節，城闉鐙火促歸舟，露簾裏慘紅裙褶」。「點絳唇」，「典卻珠釵，高樓特啓櫻桃宴。江風吹棟，恰喜鯽魚麗 不許偎紅，只許深杯勸，寫三面，推開一扇，故使雛鬟見。」輕而俏，是此詞本色。

定盦文學之貢品，略如此處所論列者。是詞與文不同之處甚明。余愛其詞。每夜讀之不倦。茲於燈火春明之候，略抒己意而書之如右。

（完）

許修直氏墨妙

許修直氏，以藏硯名于時，自號百硯齋主，善書法，其用筆深得鍾王之妙，下即為其近書條幅及對聯，筆力遒勁，飛舞生姿，非有數十年功夫，不克臻此佳妙，用製銅版，公諸同好。

宣南夢憶

番禺沈南野之咳血詩

仲君

番禺沈南野（宗畸），為近代詩人之篤情最深者，惜已歸道山，所遺有「南雅樓詩斑」，「宣南夢憶」等。余獨愛讀其「宣南夢憶」，其間皆南野老人記所眷之詩也。茲綴引數首於此：

「出峽巫雲一片飛，九疑天外影依稀。搓紅掐翠痕猶在，比翼連襟願竟違；枕上壓摔銀鏤盒，風前檢點鬱金衣，可憐彈指經年別，物是人朋夢也非」。

「往事思量在眼前，蕊宮我舊小遊仙。沈檀暗爇初長夜，藹香相假好睡天；髮膩如雲膚似雪，紗輕如水帳如烟。墓來鏡殿鋼屏影，枕上還應有秘篇。」

「一卷黃庭達似僧，聲聲如水露華澄，心無我相將成石，悶怕人知不點燈；十斛珍珠身可許，四條絃索語難憑，誰應但解拈花笑，默叩禪宗總未曾。」

斷句有「別後情蟲初啓蟄，近來腰瘦竟如蜂。」「輕嫁東風防薄倖，誤生南國惹相思。」「苦思玉手調瓊液，曾近纖腰乘錦綈。」此去鳳凰雛得髓。再來蝙蝠已成乾。」「道是有情偏決絕，醒來無夢更蕭條。」「翩躚花蕊名原好，顛頓文園病不堪。」

惡惡齋讀書札記

去晦

檮杌閒評

日前共友遊廠甸，得檮杌閒評五十卷，書明閹魏忠賢事，有繡像，回目亦分爲五十無作者姓氏，前有序：「八韻與八股並重，……我朝乾隆丁丑功令兼以八韻試士，……茲集歷科館課試帖，暨各名人集體不採取彙聚而部列之，搜羅旣富，決擇亦精使閱者如入五都之市，百貨具備，誠爲我朝賦得體中之一大觀，……」云云，下書道光己酉冬月朔，常熟王家相藝齋氏序，案：此序與本書內容，眞係風馬牛，以意推之，或與王氏所序者同時或晚於王氏，因裝訂之誤，而併入也，然以紙墨推之，當係同時也，王家相字藝齋，常熟人，嘉慶進士，擢御史，屢上疏論時事，官至南汝光道，有茗香堂集。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謂：舊學軒筆記云有大本，未見，按：余所購者亦小本也。

卷首附總論一卷，首七言古，次滿江紅三闋，俱言繁華易盡，人生如露，哀忠臣之枉死，憤奸佞之傾軋，次爲似序之散文，歷敘炎漢以來，閹宦擅權之禍變，所能窺見作者撰書之原意者，厥爲七言詩：

「博覽群書尋故典，旁搜野史錄新聞，講談盡合周公禮，褒貶咸遵孔聖文，按捺姦邪尊有道，□揚忠孝削讒人，『零裁錦繡篇篇好，碎剪冰霜字字眞，春夏秋冬排景致，風花雪月按時新，丁當擊玉敲金字，剔透蟠龍綉鳳紋，壯似秋風吹戰鼓，淸如夜雨上松林。』助添豪傑英雄氣，感激忠臣烈士心，美玉良金思巧匠，高山流水待知音。……」

全詩讀文章之美者半之，於此可知作者之消息也。

明淸之爲小說家言者，非爲哀傷己身，卽爲憤世嫉俗，一洗於酸腐，寒乞之相盡露；一洗於偏激，跳踉更兼笑罵，本書作者，以爲文爲之，態度較正也，書中除總論外，亦少偏激語，古之君子，例以擄在妻女許「淫棍」，斷子絕孫許讒慝，書中前半，魏閹直一淫棍後半乃一奸邪，而謂其妻爲貞女，其子乃孝母見義之君子，其識見亦有異於人也。

詩中所謂「零裁錦繡，碎剪冰霜，春夏秋冬排景致，風花雪月按時新」當係指書中之詔語，茲略舉二例概之，若寫忠賢之母侯一娘：

「嫣嫣潤潤，嬝嬝婷婷，不施朱粉，自然體態輕盈，擱御鉛華，生就天姿秀媚，眼含一眶秋水，眉灣兩道春山，慣尋普救西廂月，善解臨邛月下琴。」

若寫秋夜月色：

「淅淅金風漸爽，瀼瀼玉露生涼，高低螢火亂輝煌，四野蛩聲嘹喨 天淡銀河垂地月移樹色蒼茫，數聲碪杵落村莊，澈斷客情旅況。」

且夫以散文爲平話，突加入韻語者，沿習古舊之唱本也，昔時演述古代傳說，故事者，俱爲唱，想亦如盲人荷馬然，可證以「滿村聽唱蔡中郎。」復演進爲語且白且唱，存此型者，平常可見之大八義卽是，再進爲純白，卽散文之小說，中有韻語，仍存唱詞之遺跡耳，另一途，且白且唱，今仍存之者，南有攤簧，中有道情（淮一帶），北有西河大鼓也。惟小說中加韻語以狀人寫物於文體不協，於文氣不串猶其次者，甚而意思相反，感情弗調，如上所舉第二例，乃寫侯一娘單騎夜逃時也，荒郊曠野，覺宿無門之時也，而有「磯聲村莊」，如以此段寫泛寫（實則，此段正泛寫也。）讀者之感情隨隨一娘而荒張焦灼恐懼，加入此段，讀者情感一鬆便洩矣。

閒評之佳處，不在「四時排風景，」而在能反映當時之山東社會而已——故事前半發生在山東臨淸，——如作者心目中之好人——王公子，（侯一娘之恩主。）我們看：

「這個公子，年方二十，新中了鄉魁，爲人十分謙厚，待人和氣，生平律身狷介，全無一點貴介習氣，與雲卿（魏姓，小旦，侯一娘之情人。）相處眞是一團惜玉憐香之意。……」我們再看：

「公子便令家人備馬去接，……只見醜驢（侯一娘之丈夫。）獨坐吃飯，管家道：你婆娘哩，醜驢也不『起身』答道：在裏面哩，管家心裏便不快活道：叫他出來，王老爺府裏叫他哩，醜驢道：做戲麼？管家道：不是，叫他去陪酒哩，醜驢道：要陪酒請小娘去，怎麼叫我們良家婦人陪酒，管家大怒，走上去一個耳巴子，把他打了一跌，抓住頭髮，摜在地下，打了幾拳，又踢了幾脚，醜驢大叫，驚動裏面男女，都出來看，史三認得是王府管家，上前解勸，……一娘上前陪笑道，得罪老爹，他這個瘟鬼，不知人事，望老爹恕罪……。」

「……公子……急急走到廳上，問道：甚麼事，門上道：魏雲卿被人打壞了。……公子道：你莫慌，我替你處這下人，……次早，家人領了帖子去，及至公子起來時，家人同捕衙的差人來回道：地方已打進報單去，捕衙已差了十名快手拿人，侯希分付，公子道：叫他們進來，衆差人叩了頭，公子道：你們不可說我有帖子去說的，這牛三猾詐人也多，叫你本官多取他些不妨，不可輕易放過他，你們也多取他些差錢，……」

這個好人，不像別的書那麼偶像化，頗富人間性的。

全書，確以寫中下級生活爲較好，於畢嗜面之描述亦多可採。若：

「話說侯七官定計哄得鐘萌瘟進北京去了，他們四人（忠賢，客氏，客氏小叔侯七官，客氏婢秋鴻。）依舊打成一路，朝懽暮樂，無所顧忌，黃氏（客氏姑）也略知些風聲，對七官道：你哥才來家幾日，又哄他出去，……你們靴裏襪裏不知幹甚麼事哩，不要弄出事來呀，……進忠（卽忠賢）道：既然知道，我却不好久住了，……秋鴻道：他借的銀子原說不娛你的行期你如今且去向他要，他沒銀子還你，定留你過了年去……黃氏終是個女流，被他幾句話說住了，沒話回，臉漲得通紅，……黃氏道：……沒的錢還人，也該設法留他，……七官道，……沒錢，也說不得受些氣了，……」

「……正是，有錢使得鬼推磨，挪黃氏已是感激進忠不盡，又被他逐日小殷勤，已買通了，不但不禁止他們，且跟在裏打諢湊趣，……侯老回來，黃氏將進忠的恩德，說與侯老知道，……」若：

「……衆花子坐在前門，不敢進去，只等人出來，才得要錢，……可憐他，分外多與他些錢，衆花子還來爭搶，……見進忠沒得吃，反嘲罵他不長進，……誰知衆花子都知他有了錢，便來拉他去吃酒……及到人家盡處，早有衆乞兒在此伺候着他，他要從大路走，衆人都拉他走小路，道：這條路近多哩，咱弟兄們有壺水酒代你餞行，……你一碗，我一碗，把進忠灌得大醉睡倒，衆人動手把他剝得赤條條的，擡起來，向河心裏一掠，……」

閒評，大抵在喜談鬼神因果，全部幾全被迷信空氣。

總之，以其文筆簡淨，尙爲水平線作品，敘事亦不討厭，復不歪曲史實。讀之不討厭，舊小說不討厭，便爲難得矣，故記。

（完）



世界最小的東西

世界上有一部最小的全套聖經，（即新舊二約）它的小甚至於可以放入英國的核桃殼裏，可是地位雖則這樣小，裏面的字蹟，却非常清晰，並沒有絲毫的糢糊。

關於雕刻一項也，有這種可驚的作品，那 Lord 的主禱文，竟有人把它完完全全的刻在縫衣針的頭上，還有英國陳列一個櫻桃核，上面刻有人頭一百二十四個，刻得都是非常的淸白，因此我們雖則單用肉眼去看它，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淸爽。

幾年前，有一個人做了一輛象牙馬車，雕刻得非常精緻，非常週到，但是它體積的小，甚至可以藏在蒼蠅的翼下，同時還有一只象牙的船，也是刻得非常的精密，但是它的體積呢，只要一個蜜蜂的一只翅，便可把它完全遮蓋了。

——完——

中西雜記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鄙人供差駐法國參贊時，嘗聞法外部徵希業股長言：昔年法德戰爭兩國和議告成後，特派孔篤爲駐德國頭等公使。孔篤抵柏林，經辦交涉各事，諸多艱難棘手，茲將其尤爲緊要者補述之。蓋即以賠欵之五千兆方提前付清，俾德軍撤屯爲質者陸續退去也。按照佛郎克佛爾德國大城原約法國末次交欵本在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即同治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也。法國擬欲於前一年之三月即行掃數歸清，在德國雖亟急欲得欵，但法國如此要緊，德方面頗形不喜，蓋深恐法方面重振兵力，羅致財源以圖報復也。而法國財源之豐厚，德國原未料到。兼之培爾福一地，（法德交界）德國在該地盤踞頗以爲愈久愈妙，甚有久假不歸之意，故兩國會議愈久此節愈無把握，因此法國再四陳說申明美意，德國始稍放心應允。但培爾福地方，則仍未議定。故孔公使密奏總統低曼曰此間人意欲不還培爾福之地，前此戰費核算在五千兆方之數，如得永據佔培爾福地方 彼等願將賠欵減讓其五分之一云：事機緊急甚屬顯然，低曼遂密諭孔篤曰一再思維，祇有一法，即希閣下單見德皇面奏曰：皇乃正直人也，我亦然，皇體面人也，我亦然，敢請皇大顯高情，即以培爾福之地還之法國。末又添注云：以上所寫只有爾知天知，天固無所不知即使人不告天，天亦知之云。德皇聞孔篤之言意果爲動，強令武員及畢士馬即行讓出培爾福之地，於是允收提前付清之賠欵，幷以培爾福地交還法國。於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即同治十二年，孔篤畫押於付清賠款之據上，因此而孔篤之家得享榮名至今不朽。是時法外部大臣雷克柴曾嘆曰：孔篤所立功績誰能測其高深哉。及簽押之後一日，國會中聞大消息無不踴躍懽欣，高呼孔篤祝其長壽不置。政府欲表大衆感激之忱，乃贈以頭等寶星一箇，以昭優異。

先姨丈禧公振初直隸刺史，光緒十一年乙酉奉派護送廓爾喀國入貢，使臣入京談及廓爾喀國來降之始末。該國自古不通中國，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烏斯藏即古佛國，今分之爲前後兩藏，自四川打箭鑪地方西行七十二驛乃至前藏，又前行十二驛至後藏，又行十二驛至濟隴，又行三十驛至石宿擋爲後藏之邊地，過石宿擋以西，則抵廓爾喀國矣。前藏有胡二克圖曰達賴喇嘛，相傳爲宗卡布及門高徒世，轉輪爲之，每將死則自言其往生於何處。其弟子如言物色之，得嬰兒即奉以歸，謂之前喇嘛所轉生也，其眞僞不可知，而禪噶爾喀爾喀及內部落各蒙古王貝勒公等皆奉信之不疑，爲佛教大宗。後藏有班禪額爾德尼其名位較之達賴喇嘛稍次之諳蒙古及番人亦崇奉惟謹。此二藏乃古之吐番地，元世祖時有八思巴專爲帝師。明成祖時有哈麻立册爲大寶法王，未嘗待以屬禮也。清文皇帝時，達賴喇嘛知東方有聖人，乃出遣使萬里來朝賀，其後爲厄魯特所刦去。聖祖命皇十四子允禵爲大將軍統兵入藏收復其地，擁達賴喇嘛歸座牀於布達拉以爲綏安蒙古之計。先是有番目頗羅鼐以功封爲王爵，統領兩藏之事，其子朱爾默特[illegible]，遂不復封王，即以藏事統歸達賴及班禪管理，於是以教主而兼國王之事，尤倚中國以爲重。有丹津班珠爾者原係班禪部下之頭人，以罪被黜竄入廓爾喀國中結其喇特本巴珠爾，復以通商事，後藏之人恃班禪勢不與其値，遂相詰怨。其人突入後藏據之，高宗聞之乃命四川總督鄂輝將軍成德統兵勦之，並命理藩院侍郎巴忠通諳番語派爲參軍。巴忠自恃爲朝廷近臣不復爲鄂成二人所統屬，遂自遣番人與廓爾喀講和，約歲納元寶一千錠以贖其地與廓爾喀，欲立券約以爲憑信，時達賴喇嘛以爲不可，巴忠欲速了其局，遂如約而歸。逾年廓爾喀遣頭人索歲幣，達賴喇嘛吝不與，其呈進表文語頗不恭順，復爲駐藏大臣普福匿不以聞，廓爾喀之頭人遂刦藏中頭目瑪爾

袁項城比曹操還狠

袁項城一世英雄，其軼事散見各報章，前聞友人某君談項城醉後露實言一則，頗足以代表本人之性格，某久歷戎行，充北洋系軍閥幕賓垂三十年，所述者或不誣耶。

項城奉旨練新軍，駐驛小站，威風熾赫，一時無二，値大衍壽慶，一般趨炎附勢者咸譁令爲之彩觴稱賀，賓主盡歡，什九玉山頹倒矣，値場上演捉放曹僚屬罔不痛恨曹操之狠毒兇惡，僉曰：「既誤殺呂氏全家又殺呂老丈，前事誤矣尚可恕，後者不可宥也。」頓足漫詬，目眥欲裂，項城乘酣醉大笑指衆曰：「此懦夫之論也，諸君如此姑息焉能圖大事耶？舉大業者，不應計小節，吾獨恨孟德此役失之于太寬弱仁慈耳」舉座愕然，相顧失色，項城繼又曰：「當時孟德何不並陳宮而殺之，果爾則滅口矣，又誰知呂家誰屠戮之者」語畢，又故作悔語曰：「此戲語耳，世上寧有此猿乎？」項城一生均用連環殺法宋騷初被刺，因之株連者有鄭汝成趙智庵，應夔丞洪述祖，武士英，凡與此案者無一倖免，其執論向來若是，然果能掩盡天下耳目歟？某君所述，是否出于彼口，雖不敢臆斷，因與其行相符合，即便僞也，亦非故意羅罔之也。 步

沁以爲質，復構兵入後藏擄掠而歸，駐藏大臣保泰擁兵不救，併欲棄前藏歸，賴達賴喇嘛不肯輕棄重器以免事聞。高宗震怒，巴忠畏罪投河自盡，保泰革職，乃命兩廣總督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爲大將軍，統率索倫吉林及四川陝西諸路兵入討之。其糧餉則命大學士孫士毅主藏東路，駐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濟隴以外則愚齡主之。乾隆五十七年春福康安由青海路進兵，時青草未茂，馬皆瘠疲，糧餉屢絕，運餉布政使某受大學士和珅所指，欲絕其餉，以令其斃。幸賴福康安率軍行走迅速，於四旬即抵前藏，以夏四月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聶拉木進兵總兵諸神保駐兵絨轄一帶以防其抄襲後路。福康安海蘭察兩軍與賊戰於擦木等處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地方轉戰而入。凡賊所侵占後藏各地，盡悉奪復。六月遂入賊境，賊大舉全國之兵來拒，戰於噶多溥地方，福康安軍分前隊爲三令，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爲二令，福康安自統之，復遣護軍統領台斐英阿率軍在木古拉山與賊爭持。福康安率軍由間道直衝賊營，海蘭察率軍繞山賊營之後。福海二軍相合勢共克木城石卡數十處，追至雍雅地方俘其頭人某。成德亦克鐵索橋進至利底地方，又檄諸神保亦至利底，以壯軍威。於是舉國洶懼遣人乞降，福康安曰是緩我兵之計也，弗可聽嚴檄斥之。秋七月裹糧再進，歷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甲爾古拉集木集節處計七百餘里，凡六戰皆捷，所斬獲四五千餘人，追至熱索橋勢如破竹，賊復遣人乞降，福康安遂允其請。賊盡獻所掠瓦寶器等物，令大頭人噶木第馬達特塔巴等齎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高宗鑒其誠乃許受降，八月班師。

中國總稅務赫德英國人，任中國稅務之任五十餘年，常着中國衣服，而不入國籍，仍食本國男爵之俸，亦創例也。而赫德之子名承先，臨裁中國科第之榮，其父乃延聘翰院巨儒督課其子致儒制藝。則承先即能作八股文章試帖詩等，並工小楷，有人見其課稿，則飽滿暢達，居然是好墨卷也，試帖工穩字法端整，絕無草率之處。先緒十九年癸巳恩科鄉試援朝鮮人金簡之例，以內務府旗籍納監應試。執政者徐蔭軒相國諸人以國體攸關，堅不允許，惟此天朝名器，則不可以假人耳。詎知赫德此舉，非以爲榮，而效馬可波羅之故事也。馬可波羅者，義大利國威內薩人。幼時隨父由康士坦丁越士威其斯丹得至蒙古地方，見元世祖於大都，通曉蒙古文及中國文，遂應試得舉，歷仕江浙諸路，朝廷頗極寵任。年老乞假歸國人敬之。以其首通東方之偉人也。至光緒二十年甲午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覃恩承先蒙賞三品銜以道員候選，赫德亦請領誥軸，榮封三代，皆晉秩二品封典矣。

金簡，朝鮮國人，清乾隆朝其女入貢得幸，册封貴嬪，特授金簡爲戶部郎中。簡爲人心思靈巧，手創武英殿中聚珍版程式，頗稱精妙，高宗甚親幸之。簡極感特達之恩。顯世爲臣僕，呈請入內務府旗籍，後官至戶部尙書。其初授都統兼戶部侍郎時，因補服違制乃得處分，高宗諭內閣曰本日召見都統金簡，見其補服以麒麟之尾端繡有小錦雞一隻，怪而問之，則對以奴才以都統而兼戶部侍郎，都統爲武職一品，侍郎爲文職二品，然照例文武兼官，章服當從其尊者，故繡此以表兼綜文武之恩榮耳，章服乃國家大典，豈容任意兒戲。金簡著交部議處。金簡知爲章服違制，悚惶萬狀，當將補服上小錦雞撤去矣。

鄙人前過新加坡時，聞鳳達九總領事言：新哥衣諾亞地方，薜以瀰澤，舟筏不通之處，常有結草舍於木上。該處之人如猿猱木而飛行，絕無步行之人種，棲息其間，此處人種貌酷類猿，腿脚短小，美國人類學家，擬前往探察也。

—歐西獨使—

海外別聞及其他

義大利國之西南有碧斯維火山，與地中海沿岸，臨那布勒海灣。其那布勒地方，爲義大利最殷富之都府也。該地方風景絕佳，而山乃在其東南也，約有十英里之遙。高可四千一百六十一尺，則噴火之口，其對徑有半里許，深可三百五十尺，爲世界上最著名之活火山也。此山往古，本已久熄，自西歷六十三年起，忽大震。其後七十九年復又破裂，其涉辟及希科拉紐兩市皆被燬。嗣後自一千六百三十一年，大噴火燄以來，即屢次火發。又一千九百零五六年夏四五月初旬，地忽大震，山火噴發，數日未熄，則亂石有冲入已際數千尺而後下者，附近該山一帶之市鎮屋舍，悉爲灰燼，死傷之人口牲畜不能勝計。其數十里外之城市道路中，亦積灰沒脛，而熱氣尙逼人矣。義王聞變，立飭水師數千名前往援救被難之人民，而義王偕后亦親詣慰問優加撫恤，爲近世紀來，歐洲中莫大之巨災也。再義屬那布勒地方之商業素稱繁盛，出產極豐，而海灣中所產蛤蠣之屬，尤甚著名，各國亦多垂涎焉。　又義大利之細細利島內有劇烈之火山，數百年前噴火驟熾，黑煙蔽空，紅焰漲地，被燬之市鎮村莊不可勝數，厥狀甚慘。四圍附近人民皆攜負金寶貴重物品，狼狽爭逃，而幸免者甚鮮。內有少年男子二人，獨負異常之寶物，其所負維何，乃爲年老龍鍾之父母也。而竟逃出，至一地方，熱泥不流，綠草豐茂，乃得俱生，人人稱奇。咸謂彼蒼憐其孝心，予以生路，遂名其地曰敬神之野。此二少年，一名阿那比

斯，一名畲賚諾。如阿那比斯等祇知有父母不知有身，此兩孝子在中國亦不能多見，何況歐洲乎！

英國有技匠某，性嗜酒不顧家屬，其長子名多慕年十三四歲，頗能繼父之業，每日所得工資悉以奉母，一家幸免飢寒。其父醉歸恒怒詈，他子俱匿避不敢近，惟多慕則柔聲怡色奉養無違。一日多慕在工場，頭頂石灰而升梯，足滑墮地，脛摔碎則血流如注。舁至其家延醫縫其傷口，母在旁泣涕不止，多慕遂忍痛而言曰：「母勿悲兒須臾即可復原矣」。從容談笑以慰母心，未數日果調理獲痊。彼以失學貧兒能純孝如此尤爲難得。

美國紐約有一蕩子，經其父嚴訓遂棄家遠颺，父連書促之歸而不顧，及父死家人復致書促歸會葬，亦不顧，荏苒數年乃歸。一日檢理其父之書籠見有記其放蕩事者，始大悔淚如雨下，曰「吾自幼與兄弟輩不同受罔極之恩乎，一朝絕裾而去，勞父母倚閭之望吾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嗚呼！吾父一尙息存，悔不遄歸伏罪。」於是與兄弟同心合力振起家聲。大說教家尊特筆之於書，欲天下爲人子者及早孝養，善體親心，毋貽終天之悔云爾。光緒二十一年五月間，智和國京城桑低阿谷賽珍大會慶賀開門之時，忽出一事其事雖小而關繫頗大，則法國總未宣布，良堪詫異。先是此會之布置一切，係法人費銀費時代爲襄助，實屬大有功勞且入賽各物尤以法國爲盛，故當場落成，將次開會時，議定在正門之上，智利旗之旁，特挂懸法旗以昭睦誼之意。未幾法旗懸挂矣，其色已與智旗飄揚相輝映矣。不料開會之晨，法旗已失所在，而代之者竟是德旗，蓋於黑夜中被人掉換，見者大譁。法國會首以爲如此情形，有損法國威望，遂向智利國會首詰問，而智利會首，不特支吾其詞，且仍任德旗之高挂焉。法會首退與同人商議後，遂以所定兩事知會智利國政府，一，各官慶賀開會之時，法國入會之人決不親到，二，法國原議於賽會時，與辦種種盛會（如燈火燈彩等事），今後作爲罷論。此事亦因極有關繫者也，惟法國之駐智利國公使獨輕視之，且不以法人爲然，是晚該公使仍赴會中大宴。猶憶昔年德人與辦盛會用燈彩仿造德京原有之銅牌坊一座，此牌坊寓意本係表彰德國合衆之榮，用所奪法國之銅砲鎔鑄者也。德人曾經柬請法國各項會首與斯盛會，而法國各項會首人等則一概辭謝。

法國古耳比爾執政時，長於理財，嘗謂富國在力農桑，阜物產使人人食力不仰給外國，下令國中決陂澤修道路減地租，賤鹽價禁穀糴外出，廢水陸關稅，定山澤，厲禁招致四方工匠，以教國人，又創概算法製簿册登記，每歲出納奇羸，一覽瞭然，各國皆仿其法。

索拉字雯獮法蘭西國之大文豪也。毋本法國產，父爲義大利國著名機器師，尋遷法京巴黎因而家焉。索拉少時以貧故，爲人傭工，每年工薪不過六百佛郎，嗣不顧乃棄去。然閒居無可存活，不得已復傭於巴黎，大書肆矣。初在發行所，肆主見其讀書篤勤尤留意各種小說，乃延之入編輯所，索拉以是得獲交諸文學大家，從此浸淫典籍，專心著作，每一稿脫，各日報爭羅致之，索拉之名，至是漸顯。後分文壇一席，蓋其學有本原也。索拉所著愛情小說一部，頗極一時之盛，而戲劇詞曲，尤膾炙人口。他如社會小說，影響亦甚偉大，其一般改良風俗之能力，後人咸受其賜，故人雖云亡，追思彌篤。因相率提議欲將索氏靈櫬，移入巴黎之邦戲翁大禮拜寺中陳設。凡著名大人物之有功於社會者，苟得國民同意許可，例得將靈櫬移入寺中供奉，蓋千載不朽之盛舉也。索拉遷入邦戲翁之問題，乃由法國議院議案提議，遂得衆意僉同，照議通過。從此將與天地同壽，實最難得之異數也，其恩榮較之中國人祀賢良祠尤不易也。

——愴夢——

（完）

雜志

家屬稱謂考

馬永霖

大凡人物花草，飛禽，走獸……都有一種名詞用以稱呼之，如貓，狗，菊花，柳樹，老虎，烏鴉等是。人之稱謂上，其名詞更爲繁雜，若「先生」，「老爺」，「小姐」，「太太」之類稱呼，蓋皆有其來源也。鄙人不才。於公餘之暇，搜集材料，考其原本，以供讀者茶餘飯後之消遣，茲先將家屬稱謂簡考錄則如下：

爹爹

陸游避暑漫鈔云：『太后回鑾，上設龍涎沉香燭數十炯，后曰：「爾爹爹每夜嘗設數頁校。」後護 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又四朝見聞錄載。宋高宗稱徽宗曰爹爹。又彭元端宋四六話引陳世崇隨隱漫錄云：太子兩拜問安，又兩拜云，臣某幟守東闈，丞恩此面，近思問學，謹葺韋編，伏遇爹爹皇帝陛下，聖訓尊嚴，師資妙造，是稱父爲爹爹，亦已古矣。

爺爺

宋書王或子珣六歲，讀論語郁郁乎文哉。何尙之戲云曰「可改讀耶耶乎文哉。」以郁與或同音故也，是則稱父爲爺爺之證據。又北人呼祖亦曰爺爺。宋燕門府永靖縣大佛寺內，有石幢，係王世宗建。末六爺爺王安，孃孃劉氏，是稱其大父大母也。並當時有宋爺爺岳爺爺之稱，直以祖尊之矣。

媽

俗呼母爲「媽」。按夷堅老，霍秀才歸土條云：「見去歲亡過，所生媽媽在傍。」指我泣曰：「此是陰府，汝何爲亦來？」又趙氏馨奴條云：辰巳間宅門未開，鄰里呼問之，其男云，鄰舍素諳我家事，須媽媽起來則可。是媽媽之稱，由來已久。

姐姐

姐姐之稱，亦已於宋時見之。按夷堅志，許家女郎條云：「濮六兄好郎獨坐大樹下，問之曰：我非人，鬼耳。」濮曰：「姐姐若是鬼，何月下有影？」又四朝見聞錄云：『宋高祖欲以憲聖吳氏爲后謂之曰：俟姐姐歸當奉行。』此姐姐二字指韋太后也。說文，姐姐之稱，本蜀人呼母之聲，然然亦可稱母爲姐姐矣。

國術見聞錄（二）

少林八卦拳譜

愚　擬

初學八式

五岳朝天垂「乾」，六合舖地錦「坤」，順步衝撐推「離」，拗步斜劈狠「坎」，熊蹲硬靠急「震」，鶴行推宜穩「兌」，橫拘鐵圈攔「巽」，登山探馬準「艮」。

十二形拳總歌

熊距一方百獸遠，獅子躥山把月趕，猿臂輕舒好神拳，馬奔迅速如電閃，餓虎捕食有神威，貓行輕捷多綿軟，鷄腿登開勁如弓，燕剪靈活舞長空，鷹拿一把力透骨，鶴步行來穩又輕，鶉突三勢急而猛，神龍變化妙無窮。

一・鷄　登　金鷄獨立報時鳴，彩鳳奪窩百鳥驚，鳳舞鸞飛雙展翅，金鷄上架急如風，丹鳳朝陽把頭點，野鷄刨粟用腿登，有人學會鷄登步，壓倒五霸共三雄。

二・燕　巧　玉燕穿花快逍遙，燕子抄食水上漂，紫燕斜飛輕且快，翻身展翅顯藏刀，穿簾入戶束身過，乳燕學飛起來高，此形暗寓神行術，輕巧纖妙逞英豪。

三・鷹　拿　大鵬展翅天地小，饑鷹攫食拿燕雀，鷂子入林迅如風，鷹梭穿柳雙探爪，蒼鷹捉兎上下抓，突鶻圈打難逃跑，各中皆有神拿法，擒拿妙法當深曉。

四・鶴　步　鶴步沙灘穩又工，蟲然展翅肋生風，鷺伏鶴行藏進退，鸞飛雲漢唳長空，天際歸來倒伸腿，盤旋妙舞使人驚，神奧全憑伸縮法，學成鶴步自身輕。

五・鶉　撞　玉鳥銜天雲漢飛，燕雀爭食啄如錐，相奔相逐繞圈走，猛衝猛啄有神威，前行三步忽一上，三闖三拍用力推，致勝全依撞力猛，銅墻鐵壁已然摧。

六・熊　膀　老熊掉臂直如鞭，踏臂靡肩勇力堅，拔樹分石神技猛，尋食覓獸山旋旋，忿怒當途蹲身立，瘋狂推倒太行山，熊脂鶴步開合法，動靜隨機我佔先。

七・獅　跳　獅玉擺首群獸忙，躥山趕日力剛强，擧掌拍石如齏粉，翻身戲彩似顛狂，搖鈴抖鎖輾轉擋，震岳摧山鬼神藏，六合神拳借項力九頭錘法最爲良。

八・猴　抓　仙猿出洞定目觀，通臂三拳沒遮攔，扯袖抓肩倒拉鎖，爬竿揉進扯衣衫，白猿獻果高擧起，攀枝偷桃把身翻，忽長忽短通臂法，能縮能伸筋力堅。

九・馬　奔　撞槽妙法少人知，渴馬臨淵轡環低，分鬃野馬攤身進，飛揚踏踝雄豪嘶，順路抖韁隨路去，聳身驟尾將身提，踐雪銜風行神速，左右進退實驚奇。

十・虎　剪　餓虎出山萬獸哀，飛身跳澗逞奇才，攫食剪尾還掀撲，匿跡潛形窺人來，倒步入穴擒也乎，翻行越嶺北矣哉，叱咤一聲春葉落，徘徊徐步秋梅開。

十一・貓行　縮形猛虎司捕鼠，穿行跳踪逞瓏玲，分花逐蝶身巧妙，背月撲影步輕盈，升木如猿捷還速，黑夜行來最英靈，躥房越脊如脫兎，雪地行來不留形。

十二・龍變　雲中現爪舞長空，霧裏翻身抖玉鱗，絞海騰江隨形化，連天極地戲星辰，搖頭擺尾掀潮起，潛形躡跡臥海呻，晦變驚奇盈縮巧，翻轉之技難與倫。

快八式武功　修竹穿雲箭去忙，急提猛按勢猖狂，開山劈壁錘如雨，左劈右砍斧加剛，縱虎伏貓急又快，硬摀硬拔推倒牆，橫刪鐵掌圈攔抱探馬登山昂身勢。

慢八式文功　擧鼎擬神起落運，探海鋪沙要纏提，捏拳收指隨神往，左砍右劈斧慢施，縱體束身開合妙，推山塞海有高低，抱虎擒龍身三疊，摩雲見日技神奇。

六十四式

第一路　抱突冲推硬撞槽，截抽劈碰奪肚高，迎門柳樹倒行人，返背劈錘左右削，分手進便穿心靠，硬拘雙叉海底撈，七星頓肘轉角式，角旋風崩推雙斬腰。

第二路　單提領起劈胸時，雙拔雙摸人難走，裡圈裡扣橫攔肘，外圈外撥硬攔門，沙擲合掌入禪林，肩擔日月雙撑抖，鶴步雙提斜撲蟬，飛提雲起朝陽手。

第三路　劈山抱打掛身靠，走馬提鈴探海錘，七星栽樁分左右，飛行跨海向前推，鶚鵡七星連環炮，撥攔硬打五花樁，掠拘雙拳雙撞猛，穿梭通背急如雷。

第四路　七星勘打連環掌，搖車進步斧劈肩，撥扣奪門托肚手。分宗橫掃鐵門閂，大攔大縱劈心掌，硬挫硬撞裡插拳，撥絲猛進狠撲手，擧鼎朝天大劈山。

第五路　彎弓待虎回身炮，袖裡飛星如意推，獅子搖頭橫行肘，仙人換掌閃光輝，七星作檻冲天炮大燕翻身落壓猛，大敞轆門等敵進，橫冲豎撞下山來。

第六路　遠接近迎悶心掌，似封似閉大群攔，斜行拗進拗梭法，滴水獻花隨膝穿，十字交叉擒擊手，一貫挫絲急連環，隨身入手迎風進，推山探海步沙灘。

第七路　提勤乾坤大撤刪，腰折石人鐵圈攔，螳螂滾背梅花掌，轆轤翻車通背猿，斬馬截膝磨盤式，太行壓頂硬劈山，雙撤雙掠鑽身靠，風捲殘雲硬掙攔。

第八路　飛身拔步手摩雲，五岳朝天飛仙掌，急撲連環虎爬山，白鶴穿雲飛身閃，上使托腮下穿肋，仙人指路眼前幌，肋跨雙球活挾勢，扯袖撥肩身後響。

雪片刀

斜披，中刺，小提摟，下撩，右拋，後托刀，過腹背三拋，上四顧，遮身伏刺，四刀下柱，左風靡，右風靡，飛舞背撥，雙擧廈，虎搖頭，中刺，四刀下柱，上四顧，回頭混拋，貼身滾，身刀，上提下刺，偷步裹胸，順刺，回頭朝陽，左提右拋，斜行五步，前托刀，轉身進步大撩，急步提刺，回頭混拋，蘇秦背劍，斜絲裹腦，回力入鞘。

少林內八式

降龍羅漢力千鈞，擧鼎托天敵萬人（一）伏虎將軍神威廣，拔山擕嶺技精通（二），前衝垂法誰能擋，倒拽九牛勇絕倫（三），立掌斜劈開山斧，撩陰奪肚莫因循（四）熊腔硬靠出蹲蹤，堅撞橫衝少人侵（五）鶴步沙灘推山式，撑持八面任曲伸（六）虎抱龍擊猛更狠，群攔撥如似車輪（七）登山探馬迎風立，起落追隨叱咤嗔（八）少林拳譜終

白[illegible]倡鑲手杖 5

徐舒作　成伯華插圖

綺霞雖然不懂得攝影，但她的心正像攝影家的心一樣，無時無刻不在期待她理想中的目的物到來。

「這兩年來……」她想這兩年來自己的心上實在有點說不出話不出的不如意：裝好底片的鏡箱，瞄準了光圈的鏡頭，唯一憾事却是沒有目的物。一天兩天，一月兩月，甚至於一年兩年已經這麼地過去了，可是她從來不會見到一個可以和她配合的人物。當然，事實決不會這麼絕對的，但她所認爲可以攝入鏡頭的目的物，卻又不願意似地偏偏避開她而不讓她攝入。若說她自身的位置不正確，不容易看到目的物那麼她無論如何不會承認的：因爲她服務在天津最出名的大公司——『××公司，』在天津最熱鬧而最繁華的×街轉角上，整天從她面前經過的人不上一千，也有五百。

事實雖然很殘酷地使她灰心，不斷地給她以失望與憤恨，然而她依舊預備好她的鏡箱，留一個機會給她未來的目的物。每天早上九點還沒有打過，她已經身體擠進糖菓堆中，巧克力，口香糖，太妃糖，棉花糖…堆滿櫃檯上，塞滿在亮厨中，掛滿在絲繩上。櫃檯的一端，過近大門，五月下旬的風，帶着微熱的氣息把路上的人們三三兩兩不斷地吹進門來。絲繩上掛着的一袋袋一串串的糖菓給風吹得飄飄盪盪地，外面的包皮紙也閃動着各種美麗的光彩，似乎在替她引誘顧客。可是走進門來的人，只有少數的母親和孩子們，和似是夫婦，但又不能斷定的青年男女們，肯駐足在她櫃檯邊挑選一兩樣糖菓，其餘的人們好像脚底下的鞋跟都是玻璃質的在塗蠟的地磚上不自主地給滑到綢緞紙烟，文具等部去了。她沒有到過外國，她不是具有多年經驗的售貨員，然而她既然給支配在糖菓的環境裏，却很明白應該把她面前的糖菓，分一點甜蜜給與別人。這原不是她一定要想替公司多做生意，不過爲了鎮天過着沒有幾個人去理睬她的生活，實在太缺少刺激而過分單調，不得不在可能範圍之內，從顧客身上尋求一點消遣。她想，一個人除非有很堅強的自制力，否則決不會樂得和他的口腹作對，看見了糖菓而不想買去吃。最大的原因恐怕她自己的態度太莊嚴了些，在顧客眼中，也許看到她常常不裝笑臉，不輕易說話，而疑心她是女經理，不是女職員了。因此，她決意把態度改變一下，也就是把糖菓四週的空氣改變一下。或許她所期待的目的物，正會因此而給她攝入鏡箱。假使鏡頭下的目的物太多的時候，這一層她也顧慮到的，但她認爲不成問題，恰可以給她一個挑選的機會。

於是，她把右手的食指放到塗着口紅的唇邊，撮起口唇，吹出噓噓的聲音；她的兩只眼珠同時釘在秋文的臉上，裝作叫她走過去的模樣，似乎有什麼秘密事件，要同她們談判。

秋文——綺霞的同事——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團團的臉兒，狹狹的眉毛，逢到說話的時節，口角眉尖便會很合節奏地流露出各種的表情。她頭上的髮兒燙得鬈鬈的貼近耳邊更垂下了環形的長圈兒，直掛到衣襟上。當她聽到噓噓的聲息，髮圈兒立刻顫動了一下，跟着她的頭給移到肩上去了。

「做什麼？」她踏着一雙高跟鞋走到綺霞身旁，手裏捏了一枝鉛筆，輕輕地問着。

「孩子！」綺霞把放在口角的食指直向她額上點過去。

「一點難爲情也不怕，虧你叫得出！」她的頭向右一偏，避過綺霞的指尖，把鉛筆的一端儀在臉上刮着。

「你在寫什麼？」綺霞笑得把一塊手帕摀住了口，湧過了幾層麻紗迸出了這一句問話。

「我在計算今天做了多少錢的生意。」

「算好麼？」

「算好了，正要告訴你，只有十八元三角錢。你呢？」她把鉛筆在空中畫了一個問號。

「還不是和你差不多！」

「我總以爲你做了幾注了不起的生意，所以得意忘形地來取笑我了。」

「我告訴你，說正經話，老是這麼做下去，不轉轉念頭，一輩子也沒有幾次大生意會送上來的。」

「爲什麼？」

「人家站到你櫃檯前面看看這樣，翻翻那樣，你爲什麼綳緊了臉兒，一絲兒沒有笑容，更爲什麼不開口同他們敷衍？」

「那麼你爲什麼不先向人家笑不先向他們說話，一樣樣地做給我看呢？」

「誰會想着過！」

「今天你該是心血來潮，忽然會想到這一點，可惜我不是經理，否則你一定有加薪的希望了。」

「但是老這麼做下去，我們的地位恐怕快要發生動搖了。」

「老實說，我倒不一定喜歡這種位置，但你既然這麼說，只要你樣樣事情肯在前面領導，我總依你便是了。」

從這一天起，綺霞徵得秋文的同意，便坐到過近大門的櫃檯邊，如果有顧客進來而在糖菓部一旁立定脚跟時，她應該去招待他們，秋文坐在綺霞的側面，背向着馬路，面向着店堂，專留心已經入門的顧客，假使他們從別的部份裏走近糖菓一旁立定脚跟時，便歸她去招待，但綺霞應該立刻走過去幫助她。自從她們開始實行她們的計劃以後，綺霞彷彿立刻變成一個捕魚人，她已經撒下了魚網，垂下了釣鈎，靜靜的坐着。在她心目中，對於門外馬路上的觀感，正是一片汪洋的海國：汽車是鯨魚，電車是海蛇，人力車是海馬，至於在馬路上走着的人們，美麗的金魚，雄偉的是鯉魚，販夫走卒是鯔魚。當她看到一位肥胖過甚，臃腫不堪，突肚鼓臂的白俄太太蹣跚走過時，她禁不住在口角露出兩條笑紋，似乎她

在魚網邊發現了一尾河豚魚。

「這是奶油麥芽糖。」

綺霞聽到秋文清脆的答話聲，腦筋立刻指揮她扭轉頭頸，使她的視線脫離門外的人羣而到秋文身旁去。習慣地她覺得一定來了顧客，要買什麼糖菓，所以會聽得秋文說話的聲音。但是她不知道那一個顧客是男性還是女性，要解決這問題當然最要緊的是扭過頭頸去看。

她的眼睛決不會欺騙她，在秋文櫃檯外邊站着的顧客正是一個男性，但無論男性女性，依照她和秋文的互約，她是應該立刻上前去與以幫助，而完成做生意的目的，於是，當笑容在她臉上浮起時，她已經站在秋文一旁了。

「這又是什麼？」那個顧客說綺霞跟着他的手指着玻璃斜口瓶看去。恰是比奶油麥芽糖的價格要貴上兩倍的來路胡桃糖。她想假使能夠售出一磅，這生意就有二元八角錢，但是她也明白這價格並不是和二角錢一串的巧克力糖那麼地動聽，所以她輕輕地把餘質地瓶蓋揭開，抓了一塊來路胡桃糖，放在櫃檯上回答他說，

「是美國胡桃糖。」

秋文正預備辨一辨那個顧客的神色，看他有沒有購買這種胡桃糖的勇氣，但她面前忽然閃過一位身腰瘦細，着了一件銀絲薄紗旗袍的女子。秋文從她肩上看到脚下，最後鈎住她視線的是一雙暗紅色，鵝黃襯裡，透尖露跟的印度緞鞋子。她似乎認識這一雙鞋子，因爲在三樓皮鞋部的玻璃櫃檯中，她曾看見過同樣的一雙，售價是三十八元。

這數字在她的腦膜上浮起時，那雙鞋子早離開了她的視線，在光潔的柚木地板上，絲毫沒有留下一分損迹這時候她所能夠看到的，却是一雙半破爛的男式舊皮鞋，他們的主人正是站在她和綺霞面前的那位顧客。

好像脫光了衣服洗冷水浴，又像天方夜譚中的漁人網到了一頭死驢子，秋文要想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可是綺霞抓在那位所謂顧客面前的五花六花的糖菓早映進了她的眼簾，終於把她一口氣壓平了。

「這些我都不要。」那個顧客始終沒有敢剝開糖面的錫紙，而一嘗滋味，他似乎感到這裏的東西差不多全是超過他購買力，於是很乖巧地對着櫃檯上的糖菓說：「只給我一串二角錢的巧克力糖吧！」

綺霞這時候所感到的失望，當然和秋文是一樣，但她還想憑着她的口才勸那個顧客買一磅胡桃糖，秋文不等她開口，輕輕提起脚尖在綺霞腿上踢了一下，恰巧門外走進了兩個學生裝束的少年，在嚷着要半磅陳皮梅，把幾張角票丟在櫃檯上。綺霞便斂起臉上僅有的一絲笑容走過去了。

三分鐘以後，綺霞和秋文都把顧客打發開了，各人仍舊坐在凳子上默默地等候下一批顧客的降臨。偶然秋文回過頭去，觸着了綺霞的視線，禁不住對她微微地笑一笑。假使他們對於顧客有什麼懊恨的話就在這一刹那間全歸息滅了。

路是人築的，也是供給人走的，但爲什麼人們一天到晚，川流不息地盡在路上熙攘往來呢？綺霞每逢看路上行走着的人們看得煩膩時，獨自會對她自己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來。自然，她沒有想到她每天朝出暮歸也在路上走着，然而她却明白要是路上沒有人走過，她的鏡框將永久攝不到目的物。所以任憑她看的不耐煩，還是非繼續看下去不可。

百貨公司上半天的生意大概總是清淡的，尤其是九點到十點的一個時間，因此馬路上的風景線從這家百貨公司拉開大門起，便像映活動畫一般地展開在綺霞眼前。在馬路上行走着的人們雖然今天的和昨天的不同，但在她習慣的留意之下，她已經認識了幾個每天逃不過她視線的人物，最使她感到興趣的是一個商人模樣，坐了一輛包車的瘦男子，他的身旁老是攤着一條狗另一個是衣履樸實，不施脂粉的步行女子，腋下常常挾着一個整齊的紙包。這兩人在每天九點鐘到十點鐘的時候，除非大風雨，一定會先後相向地經過這家百貨公司。

——夏節到了，某一個早晨綺霞第三度看到枇杷，檇李一簍簍地從門外送到進貨間去，黃色的枇杷，紫色的檇李，都包含着美麗的胭脂色素。她伸直了十個指尖，看一看上面塗着的指甲油，接着偏過頭去看一看秋文頰上的暗紅色胭脂，她覺得枇杷如果和檇李放在一個盆子裏，色調當更加美麗而和諧了；並且，秋文身上一件深綠色旗袍，更使她感到是枇杷和檇李的襯底綠葉的徵象，於是她把秋文的整個身體當作枇杷，檇李和襯底綠葉的綜合，任情地加以欣賞。等到她無意地把頭頸回復原狀時，她的面前已經站着一位顧客。她看到綺霞回轉頭來，便很客氣地對她說：

「早，小姐，請你給我看幾種送禮的盒裝糖菓，最好是漂亮一點的。」說着他把手裏握着的一支籐手杖靠在櫃檯一邊，一伸手在衣袋裏摸出了一只紋銀凸花菸捲匣子。

「請你等一等！」她想這個人倒是有點異出怪樣的，沒來由的開口便叫她小姐。

「這一種不是很好的嗎？」他看綺霞慢慢地在玻璃櫥內捧出兩只綢盒時，似乎不耐煩地把指尖輕輕敲着櫃檯上的玻璃催促她。

「很好，就請你看這櫃檯裡的吧！」她把手裡的盒子放下了，接着便在櫃檯裡面依着他的指點，搬出了十幾盒緞帶包紮的盒裝糖菓。

「就是這幾盒吧！不用揀選的假使你以爲都是上等貨色的話。」說着他把菸捲呼了一口，一鬆手便把餘賸的長長菸頭抛在地上了。

「自然都是好的，要是不合意可以憑發票掉換的。」

「那就是了，請你把每兩盒紮成一包，我們水菓部去買了一點東西再來。」話才說完，他移動脚跟轉身向後走開了，但是他的一支籐手杖，却沒有給他帶去，依然靠在櫃檯一旁。

她的兩只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消失以後，便打開一本發票簿子。把他看好的十幾盒糖菓一一寫上去，

同時她結算貨價的總值是八十幾元錢。他想這麼富麗的糖菓，也許可以斷定是他買去送禮的，因爲看他的模樣似乎不是本地人，並且他說着一口很熟流的北京話，該是很好的證明；還有他匆促而不加選擇的態度，決不是慣買糖菓者的態度。

果然，她的猜測沒有錯誤，當他再在她面前站定時，把頭上的一頂白色呢帽擦在櫃檯上，在口袋裏掏出了一叠卡片，接着翻轉胸口的衣襟，似乎在尋找另外的東西：但是她沒有看見他另外在衣袋裡摸出什麼來。

「小姐，可以不可以借你的鉛筆寫幾個字？」結果他凝視着綺霞手中的鉛筆說。

「自然。是不是寫好地址要我們把這些東西送去？」

「正是，」他微笑而滿意地回答她，「不過要分幾起送去。」

「明白了。」他邊說邊向離開他身旁約有五尺距離的一把椅子上看去，意思是叫他坐到那邊去寫。可是他却沒有能領會，一手抓過她的鉛筆便彎着背脊在卡片上寫起來。他的胸前的棕色領帶拖在櫃檯上，跟着他的動作而顫動着，有時候還可以叫她看到領帶背面的白緞子襯裡。

秋文老是坐着始終不離開櫈子，最初她是懶得走過去幫助綺霞，因爲從她的經驗上，他深信綺霞的能力如果應付一兩個顧客是足够有餘的。現在看她賣出大批糖菓，似乎也感到相當的興奮，儘把幾個指尖撚弄着鬢髮，好像在等候機會要想對綺霞做一個手勢。

但是綺霞似乎不像平日那樣八面玲瓏了。她聚精會神偸偸地瞧着那支鉛筆在卡片上畫出的字樣，看他畢竟會寫出幾個小姐的名字來。可是他的筆下絕對不像他口頭會輕易地稱呼人家小姐，他從第一張寫到第七張一律是寫的先生和夫人。才放下筆，他很快地挺直身體回轉頭向背後望去，水菓部裡的職員已經捧了幾隻玻璃盒子走近了。

「還有這一點東西請你和糖菓支配在一起。」他指了指盒裝的水菓叮囑綺霞說，「卡片也要費神代我縛在包裹上面，你不覺太麻煩嗎？」邊說邊從衣袋裡抽出一疊紙幣預備付款。

「沒有什麼關係。」她隨便回答他一句，伸手接過錢，在發票上疊了兩個數字，正要撳鈴叫人付到收銀櫃上去，他早拾起那頂白色呢帽和手杖大踏步地向大門邊走去了，並且對綺霞點一點頭說：

「謝謝你。」才吐出三個字音他已經站在門外石階上面，揮動着那支手杖，似乎在叫應他的車子。

蹙着眉尖的綺霞，看他踏進車廂以後，她覺得自已略嫌懦怯了一點：爲什麼不叫住他把應該找給他的餘多的貨欵和票帶走？其次，她發覺他有幾張沒有寫完的卡片給遺留在櫃檯上，那上面很清楚地印着「李姜新」三個仿宋字。

第二天的早晨，綺霞照例看到那個擁了一條狗坐在包車上的瘦男子，和挾着一個紙包的少女，先後從店前走過。她想假使這兩個人是等於走馬燈上的轉旋物，那麼她準該是燈心中的紙柱了，因爲轉旋物總是繞着紙柱圈子的。這麼一想，她眼底的風景線便不十分顯明了，憧憬往來的人影，彷彿正像走馬燈般地推動過去。宏亮的汽車喇叭聲，由空氣的震盪而傳播進她的耳膜，接着門外便停下了一輛汽車，這立刻喚醒了她對於李姜新的回憶。很快的她看到車廂中走出了一個人，白呢帽，籐手杖，險一點她要脫口喊出李先生三個字來。

但是理智終於把他的情感遏制住了，她覺得驀然地招呼他無論如何是不妥當的，於是胸口一顆跳動得很厲害的心平靜下來，頰上充滿了的鮮明而飽含着羞澀的紅色漸漸褪落下去：就在這極短的幾十秒鐘以內，她所看見的白呢帽和籐手杖又跟着李姜新鑽進車廂，再經過幾秒鐘，這汽車的影子也沒有了。

輕輕地吐了一口氣，她從身旁的小抽斗裏取出了她的手提袋，掏出一方小鏡子，讓一對眼花繚亂的眸子映在鏡子裏，同時把手帕在額角和鼻子上輕輕抹了一下，彷彿才吃過熱的飲食，徧體出了一陣汗。最後她按一按鬢髮，正要把小鏡子塞進手提袋中去，忽然發覺昨天李姜新所遺下的卡片正夾在粉盒一旁。於是她的腦海頓時變成了攝影機的暗匣一般，狹狹地只够容納那卡片上的三個字，其餘的一切，甚至於相隔不遠的秋文，統給擠出範圍，而引不起她的注意了。她終於藏起手提袋，伸起右手向眼皮上抹過去，使眼簾暫時閉上三兩秒鐘，想試一試擠出估領她整個腦海中的卡片印象；但是當她的手離開眼睛時，白呢帽，籐手杖，和棕色領帶的影子，一樣樣此起彼伏地儘在腦海中擠軋着。

「怎麼不舒服嗎？」秋文慢慢地踱到她身旁說。

「頭痛。」

「不只是頭痛，我曉得！」她的兩只手交互地默在裸露着的手膀上，歪斜了頸項對綺霞微笑着。

「你曉得！」她凝視着秋文說「還有什麼？」

「我看你似乎在思索什麼，對不對？」

「也許是的，兩只手閒着沒事做，思想總是不肯停止的。」

「要不要到我那邊去立一回」

「用不着，等一刻自會好的，這邊那邊反正不是一樣的糖果範圍？」

秋天沒有勉強她，自顧自慢慢走開了。綺霞雖然不眞在頭痛，但精神顯然地有一點疲乏，無聊地把指尖按在玻璃上，看着按着的地方起了一層模糊的熱氣時，豎起指甲尖隨意刮着花朵兒消遣。

「我想再買幾盒糖，小姐。」

綺霞抬一抬頭，她又發現了白呢帽和藤手杖，她覺得今天的事情太突兀了，看他一回兒去，一回兒來，究意是不是自己視覺的錯誤。假使不是視覺的錯誤，那麼第一應該問他昨天爲什麼不把發票和多餘的錢帶走：其次，老是那麼懦怯地聽他叫幾聲小姐，不對他表示一點責難的態度，也許他更會使她遭到意外的麻煩，說不定他的白呢帽和藤手杖也會遺留下來的。

「剛才……」她想問他剛才把車子停在店門口，走出車厢接着又鑽了進去的是不是他。但她只說了兩個字，李姜新搶着說：

「剛才正想跑進來，但忽然覺得另有一件事得先同人家接洽，所以……」他似乎感到這句話是沒有先對她申說的必要，於是改變了探問的語氣說：「剛才是不是你看見我的？」

「是呀！」她順手從櫃檯裏拿出一盒糖果接着問他說：「但是昨天你餘多的錢 正該找 給你 呢：」

「抱歉得很，實在昨天的時間太匆促了……」

太匆促了，但是爲什麼呢？她雖然沒有這麼開口問他，可是她暗自鼓足勇氣，一對眼睛像電光一樣地射在他的整個的臉部上。這表情分明在逼他說出太匆促的理由。

「……：第一次到天津，因爲職物上的關係……。」這也沒有對她申說的必要，他很明白，但是給她的眼光逼得無可奈何，已經吐出了半句實話。他想職業女子畢竟不好對付，連帶眉毛眼睛似乎也會說話。要是她只是看着他臉上沒有和悅的笑容，自然儘可以不用再說什麼，不過他又覺得即使把完全的事實告訴了她，正未必會使他受到任何影響。於是他自己安慰自己地把窘態掩飾了。

綺霞好像已經得到勝利，覺得她的懦怯不是不可挽救的，雖然他依然沒有把那句說完全，但也不好說他是不爽直的了。等到他要買的東西交給他的時候，她凝視着他說：「請等一等，你昨天沒有帶去的發票和多餘的貨欵，讓我 檢給你。」

他微微對她點點頭，但是沒有說什麼。

「還有。」當她把錢和發票檢出了以後說：「你掉下的東西也得還給你。」

「掉下了什麼：」

「你看，」說着她把手提袋裏的卡片掏出來，放在櫃檯上。

「喔！是我太疎忽了，正該謝謝你。」

她低聲地說：「不要客氣。」

在她淺 笑的臉上 瞟了一眼以後，他拾起櫃檯上的幾張卡片，正要插進衣袋中去，但最後的一張卻沒有給他拈牢而滑到地板上去。彎一彎腰從地上拾起時，他略略注意一下，便遞給她說：

「恐怕這一張是你的！」

「喔！」她看見卡片上正是自己的名字，兩腮立刻滿滿地添上了一層嬌羞的玫瑰色。除非她沒有留心自己卡片在手提袋中的地位，否則她是想不出其他的理由了。

五個月以來，白呢帽已經過時了，和藤手杖作伴的卻是一頂棕色呢帽，這一個時期中的變遷，綺霞雖然模模糊糊地，像喝完了一瓶甜蜜芳香的酒，醉倒了沒有醒轉來，但秋文卻覺綺霞已經給變神幻成了一塊磁石，牢牢地吸住了握藤手杖的主人，再也分折不開。

秋文發覺綺霞的說話和行動發生矛盾的時候，也就是李姜新再而三，三而四地屢次降臨到綺霞一旁去購買糖果的時候。她記得很清楚有一次那個拖了一雙半破爛的皮鞋的男子才跑到櫃檯邊，綺霞很快地隨手拉過一串玻璃紙包的巧克力糖擱給他說：「要不要？」

這態度是很顯明的，她非但沒有裝笑臉，更不會好好地問他究竟要買什麼。自然，那個拖了破鞋的顧客曾經使她們失望過的。但許多生疎而漂亮的顧客，如果不在她與頭上，不幸也要受到冷淡的待遇。她雖然不是一位女經理，可是模樣兒早就像了高等學府中消費合作社的女主任，任憑那一天的營業總額不上百元錢，她卻滿不在乎地不再聽到她說什麼「生意不好」，或「位置快要發生動搖」的話兒。

她在閒着的時候，常在發票簿背面一張硬紙 上舖了幾 張淡綠色紙，含着笑容很有興味地獨個子用鉛筆一張張 寫着。這 種習慣 的養成，雖然她自身不覺得什麼，但秋文因爲從不會看見有過穿了綠衣服的郵差帶信給綺霞，所以很疑怪她畢竟爲什麼寫不完地天天把發票簿壓在膝蓋上。

從秋文披上秋季大衣的那一天起，覺得棕色呢帽和藤手杖差不多已經和糖果部隔別了一星期，只是綺霞還是和平日一般的，沒有改革在淡綠色紙上寫字的習慣。於是她悄悄地閃到綺霞身旁去，想窺探她紙上的字迹。但綺霞已經覺察了似的一手把紙掩住了，回轉頭對她笑

「不能看嗎？」

「沒有什麼好看。」

「假使我是這裡的老顧客。」秋文指着自己的鼻子說：「你總願意讓我看了。」

「不是好東西！」

「本來我怎比得上棕色呢帽和藤手杖！」

「你再說！」

「那麼你告訴我那兩樣好東西到那裡去了？」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怎麼？」

「你忘 記了這裏 是百貨公司嗎？要帽子到呢帽部去揀要……」

「好，除非你將來永遠沒有事要問我。」說着，秋文扭轉身體正待走開。綺霞看她好像生氣了，一手拉住她說：

「怎麼你每天不看報紙嗎？」

「誰說不看？」

「那麼你幾天以前有沒有看到李××回到北京去報告××公司營業消息？李××便是棕色呢帽和藤手杖的主人，姜 新是 他的號。」

「我記起來了，在五月中旬報紙上也有一條大字標題的新聞，披露他到天津來的消息。是不是？」

「對了，在這裏買糖菓的一天正是他到天津以後的第二天。」

「他的家在北京嗎？」

「是的。」

「你總該明白他的底細了！」

綺霞對她搖搖頭。

「誰來信你？」

「眞不知道。你想，他不說我怎好意思開口問他？」

「一點都沒有提起嗎？」

「他只說他有一位叔父和他的哥哥住在一起。」

只經過一個晚上，綺霞的臉上忽然蒙了一重愁霧，懶洋洋地一對眼睛顯見她昨晚沒有好好的睡覺。脂粉和口紅，似乎不能叫她滿意而給她拋棄了。一手支住了下巴，重

新溫習從前做過的功課似地面向着門外。雖然天氣涼了，門已經關上了，但因爲她的位置是適近門邊的透過門上玻璃，路上的一切，依舊很清楚地逃不過她的視線。

以前最使他感到興趣的那個攙了一條狗坐在一輛包車上的瘦男子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已經用他的兩只脚代替車輛了。不過從前他坐在包車上的時候，只勞動那個拉車子一雙脚，如今却不對了，他在路上慢慢地走過時，除開他自己拖動脚步以外，還得照顧另外的六條腿兒——一雙是隱在旗袍下的肉腿，兩雙是人踏一步牠踏兩步的狗腿。他挽着那個女子，牽了那條狗，模樣兒便像夏季黃昏在僻靜馬路人行道上散步的小政客。

大約半個鐘頭以後，綺霞又看到了她好久沒有閒暇去注意的那個衣履樸素，不施脂粉的步行的女子她腋下挾着的一個整齊的紙包，好像是她的商標一樣，這是足以使得綺霞深信沒有看錯的唯一憑證。但是她雖然仍舊從前一般地步行着，不過她的身邊已經多了一個西裝革履的男子。

假使這兩個人依然使綺霞得到走馬燈般的印象時，那麼那們已經變過花樣，不再是孤零零一個個的了，早湊成一雙雙的，等於銀幕上喜劇中的末一個團圓鏡頭。但今天的綺霞似乎忍不住這種刺激的，她想除非在夢中，否則上帝爲什麼和她開玩笑，偏要叫鶯伴蝶侶們成雙捉對地去引逗她。然而她明白這不是夢，當她細細想了一遍以後她證實一切都是事實。

她記得昨天在歸途中發了一封信給李姜新，問他什麼時候回天津，可是一到家，李姜新寄給她的信已經在她桌子上了。拆開信封，一張長長的信箋上寫滿了旅途上的風景和感想，結尾的幾句是這樣的

「我應當再在這兒謝謝你，送給我的一只皮獵洋狗兒，我們的孩子歡喜得連飯也不想吃，當她覺這東西的肚子裏飽滿地裝着許多的零食以後。」

於是她疑心他已經有了孩子，因此可以斷定他已經有了夫人，他是一尾有婦之夫的魚兒。她怨恨自己攝影技術的不高明並且缺少鑑別目的物的經驗，留在底片上的影子非但她覺得傷心難堪，更恐怕給秋文曉得了要笑話她。她想修道院該是她的歸宿地，不過唯一的缺點是永遠沒有對別人施行報復手段的機會。在糖菓堆中過了這許多時候的生活，從她手中佈施出去的甜蜜芳香的東西已經記不清數量，但結果苦了自己，反不如到醫院去當看護終年給病人喝苦水，進藥物，而獲得人家的謳歌與稱頌。醫院中儘有經驗豐富的老看護，百貨公司的糖菓部决不肯僱用雞皮鶴髮的老職員兩相比較，她懊悔，她沒有早一點踏進醫院的大門。醫院不是殘廢院，病人不全是貧賤人，她想如果已經當了三年的看護，也許早就找到了一個適當的目的物。

滿面愁恨的綺霞，使得秋文感到她態度的反常。

直到第八天的早晨，她才看到綺霞的臉上又染了脂粉的痕迹，口角和眼梢透露着笑意可是從第九天起，她便聽到綺霞辭職的消息，這是出於秋文意料之外的，晚上便跑到綺霞家裡去探問。

「爲什麼你今天沒有上公司去？」當她看見了綺霞以後說。

「辭職了，你不知道嗎？」綺霞得意地說。

「又沒有對我表示過！」

「怕你問我辭職的理由啊！」

「那麼我現在正要問你呢！」

「反正你也有辭職的一天，難道預備一輩子老死在糖菓堆裏？」

「是有什麼新發展嗎？」

「不是新發展，却是新局面」

「不要吞吞吐吐地叫人聽了不爽快」秋文突然伸起了一只手，在綺霞肩上拍了一下說；「你究竟爲了什麼辭職？」

「我總會叫你明白的，說得透澈點，我一定會正式通知你。」

「猜着了。」秋文伏到綺霞的肩背上，湊近她的耳邊說這件事：和李姜新大概有關係的。

綺霞微微地笑着不說什麼。

「那麼最近他一定有信給你的？」

「不錯。」

「他說些什麼？」

「他說他們的孩子……」

「他已經有孩子了嗎」秋文搶着說。

「不是，你聽我說，當初我也疑心他已經有了孩子，似是那個孩子原來是他的姪兒，這一回跟着他一同到天津來了。」

「怎麼你知道他是李先生的姪兒。」

「我已經見過那個孩子了，還有他的父親和母親，也就是李姜新的哥哥和嫂嫂。」

「我問你李先生有沒有信給你倒沒有料着他們已經到天津！」

「昨天就到的，我們正想請你吃飯。」

「爲什麼？」

「因爲不久要煩你一件事。」

「是不是要我穿了一雙銀色皮鞋，著上一套禮服，陪你到一個禮堂上去走一遭？」

「算你絕頂聰明猜的不錯。」

「可是有一個條件。」

「你說！」

「送我一雙暗紅色，鵝黃鑲裡，透尖露跟的印度緞鞋子，和一件銀絲織絨旗袍。」

「好大的代價！」

「嘿！好吝嗇的小姐，我問你，當初誰把你的名片介紹給李先生的？」

「啊！天啊！」綺霞記起了什麼似地說：「我手提袋中的卡片，所以會混在姜新的一起，可是你做的鬼戲？」

「誰叫你第一次看見李先生，便把他的卡片藏在自己的手提袋裡？」

揭穿了謎底，綺霞才覺得她的一舉一動多少總有一點痕迹落在秋文眼裏，但是要不是秋文頑皮地搬弄她，那麼這目的物也許又是把握不住的了。

當秋文辭別綺霞走出大門以後隨意踏上一輛街車，開始憧憬着件了綺霞退下禮堂後的更換衣服，似乎自己身上正披了一件銀絲織絨旗袍，踏了一雙暗紅色印度緞鞋子，在鏡子而前露出最美麗的一個倩影至於她在無意中成就了綺霞和李姜新的一段羅曼史，却全不在乎地給她撇在腦後了。

——完——

貂蟬畫傳

二十九　　任率英繪

呂布即到允府，允邀布至密室，布請示殺卓之策，並以劍刺臂宣誓，允伏地拜謝，囑布先回，即約同志議安良策，即時進行。次日命李肅至相府，說天子召請太師入朝，有禪讓之意，卓喜不疑，命布隨行至朝門左近忽聞吶喊之聲。

三十

卓命布去查，布應命而去，見允接詔，重來見卓，卓問何事喧嘩，布道：有人欲殺不軌之奸賊，卓高聲道：我兒速撲殺之，一語未畢，布一戟刺來，直從前心透背，卓立時身死。

（完）





春天

春天把快樂塗在年青人的心上，但是我，一個被遺忘了的年青人，却蘊沉在憂鬱裏去了。

對着鏡，鏡子裏是大眼珠，長睫毛，自己也覺得可愛的臉，可是這長睫毛裏，却躲着兩顆大淚珠，是誰呢！在我心上刺了這一劍。

我想不起！誰也沒欺侮我，可是這春天，非讚到人的憂鬱裡，我把眼閉住，任這淚珠，掉在透明的手掌上。

倚到窗口，這整個的大學，是被春天裝飾得多美麗啊！不知名的花兒，在每一個窗下笑着。柔軟的草地，也像張着手，叫人睡到他懷裏似的。有一二隻小鳥偏偏在這時叫起，太美了，我受不住。

在江邊有一對人坐着，女的是Fresk Gr，爲什麼那些大學生，總是喜歡Fresk呢！

窗口，有一些流行的歌曲飄進新鮮得叫人不好意思，我啊，落伍了，這樣快就落伍了。

其實我是美麗的，誰都這樣說。而且我還年青，爲什麼我就落伍了呢！於是我想起我的頭銜，昨天不是聽見那男生在說：「這是我們美麗的女教師，」啊！我喜歡這「美麗的」，但是我恨那，「女教師。」

「你想，一個女教師，大學的女教師，在他們眼裏，還不是成了古董嗎？對啦，一件美麗的古董，那些流線型的青年們是不喜歡的，他們要新，要刺激。但是我，却需要着一切，像他們一樣的一切，向那裡去要呢？除了向這醉人天空嘆一口冷氣。

還是穿起那件綠色的衫子，踱了下去，我雖然被這春刺痛了。但是我又不得向這裏邊投進去。

走過了長長的沙道，那些學生，總是很恭敬的叫着我：「M iss秦，早！」我討厭這種 Gentleman 的風度，這是一種侮辱。侮辱。

在水旁，坐着他，那強壯的青年，一看見這偉然的背影，我就知道是他。今天他怎麼是一個人呢？平時不是總和着不少女孩子在一起的嗎？他是我們這裏的魔王，誰不是又愛他，又怕他的。

我倒想回過身，走那他們所說的 Love Laue了，因爲我怕看見他那美麗的臉，可是他却站了起來。

「Miss秦，你嚇了我一跳，我以爲是——」他天眞的向我說，這樣子是個小孩子，眞的，他是個大孩了。

「你以爲是黯，是不是？」我知道黯和他很好。

「爲什麼想起他呢？她小孩子脾氣。」倒還說人家是小孩子脾氣咧！

「又鬧了，是不是？」我不曉得爲什麼像一個姊姊那樣的聲調對他說。

他笑了笑，把那粗大的胳臂揮着，他這胳臂，每一次比賽籃球，總是在我面前晃着的。這胳臂不知圍住過幾個人的腰，我不能再想。

「Miss 秦，我要求你一件事，好不好？」他突然說：

「又是分數，是不是？」上次他就爲了吃了個4來求過我。

「分數？我們又不吃分數，你猜？」眞是小孩子，還要我猜。

我沒有猜，我猜不着，這個人調皮得使人恨的。

「我要你今天下午伴我走走」

這是何等的要求啊，可是他說得很響，似是一件極平常的事。然而我怕，我怕人家說「大孩子又在愛秦小姐了，那個教音樂的先生」

不等到我的答應，他已用那粗大的手來拉我了，我祇得跟了他走，在這樣人的面前，我已不能擺出先生的架子了。我沉默着，不曉得該談些什麼。

「Miss 秦，你那天晚上，在音樂會裏唱的是什麼，是不是最後的玫瑰，很好聽。」他說着，兩隻眼睛大得很。

「那是 Llassic，舊得很的」我知道他喜歡Hot Uusic的。

「好聽！祇有這些舊的東西才好聽，你給我唱一個好不好！」

怎麼唱呢！在這樣的天氣下，在這樣一個人的身旁，又是這樣一隻獼人的曲子，我怕自己會醉了的。

「又沒有人，Miss秦，坐在石凳上，我看着你唱。」眞的沒有人他自己先坐到了草地上，一定要逼着人坐石凳上，而且還要看着我唱。

「你聽着我唱可以，你看着我唱不出。」我對他說。

「不行，我要看着你唱．你的眼睛太美麗，像西班牙人的，我們全班的女生，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好看的眼睛。」

我想按着他的嘴不讓他說這樣甜的話，尤其在這樣危險的季節裏。

終於我唱了，我讓他看着我。我看見他的眼睛明朗得像一面鏡子我在他的眼睛裏，看出了天眞，靜穆，快樂，和溫和的春日。

我唱完了，他還是這樣呆呆的看着，他說：

「你今天更美，更美。」

這孩子，討厭的。

我們再沿着樹蔭走去，太陽慢慢的沉下去，大地上蒙了一層薄沙他講着講着，那些小孩子的話。

「Miss秦，你這樣美麗，爲什麼不找一個男朋友？」又是這些怪

一片

漢

海棠枝，春絲萌芽，每見這些便不禁驚喜歡呼，好像我的生命也隨之茂盛興旺起來了，其實，自己是一天比一天暮氣下去——過了二十歲，好像就是漸老下去，這是我怪僻的想法吧？我不怕寂寞與孤獨，只要上帝能給我永遠年輕的日子，而這又是多滑稽的幻夢啊!?

北海的冰解凍很久了，大的激越於風中的浪眞是可愛，北京的春天眞是多風，塵沙昏沉，沒有連綿的細雨洒上漁人的細笠；我呆望爲風吹得蒼黃的天空，思念幾日未見的藍色，我愛藍色，記得幼時也會坐在溪邊，半天半天的呆望著藍色的天探，了無數無名的野花，編成小船，在微波裏蕩漾，也想在藍色天下，有俯斜海面的三角白帆，隨着幾朵乳酪般的白雲，任風吹到天涯；採結了蒲公英放在老樹洞口作白兎歸來的路燈……這些童年中的微跡皆成了如今回憶中的渴想，總盼望拿十載迷茫的歲月換取一年金碧燦爛的天眞夢，這却是一個空幻的泡影。現在我坐在這裏，默默不發一語，什麼能使我笑出聲來，甚麼能刺激我哭，我都需要，可是，沒有，日子過去了，這麼平淡，蕭條，連一點影子也不會留下。

從玻璃映過自己的影像，總覺蒼老多了，雖然不

思想。

「爲什麼一定要呢？」我問着他。

「爲什麼一定不要呢？你看現在誰都有個朋友的。」

「我不要。我偏不要，」我忽然也變成了小孩子了。

「眞的嗎？我偏要做你的朋友。」他倒逼着人了，幸虧暮色深了些，否則他看得出我是要他的。

「你是我的學生。」我也會頑皮的。

「在課室裡是學生，下了課不好做一個朋友嗎？眞的，我看你是很孤獨的。」

他末了的一句話，是這樣的正經。就是這句話，使我攤軟了，春天的風又是這樣輕輕的，我又想哭了。

我答應了他做我的朋友，我答應他我下星期再唱一次歌，我答應了他讓他叫我 Nauck。

他送到了我宿舍門口，像每一個男朋友送他們女伴一樣的。有不少女學生在門看着，她們說「Mis秦，今天眞好看。」不曉得她們是的說我好看呢？還是取笑我？

跑到了樓上，鏡子裏又看見了自己美麗的臉，淚水又流了出來，但這並不是憂鬱，有二朶春花開到了我的頰上。

這晚我破例的禱告着，我願這春天，永遠在這人世間。

第二天是星期六，一上課堂，就看見兩隻熟識的眼睛，他今天也穿起綠的絨線衫了，綠得耀人眼睛，要是我，一定爲他做一件淡得很的綠的。

下課時，他很大方的對我說：

「今天下午我和你一同出去，好不好？」

我怕人家聽見。不答應他，他是會纏住人的，他是個小孩子，我點了點頭。

可是糟了，一上午我就沒有安定過，我在屋子中來回的踱着，我把鏡子，照了又照的。我不敢和他出去。

然而我是個弱者，這種季節裏是儘多着弱者的。坐在這一輛街車中，祇有我和他兩人，他總是說着那些頑皮的話。

偏偏看的是這樣一張片子，他說我像薛愛梨，他說他最愛薛愛梨。

坐在那小的圓椅子旁，我看着他吃，我不知他倒底能吃多少。我記得在家裏，總是喜歡看着姪兒們吃東西的，那是何等天眞啊！他也是這樣天眞，吃得怪響的。

我噓了一口氣，日子太短啊！一個醉人的下午過去了。

我說：「送我回去罷！」

「還早呢！你看，天還沒有黑呢。」他說着，其實星星已經在閃着眼了。

這樣我們到了××的舞池裏去。

屋子中的燈是這樣的暗，氣壓又這樣的高，我聽見了自己的心跳，但當我把眼睛停在那安閒的臉上時，我的心也定了。

「跳一個罷！這是 Waltz。」

這孩子知道我愛的 Waltz。

靠在那强壯的臂灣裏是幸福的，我們像水般的瀉下去，又像水般的流過來。我閉住眼睛，這音樂太迷人，但是我又不能不張開眼，因爲我要看抱着我的人。

每一曲幽靜的音樂，我們都跳了，我的心不再跳了，我只覺得忘記了世界。

過二十二年的人生經驗，却已嘗遍了其中滋味，痛定思痛，咀嚼捉摸其中滋味時，感覺一個人的遭逢可怕，命運的擺弄眞千變萬化，命我爲之寒戰，有時爲煩悶纏不過，也想風再吹得大些，席捲了這個殘酷苦澀的世界，甚麼快樂，悲愁，虛僞，奸詐，富豪，貧窮全可使與風俱去，混淆於沙飛石走之中，……這是瘋狂的想法，其實未來命運中潛伏了的暴風雨更不知是何時發呢？

懦弱得肩銜不了悲愁時，使想沈醉於美夢，我又何嘗不知能去接觸艱辛的現實，能以面對慘澹的人生的才是眞的勇士？爲何要姑息：逃避？寬恕自己的怠惰，原諒自己而在別人身上是不肯原諒的事？時時自省自責却難彌補改正的是最不可赦的囚徒！

聽見嘹亮的鳥鳴，便禁不住自己也想唱，恨沒有一個好喉嚨，不然一生也不會有憂鬱得吐不出的悲哀了，上帝豈是公平的造物主？常把你不變的放近身邊却把你愛的給了別人，那音樂的命門，是擯拒衣衫襤褸的追求者的。寂寞深沉的鋼琴，迷惑朦朧的 Guttar 廻腸飲泣的凡亞林……何時可得借我的指尖傳出人間的哀鳴？

如今又常坐在溪邊，碧澄溪水映出我的臉，那仍俱有兒時模樣的面孔上添了多少生活記載的條紋？那仍俱有兒時呆憨的心上也刺穿成千瘡百孔，凝了紛亂無端的結子，飄渺的雲一樣的生命啊！………

鬼故事

麗霜

我喜歡讀鬼的故事和鬼詩，但不喜歡的是以鬼故事來說教，或用鬼詩來談因果報應類如閱微草堂筆記，其文章並不下於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但因其說教氣重的緣故，所以價值遠在聊齋志異之下。東坡倩人說鬼，可見鬼故事亦未嘗不可一談，但能免去說教的意味便很好。描寫鬼的詩，最逼眞的，我記得隨園詩話中有一首形容女縊鬼的，惜僅能憶其兩句，「月明風緊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一股陰森之氣透露紙上，洵佳作也。又三借廬筆談中有一節鬼詩，亦含說教氣，然予喜其詩，故錄之於次，云：「士重德行，女重節行，稍涉苟且，顯報隨之，讀書人尤宜致意焉。浙江某生，名下士也。風流自好，漁色特甚，嘗眷鄰女，有婚娶約，未幾女有孕，生無計彌縫，致女自縊，後生入闈，已交卷矣，返號若有所思，忽大哭不止，題二絕於壁，出號狂叫而死。詩云：記否花陰立月時，倚欄偸賦定情詩，而今觀試秋風冷，冰透闌幹君未知。黃土無情玉骨眠，可憐歡意渺秋烟，何須更織登科記，修到鴛鴦便是仙。」此兩絕句充滿淒凉哀怨之情，我以爲僅讀此詩，却比讀全篇的故事有趣的多了。清人李斗的揚州畫舫錄中亦有一段描女鬼的，雖充陰森之氣，却十分令人愛讀，可見描寫鬼物亦自不易，云「是地多鬼狐，庵中道人嘗見對岸牌樓彳亍而行，又見女子半身在水，忽有吠犬出竹中，遂失所在，又一夕有二犬嬉於岸，一物如犬而黑色，口中似火燄，長尺許，立噙二犬去。又張鶴谷嘗乘月立橋上，聞異香，有女子七八輩，皆美姿，互作諧語，喧笑過橋，漸行漸遠，影如淡墨。黃秋平庵中夜坐詩云：黃狐拜月四更時，螢火光青鳥繞枝，世上可憐白日短，鰥他鬼唱鮑家詩。」讀此段眞有點置身於曠野空林中之感，不覺毛髮有點豎起，同時仍有一些詩意可以欣賞。自聊齋之後，專門描寫鬼的著作很多，如「子不語」等，但說教於濃厚，欲覓如以上之短小有趣之記事，恐怕眞不多得呢！

——完——

我們走出了這醉人的地方，他又說他不願馬上坐車子，他說他要我伴着他走一會。

這會他把我摟在手臂上了，今夜沒有月，卻有星星。我們沿着邊道走去，我看見地上的兩個影子，我快樂得哭了起來。

他聽見我哭，把我握緊了，於是我夢般的坐到車子裏。在車子裏，他也握着我的手，終于我看見那美麗的眼逼近着。逼近着，他在我眼上吻着了，兩顆淚珠，又掉了下來。

那晚在自己床畔，我爲我的大孩子禱告了。

我從來沒有這樣年靑過，我懂得這春天的氣息了，我懂得爲什麼一切是這樣的美麗，我是幸福的。

又是星期六，可是卻下着細細的雨了。

在走廊裏，一個美麗影子在哭，是黯，那個女孩子。

我知道她爲什麼哭，可是我卻走去問她。她竟跑到我的身傍來了，我不知道該怎樣做。

「Miss 秦，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她說，但是我的心跳了，我不願聽見什麼。

「又是誰欺侮你？」我不得不問。

「大孩子不愛我了！」果然是這一句話。我爲她難過失去這樣一個可愛的人，然而我不得不爲自己高興了。

「他愛了另外一個人。」她偏要說出來，我想去按住她，我知道她會說出我的名字的。

「他愛個大一的新學生，叫……」什麼，大一的新學生，我不相信我的耳朵，我看見她在哭，然而我自己的心也碎了。

我把她抱在懷裏，她在我懷裏哭着，我自己的淚水，也不能止住的掉了下來。

她去了，我一個人又空虛得很，我覺得春天又過去了。

可是大孩子忽然在我的面前出現了，我不願看他，但是他仍舊天眞的叫着我。要我伴着他走。

他說！「Nauck，我告訴你一件事。」我不知道他要告訴我什麼！

「我愛了個大一的女生，她太可愛了，太可愛了。」他爲什麼對我說呢！我想罵他，可是一看那一張無邪的臉，那失望的神氣連我也爲他難過了。

「可是她不愛我。她偏不愛我她愛着別人。」

我看見他這樣大的一個人的眼裏也會有淚水的。

「你愛我的，是不是？」他忽然問我，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像小孩子要糖，吃不到，躲到媽媽懷裏的心情，但是他要的，還是這塊糖。

「我不愛你，我爲什麼要愛你。」我正經的對他說。誰知他忽然，會站了起來，失望的走了出去呢。

那强大的背影啊！我要跳上去對他說一千個「我愛你的」。

「可是太晚，沒有勇氣，我是落伍了，而且又是個女敎師。

(王雲)

——完——

風塵集

蕭菱

這里顯生活的粗手粗脚，給蕩蕩起迷惘的沙土，整日的蕩飛着，攪擾着笑聲與鑼鼓。人聲煩雜，如六月里的蚊蚋。間或有一聲尖銳的叫笑，可都掛着驚恐中的滿足，而又如有所得的那種生活的微菌。這里的生活是破綻得正如一襲粗陋滿佈破洞的衣襟，每條靈魂週想靠着幾雙黑手黑脚，加上庸俗的智慧的跳躍與醜相，去聚集着成千棵爲生活的屠砧擊傷了的空蕩蕩地心，而後藉以彌補那落滿風塵的慵懶的靈魂……。

到處皆聚集着一圈圈人堆，幾千棵心，組成了一塊，陰黯的粘力大家一齊伸手朝向這生活的尾巴，牢牢地抓緊：……

◇　◇　◇

十二歲的樣子，臉上是那麼枯黃與削瘦，紅呀白呀塗着一臉脂粉，細手細脚，扭動着營養不足的小身體，嘴里伊呀伊呀阿貓阿狗的去背誦着師傅拚命往那棵記憶向未成熟的腦子裡的歌詞，眼由淚痕組成的一片薄薄地辛酸淚臉上，倚且塡擠出一層笑。心里記住師傅的話：眼角斜一點，聽見吧，死魚！死魚！幾遍的想穿綢和緞？……這時想：現在多虧了師傅那雙活像兩隻利双的眼神，緊緊釘在臉前威嚇着，不然幾乎還是自己那句：眼斜的什麼呢？而得不到喝彩了。終於她這樣做了。於是四周那成千隻貪婪的，佈滿了紅血絲的眼神，都像開了花，都像裝進心里一點什麼是的滿足且軟軟地。她好奇的又使勁斜了斜，嚇！四週像是燥叫的烏鴉：

「好呵！好眼睛啊！……」

小女孩子怔住了。害怕的瞧了瞧師傅，師傅正朝向她笑，在陽光下閃灼着那幾粒金黃色的牙粒……

……

◇　◇　◇

陽光慈杲燦爛，似乎有誰把金黃色又給撒上一些紅。

陽光底下，支架着一座烏黑小木箱，左右各自貼着招財進寶的大紅字。箱上一排方格子里，是紅紅綠臉一塊塊江米麵。坐在一隻木櫈上人，臉黑黝黝地，迎受着陽光與塵土，凝靜集思，使用兩支粗陋粘滿麵屑的大手，雕塑着他的理想的伊甸園。

輕巧敏捷的斜一塊紅色麵，又一塊綠色麵。然後就用那棵玲瓏的心思，知慧的兩手，把歷史推開把山河重新換去，把時間抓住格開，又抓來了逝去的古代歲月，不只使幾千年的人物復活，即神情衣飾並皆在這歷史家的手底下復活了。

一個彩色斑爛的江米人完成了將將往那竹節上放好，就——

「嘖嘖，常山趙子龍，想當年長板坡救阿斗！……」

賣江米人的當他完成了一個人物的雕塑時，四周就這樣嚙嚙地升起讚美美與毀實。

「爺爺，我要一個趙子龍！」

「傻孩子，趙子龍你買得起嗎？」

孩子哭了。

賣江米人的，更其賣弄技巧，似乎企圖在麵人里，去裝入一棵生動的靈魂和活躍的心。於是江米麵在他手上，已是翔翔欲生了。

「……算了吧！這年頭，麵往肚里裝還裝不多，還好買來把玩麼！」

始終默默的搯江米人的，這時富有同情的抬起頭嘆息了一聲。

「老爺台說得對！明兒在下，也要改行了！」

唉！………

◇　◇　◇

「先生，您站一站！在這里喝碗茶！生死休咎，吉凶禍福，在王鐵嘴嘴下，百不一失！來來，算算吧！幾時交運「今年月令如何？」

臉上充滿沙土斑斑，蒼黃臉上，象徵着命運的垂戾。伸着生活的兩手，抓取着溫飽。

漸漸見人人皆在嘴角上掛着疏淡與不屑，一瞬不瞬走開時。他知道了紫牛斗數的力量，在這風塵僕僕地人堆中，生活是那麼匆忙的，誰能有這閒情呢？

生活的兩手，在這人心中感到

了嚴冷與失色。

「明天我也非改行不可了。」

◇ ◇ ◇

這里的一堆人，人人在臉上，讓閃閃地刀光，給亂抹着驚恐與興奮，手心一把汗，嘴里吁着氣，心像要蹦出來，腦子里迴蕩着古代英雄的剪影，讓這當前的虛史故事人物扮演家，去校勘着施公案里的人物的擧止與技藝。心里想：讓這一串串感念與印象，去證明着一點虛幻渺茫的凝象所得，在沉醉眞幻滅傳奇故事，古代的故事嚙咬的心，濃厚的興味吓……

靠在邊一排刀槍劍茅……在陽光底下閃閃發亮。

裸露着生滿毛茸茸胸膛，丁字步，聲音洪亮：

「諸位爺台賞臉賜光，回頭定練一套八掛刀，給諸位爺們看。這刀法，除去當年打虎救駕的黃三太老爺子外算是失傳了。在下也不敢說會，不過微末技藝，多少有點眞傳，……現在先讓小徒弟，給爺台們練點軟功服，好壞多擔承！…」

粗野的禮貌麻醉着觀衆的興緻

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眉清目秀。走過來朝四外笑了笑就練起來……最後——

兩條發育尚未熟的瘦弱小腿，作八字形，直使臀着地，然後兩手平分作一字形，腰朝後仰，只剩腰肢在隆起着，這時這小女孩的腰，彷彿一座山。那山東大漢就拿過來一盤剩水白色缸，放在那隆起的肚皮上……

「爺台們誰家沒有子女，十歲嫩骨嫩肉，練成這樣眞不易！今天小女徒，自己做錯了一點事，自己發下願，願意練這功服掙點錢，諸位瞧着可憐不容易就請量力而施！……」

山東大漢臉上一股憐恤心痛，彷彿無可如何的皺着眉。但終掩不了那笨拙的狡猾……

四周的銅元像下了一陣六月陣雨，急匆且繁密。

四周看客散了，場衆感情受了一點騙，但心裏則輕鬆了。似乎有誰給那空虛虛地心坎，亂塞了一把什麼東西。

◇ ◇ ◇

日出，並未感到生活有什麼重要，日落也毫未想到幾乎隨落日死去。平凡的日子里打處着平凡的日子。一天又一天……

這裏的一群！風塵僕僕，在匆忙的爲生活縫着一個個破綻。完

關於紅樓夢

文章之妙在能感人，感人始能動人之眞情，名家的小說往往有此種魔力，類如曹雪芹的紅樓夢，施耐菴的水滸傳，均有此種魄力，可見文章能感人至深也。小窗無俚讀清人王韜的三借廬筆談，見其中有攻擊紅樓夢的一段云：「石頭記一書，筆墨深微，初讀忽之，而多閱一回，便多一種情味，迨目想神遊，遂覺甘爲情死矣。余十四歲時，從友處借閱數卷以爲佳，數月後鄉居課暇，孤寂無聊，復借閱之漸知妙，迨閱竟復閱，徐手不能釋，自後心追意仿，淚與情多，至願爲瀟湘舘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人皆笑余癡，而予不能自解也。然此書之淫，妙在有意無意，非粗淺人所得而知。聞乾隆時，杭州有賈人女，明豔工詩，以酷嗜紅樓，致成瘵疾，綿綴，父母以是書貽禍，恨而投之火，女在床大哭曰，奈何燒煞我寶玉，遂氣噎而死。蘇州金姓某，吾友紀梅之戚也，喜讀紅樓夢，設林顰卿木主，日夕祭之，讀至黛玉絕粒焚稿數回，則嗚咽失聲，中夜常爲隱哭，遂得顛癇疾，一日炷香凝眺，良久起，拔爐中香出門，家人問何之，曰往警幻天見瀟湘妃子耳，家人雖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無常，卒於夜深逸去，尋數月始獲。」雖然他攻擊紅樓夢是淫書，然以文學的眼光來看，紅樓夢實在毫無淫的意味，「淫」字與「情」字是有分別的。紅樓夢倘非眞情的流露也絕不會如此的感人！又樸散軒叢談云：「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席孝廉某所作，巨家故間有之，然皆抄本。乾隆時蘇大司寇家，因此書被鼠傷，遂付琉璃廠書坊裝訂坊賈藉以抄出付梓，世上始有刊本。惟止八十四，臨桂倪雲癯大令鴻言曾親見之，其四十四回，不知何人所續，或謂高蘭墅所補，又謂無錫曹雪芹添補，皆無確據，洞庭王雪香先生，取此詩加以評語，亦無出色，最可笑者，龍潭厂雲友批本，共數百條，泛論迂談，無理取鬧，謂欲表作者之苦心，吾不信也，惟顧恩思義一則，及說黛玉身子是乾淨無瑕，故不許其嫁而死，又說黛玉生日，打扮宛如嫦娥，演的新戲蕊珠記，說扮的小旦是嫦娥，因墮落人間，幾難定璧，幸觀音點化，未嫁而死，論以爲明明說到黛玉深處。」這簡直是近於胡說八道，一部文學的書被後這樣妄下評語，眞可以說是太罪過了。

這樣批評紅樓夢的，倒不如紅樓夢的歌詠來得有價值，清女詩人張關士有詠紅樓故事詩數首，纏綿艷麗，芬芳悱惻之情，頗有感人之處，如她的詠黛玉葬花云：「攜將鴉嘴擊奚囊，無賴春心暗自傷，未必紅顏皆薄命，須教黃土也生香。彩旛低護魂應妥，濁酒重澆怨恐長，底事誅花難握管，一般心緒費商量。」又寶釵撲蝶云：「沁芳橋畔好春光，鶯自和鳴草自芳，高下蝶隨蜂絮舞，娉婷人變識花忙，苔痕狼藉弓鞋濕，扇影輕盈衣串香，細語喃喃省小步，樹陰濃翠欲霑裳。」又湘雲眠茵云：「灑脫情懷綺麗年，要從香界小遊仙，花前扶醉風無力，夢裏尋春蝶有緣，上頰酒濃眉黛蹙，壓肩香重鬢雲偏，睡鄉料得甜何似，鬪越羅幃莫浪傳」不僅纏綿悱惻，而且能將書中這幾個女性的心情描寫得淋漓盡致！

——江寄萍——

和駖子詩

•白金•

一、和不問草

不問遠方的憶念
於孤岸你點上一枝煙
可憐
冷落的駝駖
又搖起你冰雪中的顛連
不復問你的歸宿
你的記憶
風沙會葬埋了你
但怎知你於孤岸會點燃過的那枝煙呢

二、和雨前枝繫

我愛雨前枝繫
不知它曾誘惑過多少馬上青年
躍酷暑當天
柳條兒掛下腰中劍
一碗香茗可尋到了你渴想的夢戀
你也許是擬擬於它的綠眸子裡
小鸝鴣會給你講個雨中故事
孩子你怎落淚說傷心
這支木片會帶走了你的青春你的戀人

二十三夜燈下想起寂寞中之駖子，偶而檢出他近作「不問草」及「雨前枝繫」二詩。余悲感交集。於小病之枕頭和成此二章不倫之東西。日後駖子看之。也許爲我傷心呢。古城夜記。



譚派劉派之四郎探母

譚派以表現抑鬱情緒為佳
劉派以細膩之戲詞為獨妙

劉步堂

現在中國之所謂戲劇，無疑的是叫皮簧給統制了——。如同在帝制時代，皮簧是正統，即使遺漏下些沒有征服盡了的一些小國家——部落，也不過是苟且偷安于邊陲，決不敢合大朝相抗，漢朝越王陀，正好可以比紹興劇，粵劇，晉之五人班，豫之河南嘔絲絃，大鑼調，老梆子，只能够在本地混混而已，北京呢！又是皮簧策源地，一舉一場，全國之馬首是瞻，儼然是舊劇發號施令之所在，再查查北京目下最時興的戲還有趕過「四郎探母」「玉堂春」的了嗎？累然蘇三，忙死楊回，這兩句諺語，差不多恰以此清季中葉乾隆嘉慶時代的「家家收拾起，處處不隄防」一樣了，（註：斯時崑曲盛行，尤以達摩老祖化渡，李龜年彈詞為最普遍「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旦莊，四面皆空象」，「不隄防餘年值亂離，逼拶得岐路遭顚沛」乃二戲之第一隻曲中之第一句也）筆者雖說是一個腐朽人物亦想學學時新，寫寫關于探母的一些文字，立了春了，有錢沒錢的都要嚐嚐春餅的滋味，不過有錢的輔佐的佳肴是南盒子，沒錢的人家炒上一碟子豆芽菜，再添點山東瓜子——大葱面醬也就交待下去了。

探母這齣戲，亦無怪人人願唱，因為角色很全，生旦淨末丑，五行之中，除了沒有淨角，餘下的都網羅致殆盡，楊延輝，延昭，屬于生，鐵鏡公主，蕭太后，孟金榜，屬于旦，楊宗保是小生，佘太君是老旦，二國舅是丑，兩個正角，六個配角，各人有各人的俏頭——有本領儘可以施展出來，絕埋沒不了你，場子也非常的緊湊，一齣悲劇，偏偏的又加上二位詼諧打渾的丑，這一篇大文章沒有一點敗筆，由始至終一氣可成，誠佳構也，鄙人以聽四十年的經驗來說，比這齣再好的實在不多了，見過唱這齣的名伶大概有一二十個人，誰都可聽，諺謂戲分人唱，也不盡然，探母誰唱也好聽，早些年的，（一）許蔭棠（只聽過坐宮，時在慶樂園乃清末之季也。）（二）譚鑫培，（民二在天樂園，配角為吳彩霞，陳德霖，賈洪林，謝寶雲，張寶昆，李敬山，高四保，未帶回令，民四在演樂胡同孫宅堂會又聽過一次，因主人之約。求特加回令，還有一次未聽，是民二春間事，在天樂園，配公主者為王蕙芳，另外在第一台合梅蘭芳合唱過一次，鄙人記的是義務戲，共兩晚，一晚與梅合演汾河灣，其一或係探母，因未目睹故不詳，梅與老譚平生大約只合唱過兩次。（三）劉洪昇（劉以三斬一探著名，惟探母輕易不唱，且不帶回令，實因過關之吊毛惹人譏笑之故，愚聽劉探母共三次，民二三年在廣和樓，配角為孫喜雲，朱幼芬，李順亭，佘太君一次龔云甫一次陳文啓，民四在中華舞台）（四）王鳳卿（與梅蘭芳合演約聽過三五次，均有回令）（五）德建棠，（只坐宮）（六）孟小如（民二在天樂與梅同台）（七）孟涌齋（在第一台與孫喜雲合演）（八）高百歲（時高正紅，學劉洪升絕肖）。（九）郭仲衡。（十）時慧寶（彷彿在民樂茶園）近些年有。（十一）高慶奎（十二）王又宸（民十三在新翼宵堂會）（十三）余叔岩（民九在吉祥園與尚小雲合奏）。（十四）譚富英（十五）奚嘯伯（譚奚均由無線電中聽來）（十六）楊寶森。（十七）孟小多。其餘尚多不贅述。以上名伶唱法約分為五派，劉鴻升派，高百歲屬之，王鳳卿派郭仲衡屬之，許蔭棠派德建棠屬之，時慧寶派，及譚派，近三十年來除王泊生外一律走譚派路了，至于目下完全成為統一局面，再想聽另一格式的探母是絕無機會了，上述的五派各人有各人的不同之點，各有各的好處只按坐宮「楊彥輝作宮院……」一段而論，譚鑫培的好處是「抑鬱不得志」的表現，由腔裏面可以證出來一開口「楊彥輝」「輝」字一吐便收「坐宮院」的「院」字亦然，到了「自思自嘆」這才用力一放，彷彿像含着多少寃屈起初不敢說明，終久的一下洩出來，毫無遺漏，由這一句腔中正可以代表出楊四郎的心事來，也恰好與探母的本事相同——瞞了十五載一旦向公主合盤托出了的一般劉洪升擊調鏗鏘——高亢，稱得慷慨激昂之妙訣，但無譚氏鬱悶的情緒，雖屬各走一派——楊朱不同道，若兩相嚴格比較起來，劉尚不如譚也，時慧寶唱法宗孫菊仙，惟孫處此戲未曾聽過，要之還是以氣勝取好，智僨此段豪放不羈，並無甚可取之點，王鳳卿走的是沉悶的路子，由「……我好比月光明…」始終走鼻音處證之，便可明了，許蔭棠這段坐宮，曾經享過盛名，在光緒末年在慶樂茶園每唱坐宮（只一段）必上滿堂，打破上座一千二百的紀錄，斯時老譚不肯輕試者以此其實許大嗓這段並無什麼源淵深奧處，只不過嗓子寬宏，令聽衆過癮而已，斯時顧曲者喜聽奎派的味道，所以他趕上行市了，現在的戲班比早三四十年的組織已大不相同了，從前一工戲十一二齣，都是一小齣一小齣的，不時與整本戲，即使有全本戲如雁門關梅玉配，五彩輿，

國片來京始自民十後

國產影片現在也算是很時興了，出品每年不下數十部，鄙人從前嗜影，對於國產片子，也不斷的去看看，記的最早來到北京的時候約在民國十年以後，那時候平安真光是映演外國片的，真光只演過一次孤兒救祖記，在報上特別的聲明說「這片子因為特別的好，所以破例一演」云云，開明戲院是中國片的映演地點，紅粉骷髏，來的最早，姑不論其情節如何？演員的表情如何？只論佈景一項未免太幼稚了，一間屋室的牆平白的被風刮的直動彈，一見而知是布的，孤兒救祖記比紅粉骷髏遲來一兩個月，確乎進步多了，演員主要人為王漢倫女士，扮孤兒之母，鄭鷓鴣扮祖父，鄭小秋年甫十一二齡扮孤兒，大胖子黃君甫壞蛋王獻齋均在其中當時很博得好評，中天演過一次玉梨魂，即照徐枕亞所著之玉梨魂編製者，由明星拍成，王漢倫去正角，而以王獻齋扮多情的公子，實在不合身份，獻齋充好人恐是第一次吧；不久開明又映一部蓮花落，去李亞仙者為楊耐梅，內中事體，完全抄錄崑曲之繡襦記，所差的是用時裝，扮鄭元和者或是張慧冲，末場中狀元改為大學畢業，也能叫幾場滿座，不到半年的工夫各片紛紛而來，想記也記不清了。　梅

一類的，也是分好幾天唱完，是一種醬汁中段不帶頭尾政策，如今的戲只一齣可聽，故不得不特別加長所以唱探母的幾乎無一人不帶回令的，不比早年間能帶過關見娘的就算難得了，譚派的探母，如今是盛行極了，汪桂芬許蔭棠健在時，老譚很躲避他二人，自知不敵，因爲探母是歸納於皇帽一類的戲，宜于身體魁梧富麗堂皇者扮演，叫天是個小瘦猴，兩腮無肉，活活是個病夫唱賣馬，定軍山，碰碑，洪洋洞是一絕，扮出四郎來根本上不像，後來大頭已死許大叫驢——蔭棠沉下去，譚氏創出來許多的新腔，後來的居上，立刻把所有的派給爭服了，造成了目下統一的局面，恐怕再過若干年之後，就無人知道他派探母是怎麼的唱法了，鄙人因爲多聽過幾個人的，還留了一些印象在腦海裏，就所憶者略誌如下，以作鴻泥，留迹。

劉洪升，王鳳卿，許蔭棠，時慧寶（愚對於智儂此戲最恍惚）諸伶之唱法所異之點極微，與譚派比則大相逕庭茲摘出劉洪升一人與老譚作比爲省筆墨也，讀者舉一反三可盡知矣，由坐宮直至見娘止，不相的點很多，茲擇其重要的分作兩部分述說（甲）戲詞之部分（乙）腔調之部分。

（甲）關於詞不同的地方大約概括起來一句話。譚詞簡而劉詞繁因爲老譚平生是重腔輕詞的，換言之只要是唱着好聽就行，不管詞講的過去講不過去，早年間的詞多半失之於過累贅，唱起來勢非有許多的重腔不可，老譚從來最好減詞，爲的是不要重腔並且他是個皮簧革命家，就己之所長，常常改變裝束場子等事，這齣探母劉許，王等唱的詞相同，獨譚詞大異，乃是一個明證也。（一）出場引子劉用「被困幽州思老母常掛心頭」把全齣的戲情統轄的托出來了。雖說俗點，但是很貼切，譚改爲「金井鎖梧桐，常嘆空隨幾陣風」新穎之至，有人議論這句雖雅雋，只是秋天景象，不宜於用在「芍藥開牡丹放花紅一片」時節，實在有些膠柱鼓瑟了，這句是句象的話秋天主死——悲慘的情況，係間接形容楊延輝之被擄番邦，拿自己比作梧桐樹被人家給困住了。此身大類飄萍，隨風而轉移，自嘆身之不自由，遠遠影射出思故鄉來，愚以爲此引實在有文學的價值，很奧邃，有情趣，假如一定悅與下文時候不相符合，——一春季一秋季，然則芍藥合牡丹準是同時開放嗎？不過此句是描寫美景而已，近十年來之新進伶人除王泊生外均用譚詞，不過只仿效耳，固未計較恰當不恰當，好不好也。（二）定場詩言前轍，亦係譚氏所留下的，劉則用由求轍「被困番邦十五秋，雁陽衡陽隔一天，高堂老母難得見，怎不叫人淚漣漣，（三）譚詞不必贅述人盡知之，劉詞較多「……自嘆，思想起高堂母好不慘然」之下共六個我好比，多出「我好比一風箏斷了絲（？）線，我好比井底蛙難把身翻「想當年雙龍會一場血戰…我被擄改名姓方脫此難…」思老娘也是六個「思老娘思的我茶飯難咽，想老娘想的晝夜不眠，…」（四）猜到白「……想必是駙馬爺要收我作個二房」公主嗤以鼻，丫頭下場不顯的突兀，（聞謝寶雲謂，昔年坐宮丫頭對腔的話白很多，每一猜之後公主必問她討論一番，云云前年王金城的梆子探母由坤角彩旦某扮丑侍婢，即是如此）（五）「未開言不由人淚流滿面……我弟兄八員將……」唱到八員將公主加白「你住了罷，方才說是哥兒七個怎麼又八個了呢？」生白「公主那裏知道，我父收下一義子名喚八郎彥順」頂板唱快板「他也赴會在沙灘，我大哥……」論說此點極爲有理，公主與四郎恩愛夫婦對夫的身世問的很仔細，那能够剛才說「……所生下我弟兄七男……」不多一刻又多出一個來，焉有不追問之理，老譚此處未免失之于太粗心了，近人以譜就錯大不可也。（民二譚叫天在天樂園與吳彩霞唱，吳與劉洪升配慣了，到此處，吳剛要張，並沒停頓一直的下去了，）（六）盜令回來「……辭別公主路「殺」」公主白「駙馬請轉」生接唱「公主有話快些言」公主「……見了婆母就說兒媳有不孝之罪了」這此一句，爲後來「…本當過營來叩拜，怎奈是兩國相爭她不能來」作一個呼應，不可少的，生接唱「公主不必叮嚀咱本宮豈是負義男，…哭出了雁門關」（七）見六郎「一言難盡哪……失落番邦十五春鐵石人兒也淚淋，聞聽說老娘到北郡，因此上喬裝改扮夜裏回宋營爲的是探訪娘親」（八）見娘「老娘親請上受兒一拜，千拜萬拜，兒也是應該，……永無災」以上所舉乃犖犖者，餘不細贅。

（乙）關于腔調不同之點，乃筆墨所難于描寫的，（一）譚唱「……我好比南來雁……」要長腔，劉唱時第一個「我好比中秋月烏雲遮捲……」要腔（二）「老娘親請上受兒拜……」一段二六到底不改成快的。

除此以外還有些零碎可記載的：（一）關于叫小番的嘎調，譚，劉，王，均用嘎調，許蔭棠，則否，稍稍提高拉長一點而已，嘎調是急迫的表顯用在此處，不悖戲情，如果嗓子沒立嘗，不用也不算是毛病，邇來譚富英未上去居然有人鄭重的抨擊他，未免太苛求了，（二）謝寶云說程長庚唱坐宮「……兒的娘呵」一句只唱「娘呵」兩個字老 謝曾仿效過，極愴楚動人，拉雜亂寫語無倫次，乞讀者見原是幸！

——完——

法門寺雜譚

法門寺一劇，大概在顧曲家的腦海中，早已有了一番印象。因爲這是一齣生，旦，淨，丑並重的大戲，全劇用的角色很多，故不甚容易分配均勻，反將情節失去精彩。想要聽到這齣人材分配齊整的法門寺，恐怕除了名伶合作的義務戲外，就要屬科班演來最合口味。

劇情是一部刺譏明朝政治黑暗於是才產生了太監的專權，人口複雜奸亂叢生，連累當地父母官的一段公案。試看劉瑾那般瘋狂的樣兒，是何等的威風煞氣！且又是刺譏小人勢力眼行爲之賽鑑。且看大佛會殿前劉瑾要殺宋巧姣時，賈桂站立殿前的威風，明明是靠着劉瑾的勢力。一會兒太后老佛爺阻止誤殺巧姣，登時劉瑾竟將己身之錯撤到賈桂的身上，這時的賈桂也因被勢力所迫也祇好諾諾稱『是』。在這種動作下，足以表現出勢力眼人兒的末路。及至郿鄔縣投遞公文時，賈桂他對衙役做出目中無人的態度，更將封建制度下不平等階級的待遇完全畢露。賈桂周一太監當郿鄔縣投文之時，因以銀子買動他，以致故意裝出前倨後恭的醜態來，簡直活寫出一個無恥之小人。

這戲裏特別表現出當時官吏之荒唐，演成錯斷人命，全劇也有廣勸世人勿存半點僥倖之心理，姑以劉彪劉公道二人爲例。劉彪私自殺人，劉公道謀死宋興兒一命。二人同是先存下僥倖之心理，而結果水落石出終入法網此點又不得不同聲贊揚郿鄔縣爲官清廉破案之迅速，更不可不說是劉彪，劉公道兩人之報應也。由此齣法門寺中，起了古今因果之原則。

（老饕）

莎麗鄧波離開影壇的前後

孔　明

自從銀壇上有了一個莎麗鄧波那美麗的小天使也不知瘋狂了多少人，她的每一部片子差不多都有很高的賣座紀錄，消息傳來，自「青春時代Young People」之後，她將與銀壇永別，她的母親已向二十世紀福斯公司購回合同，這一個消息似乎像一個青天霹雷。然而事實上却也很有意義。

最近，莎麗的母親，曾向 Movie Mirror 雜誌的訪問人說起這事情的始末。

據她說，兩年來，她們沒有一天不想取消這合同。她們曾經幾次向公司提出建議，都遭婉言謝絕。她們又幾次向公司方面要求用有意義的故事來做莎麗片子的材料，影片公司雖予接受，但終未能照她們的意思，譬如：「小公主」，「青鳥」之類雖都是有名的童話，意義很好，可是像「小東西」這一類故事似乎有一點偏重於歌舞。

她們又要求公司方面派第一流明星，像唐亞曼契，泰倫鮑華之流和她合演，可是都未得要領，因爲影片公司認爲一張片子用兩個大明星似乎近於濫用人才，雖然莎麗不一定要演主角，可是這事情却不是容易解決的。

還有一件事，很有許多人認爲莎麗是和 金慕淑在 競爭，語 言之中，似乎有人怪莎麗的母親對於金慕淑的前程有一種從中作梗的事，所以她說：「這是天知道的事，所以我情願要莎麗離開影壇，不願有不好聽的話。」

這都是莎麗的媽要莎麗離開影壇的動機，可是兩年來，却沒有成功，等到歐洲事變，影片銷路大減，影片公司才肯接受她的意見讓她購回合同，她又說：「自從莎麗離開銀壇的消息傳出之後，每天有整千封信都是影迷要求莎麗重返銀幕，竟有人怪我是埋沒莎麗的劊子手，我現在可以告訴諸位，我決不肯埋沒我自己的女兒，可是在這一年內，她決不再接受任何公司的合同，等過了年再說，有人在謠傳莎麗將進環球公司，也不確實，但是祗要有好的故事，有好的合演人，我是一定肯贊同的」。

莎麗現在西湖女中裡讀書，對於電影的事絕對不談，她有一個教師，每星期三次，來指導她射箭踢子球，游泳，每天還要練習舞蹈和鋼琴，她絕口不談電影。她不像一個職業兒童，她之所以願意離開影壇，因爲不情願在一張片子成功新片尚未決定中，過着無聊生活。

她對於電影目前已不感興趣，口裏都談着學校裏的事。

自從她離好萊塢之後，每天仍有不少影迷寫信給福斯公司，詢問莎麗有沒有再回來拍影的希望，但這次的休息，是出于莎麗的母親的志願，並不是由于福斯公司，所以福斯當局，也是愛莫能助，可是無論如何，她已有「青春時代」足以爲她的退隱銀壇留一紀念，而且也足以安慰影迷的相思。（完）

伶人遺事

汪笑儂軼聞

毅　盦

觀夫劉步堂先生「汪笑儂軼事散記」一文，盛讚汪爲歌場一怪傑余對此不談，惟深知汪之家庭內幕及其生活狀態，願拉雜寫來，以爲散記餘波，想爲關心伶人軼事者，所樂聞歟？

按汪原名僢，字舜人，號仰天旗籍，滿名曰德克金，又號德不妥而據前人穆詩樵言，實名德潤田，滿人世襲子爵，由拔貢得縣令，性情疏懶，沉湎詩酒，以輕狂革職，遂隱於伶，別署伶隱，善編劇，頗有聲於梨園，當時評劇家稱之爲舊劇之維新派，新劇界之國粹家，允稱確論。

汪之家庭異常複雜，千奇百怪迭出奇聞，笑儂之妻，（繼配）聞爲濟良所人物，不詳其底蘊，有悖名，初議納娶，長子誓死力諫，笑儂不聽，竟仰藥卒，年方而立也！次子亦爲後母所不容，流離在外！存亡未卜，笑儂乾綱不振，妻黨之權大張，搭班唱戲，唯妻命是從，得資亦奉之，括其生平，不啻爲登場之傀儡，即在家庭中亦爲牽線之木人，汪酷嗜阿芙蓉，與年俱增，每夕破曉始眠，俾晝作夜，一至傍晚八時，家人環聚榻前，鼾聲呼喚不醒則以烟噴之，四肢漸動，略一轉側，又復酣然入夢，則以烟槍塞其口，移燈就之，人不醒而烟自吸呼吸盡三五通，始能起坐披衣，又三五通，始下床行步，更三五通，盥沐進膳，再三五通，始上弦吊嗓時間一至，挾烟具悤悤入劇場，下裝回寓，則一榻橫陳，雙管齊下，大吸而特吸，不知東方之旣白，死之日，烟費已達二十八元一日，聞之寧不可駭！

新劇家王鐘聲之妻，乃汪之小姨，自王故後，即寓汪家，妻舅某亦蟠據其宅，貪婪無厭，時向汪多方需索，而暗中勢力絕巨，苟違汪而不與之事先商妥，伊必運動伊姊從中作梗，務達其慾而後已，戊午暮春，肄滬上丹桂，嗓音失潤，啞不成聲，又以居滬久，漸失號召力前後台感情咸不恆，老境頹唐，時演時輟，中懷抑鬱，自是多病，旋某宮室堂會，煩汪演空城計：來遲誤場，座客譁散，某日到園又誤場翌日園主遂吩咐不排伊戲，秋間往祝浙督楊樹棠壽爲警廳所捕，雖旋即釋放，而憤極難堪，歸即大病，延至中秋後四日病歿申江，時春秋花甲又一也！死之日，其妻竊私扣烟膏，不能滿其量，身後蕭條，草草入殮，一代名伶，可哀也夫！

——完——

菊話兩則

止　步

五個叫天

譚鑫培四十歲以前工武生，並不著名，光緒庚子前始大噪，京人稱之曰小叫天，叫天作何解或謂湖北有鳥曰叫天，歌聲悲，與譚之聲調相似故名，又謂譚父原唱老旦名老叫天，譚鑫培世襲父名耳，譚氏旣紅，仿效者日多叫天之上多冠以形容詞，賈洪林嗓未敗之前京人呼之爲「賽叫天」李鑫文武全才，光緒末年在三慶園與俞振亭馬德成同台，有「假叫天」之輝號，同時票友有馬振卿其人者，貌清癯，嗜芙蓉甚深嘗在第一樓消遣「馬叫天之名」震于九城，效法譚氏確有似處，另外南方之蓋叫天今尙健在，武工絕佳。所謂蓋叫天者，文雖不逮，而武工則過之；眞僞五叫天今只存其一焉。

老譚的打棍出箱

譚鑫培幼習武生腰腿工夫極佳，生平絕技極多，世傳其演打棍出箱出場將鞋一踢不用手扶自然落在頭上，人云亦云，均認爲眞矣，不佞敢斷言否也，民二春譚演此戲鄙人尙見之，出場將鞋一踢，鞋距頭約半尺許，用手向上一迎輕輕一按，身子慢慢坐下手鞋隨下，置于頭上，乍睹之似落于頂者，實則初踢蹬子之金雞落架，已不易矣，鞋底厚帽係緞製滑甚，果如世傳未免近神話矣。

（完）

談青風亭

——陳彥衡「說譚」第二作——

栢正文

譚鑫培在舞台上的成績很大，唱作精妙，不無可學（若稱典型人物則不够），惟譚氏已逝，技藝盡歸泡影，後學雖多以「譚派」相標榜，其實即以「惟一譚傳」余叔岩來論，已非眞貨矣！一限天賦，一限人力，殆為無可奈何之事。其所能傳聲調之眞於一二者，僅只唱片數張，故欲明譚藝，則陳彥衡之說譚，戲選二書，不可不注意及之，雖寥寥四劇，亦不無小補。可惜的是議論方面，既主客觀，又是捧意，遂致有贊美而無批評，是所以不能得到正確之估價與重視者也。

陳氏研譚既專，而又能說能譜，世無第二，至著此二書時，非僅止於此探母，武家坡，青風亭寶蓮燈四劇，對譚氏得意諸曲，皆欲形諸文字，惜乎陳氏已逝，知譚者雖尚有，既不若陳識之深，又皆無陳之能，故繼其志者，恐乏人矣！

現行皮簧有寬式譜之著作，自陳氏作古，對示範雖無大用，對戲曲却有微功，其譜式一切，徐師凌霄評述，其探母武家坡，已論及之，茲對青風亭也研討一番，姑題曰：「談青風亭」：

關於衰派

皮黃生劇，約分三類，即安工，靠把，衰派，中以安工最易，如二進宮之楊波，以衰派最難，此青風亭即是。靠把有武基即可觀，亦較衰派劇易演。此劇純粹衰派，（有兩工合一者，碰碑即衰派兼靠把，餘可類推）作工最難老到，陳對譚氏此劇云：「專於（指譚氏）平淡處以至情動人，格調已高人一等，而唱工悠揚激楚，沁人心脾，則鑫培之特長也，至其餘老年貧苦情狀雖面目枯槁，衣裳襤褸，而骨秀神清：毫無齷齪可厭處。」此論對譚氏揄揚倍至，但不為虛言，夫譚氏之容貌，（可於遺影中見之）本來即最適於悲苦之戲，表情入化，自臻化境，譚氏之嗓音，剛健婀娜兼而有之，然韻調則多酸楚，唱工方面亦宜悲苦戲，此類劇本須蒼涼悽悒，對譚氏頗多暗合，佳妙自在意中，所以王又宸此劇，亦很可觀，叔岩嗓略沙啞，轉增嗚咽，故亦稱擅長，馬連良雖以青風亭稱拿手，比之乏余即較弱矣！陳氏此論，不必稱譚，只要演此劇，就應符合其所論，方為够格。

前後本與編排

青風亭一劇，是與戲鳳，殺家一樣，當然的醬汁中段，減自不佳，加亦是畫蛇添足，譚氏此劇之演法，則只起於思子，而終於殤子馬溫如所演，則有產子，趕子諸節目，雖似有頭續，但毫無精彩可言，只不過聽旦角之兩段唱而已。（四進士亦是如此）。設無君秋為配，則太寡味矣！

夫「兵在精而不在多」，何事不然，戲料亦在簡精，孔雀東南飛之成功即在此，此青風亭之前本不值論，此後本即可稱精細，只一思子望子，是藝而生技，技又生情，乃稱好戲，此關於戲料，至於編排僅只六場，無一場不需要，是編劇者知：「有必不需要，有必不可無」者矣！

引子與唱工

引子是中國劇的一種特品，劇中人之身份，劇中之情節，可由此數句，挈其綱領，故劇中主要人物出場，多有引子，此劇之生與老旦皆有引，而以老旦先上念引，即：「思想姣兒不回來，怎不叫人痛傷懷，」此引與訓子之念法技術方面沒有大差別，至於生引則不同他劇矣此引與賣馬之「好漢困天堂！」同一難歇，乃胚胎於崑曲之哭相思須與留眼相合，音調悲楚，字眞意清，更為此引子之必當。彥衡稱譚此引云：「字字皆經錘鍊而出，沈鬱悲涼，可稱絕調」譚氏有寧武關之能，此引當可稱贊，今日溫如所念，不過囫圇吞棗，太乏意味矣！此亦因不是鎮場句子也。（馬演青風亭，既有撿子，前場已上，此處可加戲術，譚氏演法，此場纔上，當須聚精會神，而鎮全場觀衆。）

唱工方面，皆是二簧，但不甚重，所以稱為作工戲，老旦之唱工與老生差不多，可稱對兒戲（非北京所稱之「雙包案」，「五花洞」之性質）兩人對唱之平板，腔調既不同於瓊林宴，烏龍院之類，二人接唱平板，皮簧中絕無僅有（武家坡是西皮唱，二進宮是三人唱搖板原板，皆無平板）老旦必以丑飾，即是國劇所謂「應工」者。

新星誌

勞倫斯奧立佛

費雯莉的丈夫

美國電影觀衆近年來對於女星的視線，已不集中在狄安娜杜萍，宋雅海妮安娜蓓拉或史丹微上，更不集中於薛雯莉，梅娜羅及柯爾伯身上，目前能掀美國影迷心坎的是「亂世佳人」的女主角費雯莉，由於她在「亂世佳人」中之表情使之一般美國人對她非常之喜愛可是能够抓住她的寵愛者，並不是那些如泰倫寶華型的紅星，而是由歐漫美的英籍明星勞倫斯奧立佛。

奧立佛是位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為姿態倔強的人，眼黃色，髮黃，穿衣裳很講究，此外他還具有在宴會上受歡迎的青年不可缺少的條件。

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女星南錫凱來有一次把費雯莉內心所寵愛的人洩露出來，一共有兩個，一位是史賓塞屈西，另一位便是勞倫斯奧立佛她說他們是好萊塢最富有性感的男星。

終於經過了一個不大久長的時日，在一九〇〇年八月的早晨，勞倫斯奧立佛與費雯莉在加福尼洲的一個小鎮上結婚了，至於他倆的結合，雖是充滿着羅曼斯意味的，可是在結婚之前，他倆還各自做了一個悲劇的主角那就是他倆為了要結婚的緣故，費雯莉不僅和她前夫離了婚，還拋棄了他的幼女蘇珊，奧立佛也就生離了愛子西門，與他的前妻辦了結婚手續。

勞倫斯奧立佛在戲劇頗負盛譽，曾在倫敦出演「雷姆哈特」在紐約演出「無喜劇的時間」頗為成功，由於她在「魂歸離恨天」演技極為純熟，此片遂當選為十大名片之一，他的新片「蝴貝加」（Rebecca）更使他在影界的地位登峯造極，為有電影史以來最有號召力的影片，其賣座成績已超過「白雪公主」。（此片尚未來華）夫婦合作的「鴛鴦劫」（H Day Togiher）也曾獲得很好的售座紀錄。

青浩

（圖為費雯莉）

念白與作工

唱之技術部分，不過是腔，板，調，只要不荒腔，不走板，搭調，就可聽，至於念白則不然，既無琴音掩飾，又易入觀衆之耳，若念得如背書，則一定失去精彩，千斤話白四兩唱，非局中人不知此言來歷，此劇念白雖不多，却多爲他劇所無之場面，既難念的響，又難念的好，如二人吵嘴場面，念白以個强形容出之。以至相打之後，復又相憐，眞乃社會寫照，最難則在末場之一段白，即自：「世人不可手無錢」起至「賞與你這奴才打棺材板哪；」止，是全劇最警策處，即醒世之點，陳對譚此白評云：「……休繼子二句，滿腔悲憤，和盤托出，聲情激烈，石破天驚，以下恣意發揮，淋漓盡致。」此段念白首重激憤，必以戲情爲要，定可得其妙點，總之戲必以戲爲主是無疑的

戲要「入」，首重者，即內心表演，作工雖現於外，若無內心表演，則不能動至情，省眞事也。

五味酸苦勝甘，是其易感人，戲劇亦然，悲苦戲易賺人眼淚，此劇張元秀賀氏，思子習子皆爲至情流動處，作工須狀老年人，必要老邁龍鍾，一步三搖，台步亦異於安工靠把，末場僵屍，若無武基，亦不易演。

詞句

中國劇的組織，程式，文詞，自有其歷史與系統，所以西洋人太不易了解，詞句方面，不能倣於詩詞，但有其轍，所以然者，便是便於高吟低唱，可是皮簧詞句，雖覺梆子類爲高，不通之處，所在多有，然而積重之勢，無如之何，有時因一句或半句須還動全劇，更爲伶人所不顧改．至於此劇，大抵搭雖沒有，小毛病却也可挑幾樣。

（一）陽臺——平板中有「……活活的逼我喪陽臺。」陽臺無法講，當是泉臺之誤，不過皮簧中皆誤用，不僅此一劇也。

（二）譚詞之商榷——此劇末場老生一段唱，譚詞首二句：「未開言不由人淚汪汪，兒子老爺聽端詳。」出口甚難，不如溫如：「淚汪汪站在房子上，繼保我兒聽端詳」既易出口，而又入耳，可見「請信譚不如無譚」也。

（三）末段白——末段白之七字句，首段譚詞是：「世人不可手無錢。」與溫如之「世人雖押世上錢。」皆有突如其來之感，其他小節，不必一一，更不限此一劇也。

結語

青風亭，在老戲詳中，是「簡之戲料」，一切方面皆在上稱，惟不易演好，陳氏對譚此劇之一切敘述很詳，可爲後學徵助，至於此文因爲是「談」，所以不限於譚，而缺漏更是不少，尚望原諒。（完）

米高梅戰爭新片

五彩巨製「百刼英雄」

新片介紹

戰爭渺瀰擴漲着的現在，好萊塢影場，也受着了戰事的波動，外籍的男明星爲國家政策所拘束，投身軍伍，女明星爲小國民問題，也落續退出影場，去做賢妻良母，其中尚有從事看護工作者亦不在少數，一個熱熱烈烈的明星滿天的好萊塢，大有作廣陵散之概。電影公司一方面爲上例演員缺少的原故，一方面爲國家命脈所關的經濟問題，影片的出品無形中也逐漸的減少，但是好萊塢整個的影場，雖然處在這慘淡的窘路上，在量的方面雖然已見減低，可是在質的方面却不像國產電影的那樣粗製濫造，這在最近米高梅公司出品的「百刼英雄」一片中，就可以領略出來，這張片子雖沒「亂世佳人」一片中那樣的偉大場面，但在這種人材經濟短缺之下的非常時期中，能產生這樣的片子也不是易事，同時也值得稱爲上選的影片。

「百刼英雄」原著爲美國名小說家Kenneth Robert，出版後銷行很廣，這次由米高梅影片公司用全部五彩攝製，由史本塞屈斯，羅斯赫珊，羅勃揚三星合演，在美國開映時，上座亦奇盛，劇情是描寫一個愛好藝術的青年，受家庭反對，毅然投入軍伍，後戰事建功後，仍從事藝術，大致和柯爾門主演之「情聖殉國」劇情相類似，但沒有像「情聖殉國」那樣悽慘的結構「百刼英雄」是以戰爭爲經，藝術爲緯的影片現在將劇情介紹於下。

有哈佛大學學生藍登湯尼，（羅勃揚飾）爲凱得來地方的一個世家的兒子，平時素好藝術，以國畫爲生命，終日從事畫作，有廢食其忘之概，一心想做個大藝術家，但是他的家庭，和他未婚的妻子依沙利白（羅斯赫珊飾）却極力的反對他的理想中去做藝術家，而他們是希冀着他去做個切合實際的事業。彼此志願意向的相違，時常演出各種有趣的變故。

這次藍登爲了他畫了一張諷刺學校當局的食品的圖畫，被哈佛大學開除出來，家庭裏絕力的勸告他放棄做藝術家的理想，同時他未婚妻哥哥就趁機向他正式聲明，一定要藍登有高尚的職業以後，方才可以允許他去娶依利沙白爲妻，可是藍登並沒有顧慮這些，沙沙的筆聲依然出演在白紙上。

雖然藍登始終在貫徹他的主張，努力着他的理想，不過在這種四面楚歌之下，他有點過越的興奮，在找尋着强力的刺激，有一天，藍登珊珊的走到酒店去，後來因爲喝得太多的原故，和同在酒櫃上喝酒的軍官們吵鬧起來了，而吵鬧的結果，却出人意料之外，反和軍官們成爲知己，加入他們的隊伍去進攻印第安人的隊伍向弗蘭西斯進發，藍登是擔任着繪畫地圖的工作，而且他還知道印第安人財源的那條西北之路，該隊隊長羅吉士(史本塞屈賽飾)也非常看重藍登的爲人。

經過幾場危險戰爭，歷盡了千辛萬苦努力的進攻之後，總算克服了聖弗蘭西斯，然而大功雖然成功，而藍登却在此進攻還危險艱難的歸路中途受了傷了。

不久，藍登的傷全癒後，回到他家裏的時候，社會上的人士，和家裏的人都尊敬他以英雄看待，他就同依利沙白結了婚，雖然藍登和羅吉士是成了生死患難之交，可是個性的不同，羅吉士依舊依去過軍人的生活，藍登却已經決定去做一個藝術家，不再去探險了。

等羅吉士第二次出發的時候，藍登在軍樂聲中，穿上了紳士派的服裝，帶着心愛的妻子站在歡送聲中去送羅吉士，依利沙白向藍登問羅吉士的歸期，他說是「每一次我們在渡河的時候，就會聽到他呼喊的聲音，所以無論走到那裏，他總是和我們很近的，像羅吉士那樣的人，是決不會脫離人世的」。

羅吉士在歡送的聲浪中，繼續開始他的征程了。

（圖爲三主角之速寫像一爲羅勃揚，二爲史本塞屈斯，三爲羅斯赫珊）

——施斯——

華北唯一百貨商店

天津　中原公司　北京

新到春季貨品

精美禮券　送禮最宜　三店通用

女新型長袖外套　每套廿一元五

純棉毛長袖衫襖　每件三元七五

蟬翼全絲網頭巾　每條六元九五

維也納雙領襯衫　每件五元七五

各色條巾緞衣料　每尺一元二五

春花綢女裝衣料　每尺二元四五

偉士呢男裝衣料　每尺一元四五

雅士呢男裝衣料　每尺一元三五

一九四一年男女春裝：

西衣部

工精・料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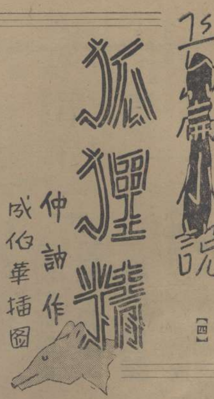
趨時・適體・

▲特聘名師裁剪▼

▲保證適體趨時▼

分店：天津法租界　分銷處：北京王府井





五　她是誰

趙太太看着趙榛走遠了，半天沒有動，覺得兩腿發麻了，才轉身走到屋里。張媽正給她的孩子穿衣服，看見她進來，臉上似笑不笑，想說話，却一句話沒有說。

「老爺和你說什麼來，你出去攆走了那個人？」趙太太弔着眼角問。

「沒有，老爺只說是『錯了錯了』，教我出去告訴他去。」

「錯了！」趙太太一扭身坐在床沿上，低了頭半天沒有動。直等張媽給孩子穿好了衣服，開了衣櫥，換了一件衣服，又換了一雙半高底的鞋。再立在鏡子前面一轉身，覺得雖然顯得老一點，但還有豐韻。然後顫着腰支走出去。

「張媽，看着孩子，別叫他鬧，我一會便回來。」

她出了門，一直便向愛蘭醫院走去，一會便到了門口。一按電鈴，門上的小門開，露出那一張呆板的臉。

「找大夫麼？」他好像不認識她。

「我來看趙太太，新生產的那位太太」

「趙太太？」那呆板臉的臉上顯着驚訝

「是的，我也是趙太太。我來看他，是趙先生讓我來的？」

那呆板的臉在門上的小門里呆了半天，叭的一下關了小門，一陣脚步聲走開了。又等了一會，吱的一下開了門，門裏立着的却是一個看護。

「您找誰？」

「趙太太，新生產的，」

「您貴姓？」

「姜。」

「姜？」那女看護一瞪眼睛打量了她半天。又囁嚅着。

「姜太太！」

「不是，我也是趙太太！」

「哦！您是密斯姜。」

「是的，我可以進去麼？」趙太太一面問着一面挨着身子擠進去，也不問那看護，便一直上樓。看護只好隨在後面，上了樓推開了病房的門。

「趙太太，有人來看你！」看護交代了一句，便退出去。

床上躺着的女人並沒有動，她臉向裏躺着，彷彿在沉睡。孩子放在床旁的小床上。

「你好麼？趙太太？」趙太 太走 到床邊，輕輕的推動她的腰。

那女人翻過身來，看見趙太太，兩雙水冷冷的眼睛一轉，便停止了，注視着趙太太。上下打量了一會，怔怔的問：

「你是誰？誰是趙太太？」

「我也是趙太太！」

「你來作什麼？」

「我來看你！」

「謝謝你，也許你認識我，可是我太眼拙了。您是那一位趙太太？」

「你不認識我的，我也不認識你。假若我提起一個人來，你便會明白？」

「誰？」那女人像在大霧里看到曙光似的，睜大了眼睛問。

「趙榛，你不認識他麼？我再形容形容他，搜搜的像一個骨骼架子。有一個奇怪的鼻子。」她用手揪自己的鼻子，使他加長。

那女人看他揪鼻子的怪像，哈哈的笑了笑得幾乎止不住。把趙太太笑得都怔了。放下揪着鼻子的手，反倒問她：

「笑什麼？」

那女人還是笑。

「我問你，笑什麼？」趙太太一面問着一面低頭看自己：身上什麼也沒有，一些可笑的地方也發現不着。

「那個大鼻頭的是你什麼人？」女人笑完，反問趙太太。

「你會不知道麼？」趙太太一弔眼角，沉了沉又接下去：「也許你不知道的，他是我的先生：」

「你是趙太太了，爲什麼 你要 說「也是」呢？」

「因爲，我知道你也是趙太太？」

那女人又笑了，伏在枕上笑得渾身肉都

顫動。

「又笑什麼？」趙太太問。

「你以爲她是趙先生的孩子麼？」那女人指着那小孩子問。

「當然，還會是別人的孩子？」

「老實告訴你，假若你不告訴我那大鼻頭的人姓趙，我也許忘了。現在讓我再想你那趙先生的臉，我也只記得那一個奇怪的鼻子。」

「這話怎麼講？」

「這話是很簡單，我自從見了趙先生到現在還不到四十八小時。」他若沒有那特種鼻子，我早把他的容貌忘了。

「那麼，你怎麼會成了趙太太？」

「因爲他們都那麼說。」

趙太太眼角弔得老高，但只有着急，看那女人的臉上，似乎很玩皮的笑，又像沒有一點感情。但是輪廓是很美的！而且比較她年青。這使他的妒火不能消滅。她立起來，在這一間小屋里打轉，轉了半天，叉着腰立在牀前，把聲音放得十分莊重的：

「我告訴你，我是趙太太，趙榛是我的先生！」

「我已然知道了！」女人臉上還是笑，「而且你這樣道字號沒有用。我既不是趙先生的女人，也不是他的情人，我只和他在昨晚見了一面。那時天下着大雨，我在路上要生產，是他把我送到這裏來。他也許是作了一件幫助人的事。趙太太，你的丈夫作了一件幫助人的事應當引爲光榮的，是不是？」

「您自己不會到這里來，爲什麼要他幫助？」

「我，我沒有錢？」

「趙先生替你花錢了，好，好一個慷慨的人！」趙太太眼角弔的更高，假若趙榛在她的眼前，說不定要揪掉他的腦袋。

「趙先生花錢不多，我決 定將來還他？」

「你姓什麼？」趙太太的眼角幾乎要吊直，說話的聲音發顫。

「我反正不姓趙？」

「你的丈夫是誰？」

「他決不是趙榛，那個大鼻子的人。」

「這是誰的孩子？」

「她是我生的孩子，」不是趙先生的，不信你看看，那孩子的鼻，不是那麼特殊」

「你這騙子？」

「怎麼是騙子呢，你去問大夫，問看護，是不是從我肚里產出來的孩子。」

「你爲什麼要冒名趙太太？」

「我沒有冒名，他們都以爲，我也無須分辨了。好在我在這里住幾天便走了。誰還理會我這一個女人。」

「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家？」

「又是故意裝傻吧！一定你有一個家。你不知道不要緊，趙榛準知道。」

「又是發昏了吧，我沒有告訴你，她不是姓趙的孩子麼？我不是已然告訴你，趙光生和我見面到現在不到四十八小時麼？你屈枉了趙先生，是你自己尋苦惱！」

趙太太皺了眉頭，又在房里打了半天轉。覺得這事太奇怪。很不得走出去吸一點新的空氣，否則必會瘋的。她纔開了門，一步邁出來却聽見房里那女人又哈哈的狂笑。

那個白衣護士正立在門外看她出來，便要走進產房里，却被她一把拉住。

「請你告訴我，趙太太昨晚同誰一齊來的？」

「同着一個高身量的瘦子，他說是姓趙。」

「她自己沒有說她是趙太太麼？」

「一直沒有說，有人稱呼她趙太太，她彷彿沒有聽見。」

「她沒有表示不承認麼？」

「這我們看不出。」看護說，沉了一會她又自言自語的：「好像是不承認似的。」

趙太太閉了眼睛，立了一會，開了產房的門，又走進去。

「你怎麼又 回來了？我 的話你 不相信麼？你還要逼我作趙太太麼？」那女人見她進來，沒等她說話，便連珠砲似的問。

「你先別問我，聽我慢慢的說。」趙太太的弔眼角已然放下一點來，臉上的氣也很和平。

「我也不想聽你說了。因爲我不願意向你說關於我的事。你要說的我已然想道，是不是要問我姓什麼，叫什麼名子，是誰的太太？」

「這樣的問題，我想誰都要問你，不單是我？」趙太太說。

「不過，我不願意說的，假若你一定要聽呢，那就……哈……哈哈……」她忽然又狂笑起來，雖然是笑，聲音又有些像哭。

「您貴姓 可以告我麼，」趙太太問。

那女人突然停止笑，瞪圓眼了睛看着趙太太。半天，嘴唇顫動了半天，淚珠擠在眼角裏，但是終於牙咬住嘴唇，向着趙太太搖了搖頭，低下頭拭眼淚。

「你不能告訴我麼？那麼，這孩子的父親是誰？」

那女人又看了趙太太一眼，臉上又浮出一種異樣的笑。

「我已經告訴你了，他不姓趙！」

「你不要誤會，我已然明白了你和趙先生沒有關係。我是問你怎麼會落到這里。假若須要我幫助你，我一定要幫助你的。」

「趙先生已然幫過我了，我應當謝謝他但是，世界上沒有人願然以「謝謝」兩個字答報他的恩惠的。那麼與其說趙先生幫助我，莫如說我敲了趙先生的竹槓。」

「這是什麼話！」趙太太臉上有一點不高興。

「但是，趙太太。趙先生他不承認是被我敲了竹槓的。也許你是曾經這樣想過！」

「胡說！」趙太太的臉上浮滿了怒容。

「我是說你「曾經」那樣想，現在已然變了。」

「怎麼講？」

「因爲你現在對於我已然感到一些同情。女人對於女人只有兩種極端的關係：一是妒嫉，一是同情。你既然把妒嫉消滅了，你還不離開我，那麼你一定有了同情。是不是？」

「也許是的。」趙太太垂頭，慢慢的在房里踱起來。一會，立在她的床前，慢慢的坐下來，拉住她的手。聲音很柔和的，同時還很低：

「假若你說了你的故事，也許使我更同情的。」

「是的，」那女人長嘆了一口氣，臉上的笑容全沒有了，呆呆的望着天花板。淚花又泡着她兩隻水冷冷的眼球。她陷在可怕的回憶里。

「你能告訴我麼？」趙太太又問：

「也許將來可以的，今天我沒有勇氣，假若你已然同情我，我希望你今天離開我，讓我休息休息，過幾天，我也許告訴你我的故事。」

趙太太看她的眼睛里浮着淚，眼珠一動淚便可以流出來。便也不再問了。立起來說了一聲，「你將養着吧」便去開門。但是忽然又停止了腳步，轉回來開了手皮包，拿出幾塊錢來。

「我帶的錢不多，你若要用時，可以先用？」她把錢塞在那女人的枕頭底下。

「謝謝你的好意，但是我一定要還你們的。」那女人說，臉仍然向里面躺着，沒有轉過來。

六　鬼知道她是誰

趙榛走到辦公室一看錶，晚了半點鐘。他每日上班的鐘點是很準確的，今天却晚了。他覺得好像有點不好對人言的理由似的看看幾位同事都報之以微笑，又好像他的秘密已被人發覺。坐下來心裏總是不踏實。看看案上的公事，今天有幾個帳單，算了半天打了一半便糊塗了。因爲腦子裏夾雜着許多亂糟糟的事：老處女弔眼角的太太，那個不知姓名的女人，米變關大夫，醫院裡那一張呆板的臉。

他閉了眼睛。便是刮喇喇一個暴雷，女人的臉，水冷冷的眼睛，柔嫩的手。他幻想他是在作夢：從昨晚由華中飯店出來到現在還是在夢裏。

「她媽的也許遇見鬼了！」

他默默的想。睜開眼睛，太陽照在辦公桌上，桌上擺着墨水瓶鋼筆。一張算盤靜靜的停在那裏，上面擺着 他方才 未有打 完的數目。

「她不是鬼，鬼還會在醫院生孩子！」他想到這裏忽然覺得他是受了騙。那女人是騙子，騙了他的錢。但是這理論立時又被打倒，騙子騙人的錢去養孩子，却是沒有道理的事。想到生孩子，便想到今天早晨報信的那個呆板臉的人。同時想到弔眼角太太。她是機靈鬼念慣了「多心經」的，這回一定要追究，事情還不能算完。

「密斯特趙，那個單子請你上午辦出來。今天等着用。」經理進來了，向他發表了命令。

經理一句話把趙榛的靈魂入了殼。振作了一下精神拿過算盤來，一面看着帳單，乒乒乓乓的打。

「二千四百五十元零八分」……四百九十五……五百七十二元六角…… 弔眼角太太……那個女人倒底姓什麼？……六百七十三……她媽的！」

算盤上的珠子又歸了原位，他掏出一支紙煙，劃着火柴很命的吸了一口。聚精會神的看着帳單。

「二千四百五十元零八分……四百九十五……五百七十二元六角，六百七十三……四十二元九角六分五……四十八元……七十五元五角……那個女人……不要想她……八十五元七角……二十……。

噹啷一聲電話的鈴響，突然使他心里一驚。抬頭一看電話，打到什麼地方又忘記了。

「難道醫院里打電話來麼？好像我沒有告訴他們電話號碼。」他皺着眉看另一個同事接電話。

「那兒，……是的……找趙先生。」

趙榛聽見「趙先生」三個字心里更發慌再看那同事，正瞪着臉看他：「老趙，找你的，一個女人！」

「女人?!」他心突突的跳起來，「你問他姓什麼？」

「我不管了，誰知她是「老幾」？你自己去問！」

趙榛無可奈何的走過去接過電話耳機來

「喊，……我姓趙……噢噢老……密斯張啊？什麼？……沒有關係，密斯特李是喝醉了，我也是多喝了一點。幹什麼？他請客麼，我看可以不必！……好，晚晌見吧！」

他放下耳機，噓了一口氣。又回到自已座位，把算盤珠子恢復了原狀。再看帳單。但是這一來心里更亂了。張岫瑩那一張臉總在眼前，有時變了年青一些，便成了醫院里那個女人。

「今兒晚响一同去麼？在那兒吃飯！」那個接電話的同事笑着問。

「胡說！」他似笑不笑的看帳單，又打算盤。

太陽光漸漸的挪動着，一會壁上的鐘打了十一點半。他的帳單辦清了一份。

「她媽的！」他兩個拘着頭，把頭髮揪得很亂。又揪了揪鼻子 立起來 在屋打了個轉，看他的同事的眼光，都是充滿了奇怪的感覺，他又不好意思回到原位。

若是沒有事作，公事房里的時間總是覺得特別長；但是有了事情時，公事房里的時間總是特別短。趙榛每天在公事房里，事情並不甚多，今天便有些例外，只覺得心亂。有時一低頭便覺得大鼻子都有些下墜似的。這還不要緊，還有亂亂糟糟的事：老處女，弔眼角，那不知名姓的女人，是鬼是狐狸精？這些人物，不斷的在他腦子里擾亂，一直到了午刻。三份帳單才辦清了兩份。

午飯每日是回家吃的，今天不回去了。叫Boy要了一份炒飯，好歹吃了。接着算帳單。等到下午上班時，總算沒有誤卯，交了卷，便順便向經理告假：「下午有一點不舒服要去找大夫。」

在同事的笑臉歡送之中，趙榛出了公事房。上了洋車，告訴車夫去「雙關醫院。」

照例是那呆板臉的人開了門上的小門向外看。

「趙先生來了！」呆板臉的人却很機警，見了他便開了門，放低了聲音向他說：「早晨太太來了。」他一面說着一面在臉上畫出兩條向上弔的眼眉。

「她來了。」

「在樓上呆了半天才走的。」

「她說什麼來？」

「不知道。看護周小姐也許知道。」

「您這位太太很好？」

「那一個太太。」

「這一位，住院的這一位。」

「嘔！」趙榛點點頭，便上了樓。剛要進病房，却看見那個看護走出來。

「怎麼樣？」

看護看了他沒有說什麼，只點了點頭。

「怎麼樣？」

「她的精神不 太好，好 像是有 一點憂鬱。」

「怎麼？」趙榛皺着眉頭問。

「方才您的那一位太太來了，在里面說了半天呢？」

「她們說什麼來？」

「不知道，只聽見這一位太太，哈哈的笑？」

「她會笑。」

「笑，像瘋了似的笑。」

「那位太太問你什麼來。」

「哪一位？」

「那一位，就是我的太太。」

「哪一位是您的太太！」看護笑了。

趙榛被這小問題弄得有一點糊塗，急得只揪那個長鼻子。

「就是來看她的那個，眼角弔着的。」

「嘔，她沒有問我什麼，只問她昨天夜里同誰來的。又問她有沒有自己說她是趙太太。」

「你怎樣回答她。」

「我說有人稱呼她趙太太，她彷彿沒有聽見。」

「好！謝謝 你！」趙榛 說完了便 進了病房。

那女人臉向裡 躺着，聽見 門響 也沒有動。

「密斯……你好麼？」

那女子翻過身來，臉上不是昨天那個樣子，白得沒有血色，上面浮着一層光，眼皮有一些浮腫，顯然是哭來着。

「你看我 來作 什麼，方 才你太太來過了。」

「對不起……」趙榛一時想不起說什麼來，只好先抬出這三個字。

「趙先生，我感謝你，更感謝你的太太他方才給我錢。」

「她給你錢？」趙榛感到十分驚訝？

「是的，她很同情我，也許比你的同情還眞實。」

「她和你說什麼來？」

「我現在覺得疲倦的厲害，不想和你說我想也沒有秘密的話，你回去問她，她一定會告訴你。」

趙榛看她的臉色，確是透着疲憊。便只好說道：「好了，我不打攪你。你最好安心睡覺，休息休息。但是……」

「但是什麼？你一定要問我是誰。這一點我現在不能向你說。請你不要再問我。只要你不拿我當騙子看便成了。將來我也許全告訴你，也許告訴你的太太。」

看護推門進來了，拿着溫度表試了試溫度，看了看度數，便安慰她說：

「太太您的溫度高了。您心里也許有什麼事。這時候千萬不要胡思亂想，那是很危險的！」

「謝謝你！」那女人說。

「趙先生，您沒有事也可以走了，讓她多休息一會，今天她說話說多了。」看護又回頭向趙榛說。

趙榛點了點頭便走出病房，出了醫院，信步走着到了自己的家門口。

「她會給她錢，她會同情她，這是什麼原因？」他立在自己的門前，怔怔的想。

他想推開門，手又縮回來。彷彿門里便是一個戰場，同時也是刑場。他一進去戰不數合便會成了俘虜，接着免不了受慘酷的刑罰。但是這個門是不能不進去的，不進這一個門受的痛苦或許還大，那就要變成一個流浪的吉卜賽了。

終於一鼓 勇氣，推 開門進 去。進了房門，只見太太坐在那里切開一個西瓜，向冰



箱放。

「今天爲什麼這麼早回來了。」太太問臉色很和氣，眼角也不太弔。

「不舒服呢，頭有一點昏。」他故意摸着腦袋。

「怎麼不昏呢，昨天晚沒有被雨澆死你！」太太咬着牙說，臉上却沒有怒容。

「趙榛裝沒有聽見，仰在床上。

「吃西瓜麼？」太太問。

「好！」

「這西瓜你知道多麼貴，一塊半錢一個。」太太拿出半個西瓜用刀一塊一塊的切

「一塊半，貴的很。」

「五十塊買多少西瓜？」太太還是笑着

「五十塊？」

「我說你輸的五十塊？」

「誰輸來着？」

「你不是說你昨天晚上打牌來麼？」

「噢，噢，是的是的？」

「打牌打到醫院里了，還打出一個太太來，怪事！」太太把一塊西瓜遞給他。

「哼！」趙榛沒有說話。

「可是人家不承認是你的太太呢？」太太接着說。

「誰，你這話我不明白。」趙榛故意裝傻。

「別裝着玩了，你們的事我都知道了」太太說。

「知道了麼？」趙榛坐起來咬了一口西瓜。

「那個女人我已然見到了，她說那孩子是你的！」

「沒有那事！」趙榛跳起來。

「你先別着急，她說在三年前，你就和她同居了。你沒有告訴她你已經結了婚。」

「沒有那事！她媽的，……鬼！」

「她要等出了醫院便到法院。」

「幹什麼？」

「她要告你重婚！」

「我，她媽倒霉。這是那兒來的事！」

「我說不必等她出院了，我先去法院好了，也告你重婚！」

「冤死人！」趙榛西瓜也不吃了，立起來在屋里打轉，一下把他的公子撞倒了，哇的哭起來。

「別管他叫爸爸了。孩子！」太太抱起乖乖來，給他一塊西瓜。

「冤死人！倒霉事會叫我撞上！」趙榛急得不住的摸他的鼻子。

「你覺得冤麼？我覺得不冤。若是在大雨裏你遇到一個男人害了病，絕不肯送他到醫院里去的！」太太斜着眼睛看他說。

「你知道我是昨天才見着她的麼？」趙榛停止了打轉，瞪着眼睛問。

「是的！」

「那就完了，我是同情她才送她到醫院。」

「同情她，不如說是愛她，你們男人對於女人沒有同情，不是愛便是玩弄。我給她一點錢才够得上是同情。」

「你見着她了麼？」趙榛故意問。

「我想你已經知道了。」太太眼珠一轉，透出她的聰明。

「那麼，你和他談了半天了。」

「是的。」

「你很知道他和我的事？」

「這不能說，誰知道你和他倒底是什麼關係？」太太笑着說。

「別懵！你有沒有問她的姓名？」

「這個我想你一定知道？」

「你眞沒有問她？」

「你會不知道麼？」

「您知道她是誰？」趙榛吐了一口唾沫拿起西瓜來便咬。

——（未完）——



冰弦彈月記

劉雲若

第二回　東風吹夢一曲玉參差　斜月窺歡雙璧金絡索

十六

進門就幾乎撞着一隻破水筒，再進一步，又是一隻行竈，竈前堆了許多亂柴，另一面又是一隻大水缸，缸旁是很大的垃圾堆。簡直把個丈許方的院，弄得沒下脚處，院內只四間房，東西各二，門在南面，北面偏東是一間廁所，開着門也露出裡面的馬桶，一個中年婦人在桶上，正在面紅筋漲的，表演着便秘的現象若被納房照入鏡頭，倒是很有力的廣告，驀見有人走入，急忙把門拉上，但屬冒之聲，和惡臭之氣，仍由門隙播送出來，分頭撲入他二人的耳鼻之中，九芝雖是生長貧賤，但對這種陣勢還是初次見到，不禁張惶失措，進退失據，麻皮却不理會，仍扶着他向西面房中走去，九芝走到門首，猛覺有一股香煙由旁面被風吹來，却不是雅片氣味倒好像在佛堂裏聞到撲的種香氣，不由轉眼一看，原來在那廁所之旁，餘剩了一塊二尺的隙地，竟用磚搭起一座樓，飛簷高脊，頗見規模，樓門只有五六寸高，隱約可見裡面挂着畫像，樓前也用磚砌了個小方台，上面放着香爐蠟台，却未燃燭，只爐中燒着三支香，還有三支小酒杯，斟滿了酒和兩小碟供品，一碟是三個剝了皮的熟鷄卵，一碟是五塊香豆腐乾，九芝知道本地迷信人家多供所謂狐（狸）黃（鼬）白（刺蝟）柳（蛇）灰（鼠）的五大家，作為鎮宅大仙，舊式房屋，都有這種仙家樓的特種設備，奉供也是這等儀式，並不足奇，所奇者是把仙樓和廁所設在一起，仙而有知，終日受着臭氣薰蒸，怎能享用供品，對於他們的供奉，不知認為崇敬，抑或認為侮辱，正在看着忽聽麻皮在耳旁說道，你可走哇，九芝轉過臉，才看見這西房門前掛着藍布門簾，不知裏面是何光景，沒膽量去掀這門簾，就望着麻皮，想放他先走，麻皮把扶在他肩上的手，用力一按，同時身體前傾，九芝不由得便向前撲去，未及掀簾，就進入房中，只覺烟氣氤氳，如入霧中，眨了眨眼，才看出房中是兩間打通，挨着後牆搭了很長的木榻每榻上每隔四五尺便有一盞鬼火似的小燈，每一燈的兩旁，都有人躺着，一共四盞燈，七八個人，內中也有坐着談話的，因為房間狹小被木榻佔去多半地方，餘地甚少，前面靠窗有一張小條棹，另外還有幾隻椅凳，房中已塞滿了顯得十分擁擠，沒有迴旋之地，九芝眼中看着霧中鬼火，耳中聽着吱吱的呼吸，嘈嘈的語聲，鼻中聞到潮濕腐臭和鴉片的混合氣味，直覺腦中有些發昏，又因房中擁擠，不知該向那邊下脚，就立住不敢前進，忽見那小條棹旁坐着的人，立起迎過來問道，你找誰，九芝聽出是婦人聲音，到她走近對面，才看出是個三十多歲的婦人，舊式打扮，身穿短褲襖梳着大盤頭，身量頗高，很有健康美，下面却是一雙小脚生得圓圓的臉兒重眉大眼好像很有幾分姿色，只是頰上有幾絲橫肉，又加說話時側着脖頸撇着嘴唇，胸凸肚的，好像流氓派頭，但又眼光眼發賜，對人斜視，一見便知是個淫悍之婦，九芝一見，便知道是個不大安分的女人，她的面貌雖帶着凶氣，但是徐娘風韻，尚能動人，用新名詞說就是具有性感，尤其在這間屋中，人人都是鳩形鵠面，伛僂如鬼，她以風騷豐美之姿，挺然秀出，瞧着分外扎眼，這婦人迎着麻皮，問他過吸烟還是找人，麻皮說，給我們個地方吧，那婦人便知是主顧來了，就喊了聲你們抽完的快滾起來，別儘自挺屍裝死兒，一言未了，榻上的倒着的烟客，好似全都怕她，立刻立起來四五個，那婦人便讓麻皮進佔了對門的一席地，麻皮也不謙讓，就倒在右首，九芝也在右首坐下，這所謂左右，是以中間那份烟具為標準的，那婦人似乎看出九芝不是顧客，只向麻皮問要多少，麻皮看看九芝，才答道，給一包吧，那婦人轉身去眼棹取來一小匣烟膏，放在烟盤上面，九芝在她伸手時，看見手上帶滿了戒指，均起來不止一指一個，有純金的，有鑲寶石的，有翡翠的，並且由那短袖小襖露出半段粉臂上，也帶着兩付金鐲，九芝心想她必是這小毒窟的主人，以這纖小而又犯法的營業，主人竟會如此富麗，足見收入可觀，想着就聽那婦人提着喉嚨道，小鬼，死到那兒去，還不快倒茶來，九芝舉目回顧，不知他所罵是誰，不料忽見在眼棹底下，突然冒出個蓬頭赤脚的小人兒來因為房中煙霧迷，那眼棹下面又分外黑暗，這一有人出現，好似由地下鑽出一樣，九芝不由嚇了一跳，又見那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小動物，一瘸一拐的走到屋隅，斟了兩碗茶送了過來，九芝才看出這人是個小孩兒，年紀好似……簡直不好判斷，好像身量和神態有着三十年的距離，有瘦小的身體，至多不過十歲，但若看臉上由愁苦閱歷而生出的縐紋，直可以說在四十歲以上，但這些縐紋全被汚垢遮蓋，不注意是看不出的，身上的衣服破得東垂一條，西掛一片，僅能蔽體，脚下光赤不襪，皮膚都成了鐵色，雖然穿着鞋，都是差樑兒的，一大一小，大的一隻用麻繩綑在脚上，九芝乍看辨不出是男是女，及至瞧到她頭上，蓬如亂草的長髮下面，露出耳朵，上面居然帶着一付變成黑色的假銀耳環，才知道是個女孩，不由安自嘆息，這是誰家兒女，落到此中，受着非人的待遇，那小孩送完了茶又回到眼棹下面，沒入黑影之中，幸而九芝的眼睛，已漸漸適應於房中的光度了，見那女孩又像陷入地下似的消失不見，接着聽從那消失地方，發出一種唧唧聲音，就凝眸細看，才在黑影中又發現了那小女孩的輪廓，原來她並未消失，只是坐在地上，正抱着隻盆洗衣服呢，才知她原來是個兼理各種勞役的女奴，心中更覺慘然，不忍再看，回頭見麻皮已燒好口烟，正在悠然自得的對燈噓吸，好像一進這裏，肚痛的病便已全愈，而且由動作上看出是位門輪老手，對此道久已精嫺，不由暗嘆麻皮眞是盡力向下墮落，作足了頹廢的工夫，看你將來可怎麼好，想着忽聽旁邊有人坐起叫道，喝喝，掌櫃的，我叫的飯怎麼還沒送來這樣空着肚子抽煙喝茶，我可受不了，那婦人已退坐在眼棹後面，正口銜紙煙，由鼻孔低哼着冷水澆頭懷抱冰的蹦蹦腔兒，聞言就叫道，還沒送來呀，這美國飯店也許快關門了，小鬼快給催去，那小女孩慢慢由地下立起，扎撒着兩隻濕手，用身上衣服破片兒擦着，就向外走，那位等飯吃的烟客又叫道，小鬼，你教他們越快越好，那女孩回頭望着他，吃吃說道，您……您要的什麼，我……我忘……那烟客罵道，你眞是混虫，我不是要一碟韮黃炒肉絲，四隻花捲，一碗清湯麼，你要給叫錯了，我不揍你才怪，那女孩一言不發，踉踉蹌蹌：跑了出去，九芝這才明白那女孩兒的通用大名，就是小鬼，由這兩字便可看出她所受的待遇，不但主人虐待，就是烟客也隨便打罵，料想她必不是那婦人的女兒，可是她

的父母，又在何處呢，正在納悶，那女孩又跑回來，叫道，來了，來了，隨見在她後面又跟着一個五十餘歲的矮子。頭上光禿，亮得好似水晶球，身穿堂倌式的藍布衣服，提着隻油膩的提盒，走到那烟客面前，將提盒打開，飯菜端出，放在榻上煙盤旁邊，那煙客駡道，老美你這小子，餓了我半天再不來我就過去把你的飯店砸了，那禿子陪笑說道，張爺，你多包涵，今天櫃上忙點兒，那張爺說道，你櫃上生意好，就不把我當回事了，禿子笑道，沒有的話，你是老主顧，我怎敢怠慢，只是今天趕巧了，王月波今兒請姑爺吃回門酒，完了兩桌菜，姐兒兩隻手那忙得過來，斷她趕羅，這才忙完了，壓着很多外送菜，先給你作，就知道你等吃啊，說着，提起空盒，便匆匆走了，九芝正聽着詫異，恰巧麻皮教他躺下歇歇兒，九芝就躺在麻皮對面，低聲問道，這送菜的不就是對門那家美國飯店麼，麻皮道，是啊，這禿子就是那飯店的掌櫃，九芝道，這僻地方的小飯館，怎起那樣個帶洋味的名子，麻皮道，這是市井之談，從玩笑上起的，那個掌櫃光禿無毛，本地下等人管沒頭髮的人，就叫做禿老美，大約禿子因為頭上光亮，搖搖幌幌，總像很得意似的，這個美字的解釋，就是自命不凡的意思，大家叫慣了，就把禿字省去簡稱老美，因為他開着飯館，就叫老美飯館，又因人們把美國人也叫老美，就和他玩笑，改稱美國飯舖，無形說他是美國人，可是美國人是國際大少爺，怎會開小飯舖，起碼也該是飯店，於是又改稱為美國飯店，那禿子隨人呼馬呼牛，居之不疑，就也自稱是美國飯店，你明白了，九芝道，在這窮地方開飯館，那有許多人照顧，怕難維持長久吧，麻皮道，他已開了好些年，生意越來越好，只這一帶的煙館，就足以維持他，何況還有很多長主顧，你沒聽方才他說有人定整桌酒席麼，九芝道，我聽見了，一個姓王的請姑爺回門，用他的菜，請姑爺本是大典，用這起碼小館的菜，未免太不恭了，麻皮道，說起來自然不像樣，可是吃起來就不然了，美國飯店雖小，菜可不壞，是能抵得上高等飯莊，九芝道，那却怪了，他若能抵得上高等飯莊，裏面規模一定不小，總要請頂好的廚師，得多麼大挑費，麻皮笑道，他不用請廚師，也沒挑費，告訴你，這是一件奇蹟，這禿子有個女兒，是天廚星下界，只仗兩隻手，就支持這家飯店，九芝愕然道，眞的麼，麻皮道，豈止眞的，還有件怪事，別看禿子那種模樣，她的女兒却生得美麗超羣，天香國色，簡直沒法形容，你若見着，寧可用性命打賭，也不肯信她是個鎮日跟油鹽醬醋打交涉的人，九芝道，有這種事，我眞不敢信，在這雜亂地方左近不是煙館，就是賭局暗娼，若有個漂亮姑娘開飯館，還不起鬨生事，麻皮道，所以更是奇怪，那位姑娘潑辣也潑辣極了，正經也正經極了，美國飯店裏也有一間屋子賣座，可是去吃飯的人，全都規規矩矩，沒有敢囉唣的，就因為那姑娘利害，早就把無賴們制得不敢上前，聽說前二年有個流氓前去討便宜，被那姑娘舀起一勺熱油，滿潑在臉上，那流氓饒受了傷，還被她問得輸了嘴，只可自己回去養傷，沒法奈何，你瞧利害不利害，九芝哦了一聲道，會有這樣的人，我倒得……話未說完，麻皮那裏已乘隙而入道，你想瞧瞧，咱們就到那邊去吃一頓，我正餓呢，九芝聽了，疑惑麻皮有意造作謠言，騙自己請他吃飯，就道，你說的可是眞話請你吃飯無妨，可別教我上當，麻皮道，我何必騙你，去看看就明白了，可是你得規矩些，若是嘻皮笑臉，挨了罵你可不要怨我，九芝聽他說得確實，更動了好奇的心，就道，好吧，你快抽，抽完好去，麻皮道，咱們先去吃，吃完再回來抽吧，說着就向九芝要了一元錢付賬，將抽剩的煙膏，交給那婦人存櫃，便一同走出來，見那美國飯店的門仍在虛掩，只開了一道縫兒，就推門走入，麻皮首先引導，進入左首的房間，見裏面也是黑黑暗暗，放了三張方棹，每棹附帶三張圓凳棹上各有一隻筷筒，一個醋盆，除此以外，更無別物，牆壁全是煙薰火燎，成為黑色，棹凳原是白碴兒，未上油漆，但是年深日久，汚穢厚積，比加漆還黑還亮，房中另有一道門通着廚房，一種五味混雜的濃味，和煤火的氣味，直由側門撲了過來，由此可知這邊牆壁色澤的來源，這時因已過飯時，室中並無食客，二人坐下，麻皮便喊了聲來人，隨見由廚房走過一個中年笨漢，身穿短衣，滿不是堂倌的打扮，走過來並無寒暄，便問二位吃什麼，要喝酒麼，麻皮要了四兩乾酒，為着補治他的肚疼，並且符合他的頹廢本色，又請九芝點菜，九芝道，我初次觀光，完全是門外漢，請你代辦了吧，麻皮便要了兩樣菜，那笨漢退入廚房，便聽刀板作響，麻皮低聲道，這笨漢是副手，凡是客人點菜，他光把材料切好，連炒杓也放在火口上，那位姑娘才過來動手呢，說着果然聽着刀板聲音一住，接着便有熱油在釜上的沸聲，那漢笨才高叫大姑叫來上鍋，隨聞對面西房內有很嬌脆的喉嚨，答應了一聲跟着風門一響，有脚步聲穿過院落，由別一道門進入廚房，立刻炒杓便叮咚亂響，須臾又聽嚓嚓兩下，那嬌脆喉嚨低聲說了句再要菜再叫我，就聽那輕俏的脚步聲又走出廚房，回對面屋裏去了，九芝才對麻皮說了句這位廚師架子眞大，就是那笨漢送過酒和菜來，二人就舉箸品嘗，九芝覺得這兩樣極平常的菜，一個烹蝦片，一個炒雞雜，本沒有深思大意却不知何以滋味如此美好，自己這二年陪着些有身分的人，常作文酒之會，著名的飯莊也吃得不少，但好似向未嘗過這樣可口滋味，以前常聽人說，那等出名的飯莊的肴饌，多是昔日貴邸巨家，若干年研究出的食譜，訓練出的人材，漸漸傳流出來把精華落到飯莊，所以儘有精秘不傳的手藝，尤其飯莊中因規模宏闊，大出大入自然不惜小費，精選材料，不恤犧牲，只說每日照例煮一鍋好湯，就得要幾隻雞幾隻鴨幾付肘子，以及其他種種，耗費甚多，再如各樣原料，也只取其精醇，遺其糟粕，例如一隻筍，本可作菜一盤，只為把較老的根部拋棄，就得加倍用兩隻了，平常的中級飯館，所以不及大飯莊出品精美，就為着捨不得那樣消耗，那樣犧牲，便是眞個完全彷效，也照樣得要失敗，因為中級飯館的飯客怎肯去吃大飯莊的高價，而吃慣大飯莊的主兒，又怎肯屈尊到中級飯館去吃，中級的尚然如此，何況美國飯店這起碼地方，平日只仗下級社會人士照顧，定價很低，又怎能預備高貴的材料，然而滋味却好到非常，吃起來絕沒普通飯莊那樣油膩，頗有家常風味，但又說不出的芳鮮可口，這是什麼原故，若只仗手藝作到這樣成績，眞是太玄妙了，九芝大為讚美，向麻皮道，你的話不錯，這位姑娘眞是天廚星下界，我好像向來在什麼貴族飯館，也沒吃過這樣好味道，方才本來不餓，這時吃了幾箸，居然把胃口打開了，她怎會有這樣好手藝，跟誰學的。麻皮道，大概是廚房裏的天才，我聽人說她只是從小兒幫着父親賣飯，學出來的，九芝道：那麼她父親一定是名手了，麻皮道，名手麼，未免有點兒丟人，據說在她還沒掌鍋以前，他父親還擺着攤兒，主顧只有車夫和小販，所賣的菜，也只有爐子肉和辣豆醬兩樣，從她手上，才建築了這美國飯店，到如今若趕上這姑娘有病或是歇工，飯店雖不停業，也就只賣包子湯麵了，因為禿子若自己動手，吃主兒準保給退回，這一帶的窮照顧主兒，比坐汽車的還難打點呢，九芝道，這樣說，她竟是生而知之，莫怪你說是天才，正說着，忽聽院內有人高聲喊叫禿子老美，連叫了幾聲隨聞對面西房的風門拍的一響，那嬌脆的喉嚨高聲喝道，別喊，別喊，你找誰，九芝和麻皮聽了，知道那位姑娘已離開房中，在院中出現，就急忙立起，跑到門口，由小玻璃窗向外張望。

（未完）

編後話

△……美國自武器貸與法案通過以後，其在國際間之聲譽，固然是日趨墮落，同時在國內除了怨聲載道以外，還激起了嚴重的罷工問題，這或者是羅斯福所意料不到的事吧，同時也可以說是給予羅斯福所謂美國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一語，以重大的打擊吧「美國實施貸與法」，是很好的報道文章，在這裏更可使我們明瞭美國事態的表面化。

△……「幾位世界廢皇之行踪」，是關於德國，羅馬尼亞，西班牙，阿爾巴尼亞，阿比西尼亞幾位廢皇的現生活的報告，是一篇很富趣味性的文字。

△……本期世界時人誌所介紹的是英國參謀長台爾大將，英駐泰公使克魯斯比，土耳其外長薩拉喬古爾三位，都是目前國際舞台上所値得注目的，尤其英駐泰義公使克魯斯比，爲策動阻止日本謀東亞共榮圈確立之魔手，目前泰義與法印的紛爭雖然由東亞盟主日本之折衝，已告平息，東亞共榮圈已告確立，然而克魯斯比的離間手腕與英美之卑鄙政策，不得不使我們作更一步之認識。

△……「王逸塘委員長訪問記」，是本報同人所訪問後的記述，在這裡，不僅使我們更認識了我們華北最高行政長官卓越的識見，同時還告訴了我們王委員長的私生活這更使我們知道一位領袖羣倫的人物，是怎樣的超越和他人不同的地方。

△……本刊自春季增刊出版以後，更博得各方面的佳評，這是非常使得我們興奮的事所以此後更加努力，決不負各位的雅望。

新民報半月刊

第三卷第八期

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新民報社事業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北京總代售處　新民報半月刊總辦事處　宣外鐵老鸛廟廿六號　電話南局四四四二號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及各報販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册	半年十二册	全年廿四册
五角	三元	六元

外埠零購另加郵費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增刊特大號另定

本刊廣告定價請向本社廣告部接洽

廣告部電話西局三七一一號





春到人間
春，無影無形的，來到人間，給予了人們無限的快樂；可是有許多惡魔，在這快樂的時節來侵襲你——就是結核菌，人類快樂興奮，身體就容易疲之，衰弱。結核菌正在活躍季節，故容易侵襲。
若素是殺結核菌最有效力的藥品，更有增加白血球的效力，服用之後，可將結核菌全體剿滅，肺結核可以根本剷除，永不再犯，故服用若素，已患肺結核可以治療，未患者可以預防。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售
胃腸營養
若素
WAKAMOTO